

波斯鉅藏
乙

君道門上

共十

408
1490
10-2



門 4加3
號 1490
卷 / 0-2

君道門 君心 附正心 儒者治心之工

明皇時朱疏曰太祖高皇帝造觀心亭謂冬士宋濂曰人心虛靈秉氣粹出入操而存之為難朕因啟自暇

自逸此太祖之操心也成祖文皇帝論近臣曰朕每退朝默坐不語不語未此心為切要此成祖之求心也

楊萬里曰人主之治天下必正其治之主人臣之相其君必先正其心而小人敵之欲傾人之旺也必先

敗其人主之主而已各人德於夾谷而謀魯也不以魯謀魯也魯以女樂盟朝而孔子行則先敗

其用孔子之主也孰為用孔子之主也非魯君之心乎越人德於會稽而謀吳也不以越謀吳也以吳謀吳也

吳信宰嚭而子胥誅則先敗其用子胥之主也孰為用子胥之主也非吳王之心乎古之君子之相其君也

不過曰人才之未用也民力之未裕也旺未富而兵未強也太平之末有期而敵旺外患未有已也是皆知其

主之家也而未知其家之主也

張浚曰造考易否泰之理起於人君一心之微而利害及於天下百姓方其一念之正而為湯泰自是而起矣一之

不正而為陰否自是而起矣然而泰之上六三陰已盡復變為陽則否之所由而生焉否之上九三陽已盡復

變為陰則泰之所由而生焉伏願自上正厥心於上當否而回其泰居泰而思其否則其於致後之道不立也

反掌易耳○孔文中曰人之有心猶天之有極也是故悔真陰默之中不足以辨南北而能考而正之者

極星是也是非紛雜之間不足以審真偽而能別而分之者心官是也齋戒以持之使其不失清虛以守之使

其不亂問以通之謀以復之此治心之效也及其成也不思焉未老不應於理也不勉焉未老不令於道也

箴之為志也而無不克敬之為事也而無不洽此治心之効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係乎人君之仁不仁

耳心之非即實於政不待乎世之外也昔者孟子三見有王而不見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

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此心廓然本與太虛同體其不能然者以有物障礙故也惟去其

君道正心正心儒者治心之工



障礙則廓然矣○又曰心生道也

中溪張氏曰諸卦唯咸身艮以身取象此近取諸身者也艮四正當心位不言心而言身者蓋心不可見而身者心之區

字也現其身之止則知其心之止又安有妄動之咎哉○薛文叔曰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

蔡九峯書序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存治國可得以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先

舜禹相授之心法也達中達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无非所以明此之

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祀樂教化心之世敬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各性治

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職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紂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因而存此心者也存

則治亡則亂○朱子曰收拾此心都在義理上安頓

人君之所以務學者莫不以正心為要蓋心者身之主事之綱也欽之不過方寸而可以固八荒雜之雜無端倪而

可以應萬事低仰之勢若持衡然一有所重則一有所輕矣明暗之移若懸鏡然寸有所蔽則寸無所照矣

于此毫芒于彼尋丈于此尋丈于彼萬里况乎心難擇而易舍功易暫而難恒而謂不以正心為要乎○伊川曰

心要在腔子裏只外面有些渣滓便走了

管子曰心之在人君位也故人君之心天下之本而人君不可頃刻有忘天下之心今之言正心者以為非寧靜無以

致遠非澹泊無以明德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祥卷之淵涓蠖履之中澄之夜夜清明之澄實之眉睫

影響之間勿以左右近習為悅而盡此心勿以賢士大夫為厭而逸此心勿以物力豐盛而或以土木荒此心

勿以運際升平而或以舉弋為傷此心勿以過境無虞而或以戰伐驥此心惟益務講學益勤顧問則淵微

密勿之內皆清心寡欲之資而冲虛澹泊之中皆端本澄源之計○夫三德之用在乎一心不可以一有蔽也蔽

于愛憎則喜怒用而好惡任矣蔽于私邪則用捨認而偏黨成矣蔽于逸欲則志意昏而頓僻彰矣

化而不端而欲三德之用不亦難乎○伊川曰人心常要活則因流無窮不滯一隅

力學以養此心持敬以存此心親近君子以維持此心不徒謹飭於會朝清明之日而必涵養於深宮燕閑

之中不徒兢兢業業於近接正士之時而必矜持於親近賢師之頃嗚呼之群奇巧之也不以難此心便鑿

言側媚之態不以誘此心神仙佛老之事不以荒此心讀書切焉之技不以蕩此心土木游畋之娛不以勝此心

宮室侈靡之奉不以移此心蘊之于內則渾涵粹貫徹于外而化原以正運之于外則交養互

施錯綜于萬變而化理以躬○養之云者欲及吾之所固有也其道在自外而感者不使清吾湛一之真是

故使變使令可近也將無誘吾之心乎土木異技可好也將無荒吾之心乎珍寶玩貨可視也將無侈吾

之心乎葺之宏嚴戎之必祿要以掩璞蘊真而還吾本然而已盆水之在度也澄之終日而不見眉睫

坐一清之而方圓莫察矣况一世相提之序能領史乎乎心易放而難求盆水之類也是故制欵不可

不嚴也省之云者欲去吾之所本無也其道在自內而出者絕其非非之前是故一念小致得無流于矜乎

一念小得無流于縱乎一念自怒得無流于羞乎凡私意之萌無不過絕不以本無者累意之所

敬者天理之正矣夫泉之始達也以磔始涸故支流无不澄澈也涇濁而清流清不可得矣是故事微

不可不謹也○朱子答陳同甫曰心不常寂而未危有時之或低則又豈非所謂半生半死之虫哉

夫人心之操舍無常不啻若惟鋒悍馬之難禦風旋盤水之難持矧在崇高之位得肆之地眾欲交攻保守尤

難况居敬而存養讀書而明理涵養義理之趣得免私邪之侵○先賢所謂不立之功易立而至微之本心難

保中至之戒虜易逐而一己之私慾難除者甚可畏也○昔唐太宗嘗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眾少懈而

受其一則危亡隨之蓋其資性明達有以窺此心之依倚耳然則聖人極治終不外此而他求中至少康

亦必假此而為治孰如後志崎蹇之境徘徊榛蕪之域者哉○治心如鑑磨而益磨是心如山動而世

動○竊以為天有一理萬化行焉君有一心萬機去焉自古治亂何嘗不由於君心記曰日克已復禮天下
故仁又曰一正君而百姓定矣豈可捨第一件事姑執事為之末不以堯舜望於邦殿下也○心猶眼也
有物翳之則不明故方寸之中不可使有一物○生壯老死人之四變而不變者惟性真心也然性不變
而心或不能無變者以不能擇存故也是故不失赤子之心為難矣○夫心者身之主也不正則心馳
於外而不存神明之內无主宰淵默之中失天君目雖視徒視以目而不視以心將无以善天下之色矣一可
得其視之正理乎耳雖听徒听以耳而不听以心將无以善天下之聲矣一可得其所之正理乎口雖食徒
食以口而不食以心將无以善天下之味矣夫可得其味之正理乎大孝所謂心不在焉視而不見听而不聞食而不
知其味是也

楊龜山曰孟子一初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
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欲格君之非予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
正心則事无足為者矣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朱子曰赤子無所知無所能飢便啼喜便笑皆是真情全無巧偽大人只是守
此純一無偽之心差失了此心使些子樣閑計些子利害便成箇小底人了大人下設許多事
朱子曰孔子不說心只執事案上說孟子始說心○又曰自古聖賢皆以心法為本○又思者身之主也擇船須用篙舉
飯須使匙不理會心是不用篙不使匙之謂也○又思者固心若不降伏得便做甚麼人
臣伏讀大孝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法其性欲法其性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
身與者先正其心蔡沈之序曰帝王之法本於道帝王之道本於心真德秀之箴曰惟此道心萬善之主欽方寸
本極在躬敬之萬事其用不窮至矣人心之妙也故之則彌六合而不見其有餘卷之則藏方寸而不見其

不足五帝之性此心之體也四端之情此心之用也以此而擬而謂之毫以此而主張謂之志商量則謂之思計較則謂
之慮以之應萬事通萬里至虛不昧至靈不礙至公无私至正無邪如鏡未磨如水未泚此心本體然也為屬
在四海之廣御萬機之煩而能正此心以澄出治之源則譬之挈瓶而喪頓提綱而目其操也至巧而其
施也甚博以之修身則身无不修以之齊家則家无不齊以之治國則國无不治以之天下則天下无不高明
博厚功化之極能有以配天地矣然而清濁粹駁氣質之不齐也昏明強弱人才之不同也急流以拘之
才先以高之利欲以沮之有所忿懼有所好惡有所憂患而不得其正甚至於視而不見听而不聞食而不
知其味雞犬之致牛羊之牧生龍活虎火寒冰存之之失常出入之无鄉神令之氏日血而之軀
无以自保攝而焉是以應萬事通萬理乎於身則不修於家則不齊於國則不治於天下則不平而後至
於喪身覆姓而後已

朱子曰今日之事第一且是劫得人主收拾身心保惜精神常以天下事為念然後可以講磨治道漸次更張
如其不然便欲破去因循苟且之弊而奮然有為决无此理○又曰德出門便千歧萬轍若不是自家有箇主宰
如何得是△又封事曰天下之事其本在於人而人又之身其主在於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无有不正
人主之心邪則天下之事无有不邪如表端而影直源濁而流汚其理有必然者是以古先哲王欲明其德於天
下者莫不一以正心為本△又曰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无窮而无一本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
心正則天下之事无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无一不由於正蓋不惟其賞之所功刑之所威各隨
所向而不能已者其規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敬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
可得而究覲者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若十日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
所以有克已復禮之訓皆所以正其心而為天下萬事之本也△又曰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此一箇

世心治者儒心正心明道君

心所謂存一所謂收只是喚醒△又曰心之為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為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在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騁飛騰以循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之主萬事無綱維其解仰顧

周濂溪名張宗乾之亭曰養心而為之說曰孟子云養心莫善於寡慾余謂養心不止於寡慾而在有善法焉焉以至於無則誠之明通誠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性有大焉如此存身人而已

△陸象山曰古昔聖賢未嘗艱難其隆徑夫雍其門戶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而已矣曰塗之人可以為

病而人皆可以為走奔曰人有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人孰无心道不外索患在人我賊之身致失之耳

古之教人不過存心養性求致此心之良人所固有惟不知保養而反我賊致失之身苟知其如此而防閑其我賊放

失之端日夕保養灌溉使之暢茂條達如手足之捍頭目則豈有艱難支離之事

朱子曰一箇心終日放在那裡去得步時在這裡孟子所以只管教人求致此心今日終日放去一箇身恰似箇无梢工

底舢流東流乎舢上人皆不知△又曰人有此心便知有此身人昏昧不知有此身人雖困睡得人喚覺此身自

在心亦如此其昏昧時得人發覺則此身便在這裡

真西山曰北辰常不移故能為列宿之宗人心亦常不動故能應萬物之變△真西山曰收之使入者大本之所以

立推之使出者達道之所以行不收是謂无体不推是謂无本无本无体之有動靜人心之有寂感一而已矣

魏觀曰人之一心至中而近至小而大至微而著所以包括神明管攝性情者也

陳北溪曰心至靈至妙可以為造物主天地格鬼神距千里之遠一念便到千里古人情事交之秘一照便知鍾金

石至堅可貫錐物類至幽至微可通△又曰文公感興詩曰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息拂蓋忽然出忽然入無有

空時勿忽在此忽在彼亦無定處操之便存在此舍之便已失了孟子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出入无時莫知

其所鄉者是也△朱子曰一段水輪處有微絳兩之累十分陸淵恐見波浪之起明鏡之積置一物釘盤上其心

陸復齋詩云接提知妄長知欽子古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无址忽成岑

黃勉齋曰人惟有一心虛靈覺知是也心不可無故藏故有血肉之心不可無故簡故有此身體不可無故故

須衷禍不可無所寄故頂棟宇其主只在心而已今人於虛守身體衣服功焉求過人而心上却全不理合△朱子

答張欽夫曰天下万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外即謂大根本者固无出於人主之心術而所謂要

切者安大本立然後可推而見也如論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古之

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亦同發之或不善道諛則所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

大本不立而可以以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以誠事

物之要或精數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微則其腐儒迂闊之論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古之務

矣△易夫之易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傳曰人心有所欲則道遠矣夫子於此示人之意深矣

夫正心者立治之本然自孔聖已有其說二千年来已成常談死法自人君言之尤似迂遠然以朱夫子所論規之則為功

於人君之為政者為尤甚而更無餘法也蓋自幽獨得肆之地以至於用人處事之際其精一克復如對神明

如臨淵谷未敢有頃臆之怠猶恐其微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連師保以開明列諫諍以規

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先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家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

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濫芥之渣瞬息之頃得以德其寔豈友之私常若守宗廟之中朝廷

之上此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白純粹無少瑕駁而其道風聲烈猶足以為後世法程也此則朱夫子所謂

正心之事而其論治道女以為至切至意而不以為迂遠者也故其撰蔡南康德管荆湖也其部理者財賦

也部法者軍伍也而其生於時君者乃曰御寇於縣德於州德於諸路德於至省德於宰相而軍

也

也

也

相兼德在職天子可也而出政令此天下之紀綱也然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及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係而立守之臣尚可憑藉威令以稱任使蓋雖以朱子之道德一畫之福小必待是心既正然後可以理財賦法軍伍則其所保豈不大哉蓋心既正則自身而至於朝廷自朝廷至於州縣莫不一於正而人心信服口勢自強矣帝是之道斷不外此朱子所以維知女主之所厭聞而尤以此為敵也

夫天下之事无一不本於人主之一心而百責攸萃於所政其危動難安可倍於匹士誠願殿下臨深履薄罔或少懈未幾之時所以持守者愈嚴愈敬已費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湛然淵靜清明閑養真於心內守而容色不接色血循軌而善怒不溢本原如是而治效未著臣未之患聞也不然則程夫子所謂事而更之將不勝其更人而去之將不勝其去者豈非可懼邪當南渡之時其吐可謂危矣然朱子之所以為扶危持顛之策者不過敵之於人主之一心至以軍士之飢寒者採薪織屨儻擬於糞壤以度朝夕為由於時君一心之未正夫豈無是理而朱子過為迂濶之論哉△展拓擴充期墜狹小虛果虛耳

一朝而得其樞柄於日用接履事行任坐卧視听言動之際凡主中應外各有天則動息無間流行不窮之活潑之地則真箇觀却此心全體大用之妙必有所本而生者有所寓而行者無不覺明无不照美无不備不行而至不虛而速虛而不腐動而愈出大可以極宇宙之鉅小可以入秋毫之細遠可以出六合之外近可以照目睫之速前可以退百代之既往後可以測千歲之未來其知足以正礼樂務倫常考万物無窮之變而无不通也其行足以感天人格鬼神存鳥獸出魚之微而无不孚也其善惡美惡可以无一事之不得其當其卷舒寂感可以无一刻之不得其正其出而尊尊主庶民效謹於一時者在此其處而差之明道垂大教於後世者在此程子皆備也且是思之无不至求之无不備真可以一心之小而足以管天下之事參三才之用矣△退有容則可伏觀深密之處而前推廣則

亦道濶大之域

朱子曰所謂操存者亦豈以此一物操殺一物如園者之相粹而不相捨哉△又卷于重言按孔子言操則存存則亡出入无時莫知其鄉四向而以唯心之謂與一句法之正是直指心之体用而言其困流變化神明不測之妙也因此偶後記憶胡文定所謂不起不滅之心体方起方滅心之用能常存而操則雖一日之間百起百滅而心固自若者自是好話好話者者者知所謂不起不滅者非是塊然不動天所為也又非百起百滅滅之中別有一物不超不滅也但此心體然全无私意是則寂然不動之体其慎理而滅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云尔△又序述手行快曰先生夏時論事感激動人其語法道必以明理正心為先本末備具可果而行非空言也

聖學附君德成就

明李賢疏曰規自古聖賢之君事皆留心於務各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指精惟一允執厥中此是舜相傳之學也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太甲之學也惟余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高宗之學也曰克厥宅心文王之學也訪於洪濤再書武王之學也曰日就月將季有緝熙于光明成王之學也若夫漢唐宋之君或講論經理夜今乃寐或執業尊師升堂講說或銳精經術夜久不休或留意典墳採為龜鑑或進陸贄奏或覽貞觀政要不以炎暑而輟徑途不以風雨而罷講讀維无虞吳三代正心誠意之切亦可謂後世好學之賢君較之懵然而昏亂者不啻天淵之相近矣△學字向之術布在謨訓大要有三日窮理也居敬也力行也如斯而已窮理亦非一端內而窮在身之理視所言動各有其則外而窮在物之理草木鳥獸各有攸宜居家則孝親刑妻篤恩正倫之理在所當察接人則賢愚邪正醇疵巧拙之別在所當辨外事則是非得失安危治亂之要在所當審少讀書以明之務

古以驗之此其窮理之要也居敬通乎動靜一時不起雜念湛然處寂而惺不寐動時臨事一事不二不三而無少過美持身之整齊四庸秉心之戒慎恐懼此是居敬之要也力行在於克己以治氣質之病業者矯之以至於剛柔者矯之以至於立屬者消之以和急者消之以寬多欲則澄之定至於清淨多私則正之定至於大公乾之自易日夕不懈此是力行之要也窮理乃格物致知也居敬力行乃正心誠意修身也三者具修並進則理明而觸處無礙內直而義形於外已克而復其性初誠意正心之功溢于心而時而益背刑于家而兄弟足法達于國而化行德美矣朱子曰又王正心誠意之功董蒸遂激融液困遍南旺之人脈文王之化此立朱子想像揣摩而有是說哉的知正誠之孝若能周遍於心故云爾古之論為治者尤以格致誠正為本今為老儒陳言孰不以為迂且遠哉雖然格致誠正而求治者終無是理何則不格致則智不燭理不誠正則心不循理不燭理則無以辨邪正是非之今不循理則無以施任賢安民之術自古人君雖是天道豈有欲之其性者乎惟其智不明也故以亂為治以奸為忠惟其心不正也故見賢而憚其守道遇極而悅其媚已此所以覆轍相尋而終莫之悟也

程子曰人主三冬惟當務為憂辭命非所先也△神宗朝孫覺曰人主有高世之資求極之志成之以學子唐太宗謂岑文本曰夫人雖稟定性必須博學以成其道二猶蠶性食水待月走而水垂木性依火待燧動而燭發人性舍德待冬成而為美日月久照不改其明星辰久旋不改其度聖人久於其冬不改其功楊良曰後世莫不有志於三代之治而卒不能至者謂之時世之異不可也冬之不至也三代之前君少冬而後王臣冬而後任雖匹夫匹婦之賤靡不冬也後之世君冬而臣不冬者有之矣臣冬而君不冬者亦有之矣且農有農之師工有工之師以一家一姓奄有天下之大不資於冬而能抱克舜孔顏之質有能不為物之汨沒者希矣朱子于封事曰堯舜禹之相授也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堯舜禹皆大聖人也生而知之且無事於冬矣而猶曰精猶曰慎曰執者明雖生而知之亦資冬以成之也是以古者聖帝明王三冬必將

聖學右德成就

世三

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則自然意誠心正而所以應天下之務者若數二辨黑白矣致知格物者堯舜所謂精一也正心誠意者堯舜所謂執中也至於孔子集厥大成既進而不得其位以施之天下故退而筆之以為六經以示後世之為天下往來者於其間諒其本末終始先後之序尤詳且明者則今見於戴氏之記所謂大冬篇是也豐城朱氏曰愚按洪興之詩曠政淇澳綠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琴考倘考赫考垣考有斐君子終不可讓方蓋首章以竹之美盛其德之進修卒章以竹之至盛與其德之成執令三章而規之所以能有是鍛鍊之精粹者由其知行之並進也所以能全其生質之溫潤者由其表裡之相符也寬廣者於莊之反於莊而又不寬廣則是寬而有制也和易者威之反威嚴而又不和易則是嚴而能恭也此所以為德之成也如是則其謂之磨聖也亦可以無媿矣△左書太史公之文也錄口辭老冬之宋也

易之乾九二居子冬以聚之向以辨之寬以履之仁以行之直德者乃曰乾天德也聖人之事也猶少冬而成之冬之不可已者如是九二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用邪存其誠善古而不伐德博而化九三曰知至之之可再事也知終之之可再存善也皆冬之事也蒙之象曰蒙以養正聖功也程子釋之曰未發之謂蒙以養其正大作聖之功也其散而後禁則行格而難勝故正於蒙冬之至也是以聖人施教必於童蒙之時商之三風十愆具訓於蒙士周之正士晏酒稼誨教于小子權王以所言格命告于幼子童蒙蓋存此養蒙同一意也然則所以養之以正者若何朱子感與詩曰童蒙貴養正遊筮乃其方雞鳴咸盥櫛向訊謹曉涼奉水勤滂沱擁篲周室堂進趨極虔恭退息常端莊幼書劍嗜爰見惡愈慄湯庸言我鹿誕時行少安詳聖道維云遠敷勅且勿托十五志於冬及時起高翔△真西山曰人主之冬非徒調殿詞藝破析章句為書法之末技而已大畜之象曰天在中大畜君子以多戰前言行必畜其德觀了翁曰天在中譬則心之休也剛一言焉見一行焉當向而謹思明辨而篤行即所以畜其止之德故於天地之大古今變事物之理聖賢言之體元而不流於心然後其冬大焉朱子曰冬者必自知識八易曰冬識天冬日致知此為冬之先務也△范仲淹曰人主冬冬每冬係天下之治亂

武庫相氏曰明君以務冬為意聖冬以正心為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操事宰物之權也語甚剴切

連安正氏曰晉之自昭明德者致知之冬也軋之自強不息者力行之冬也易大衆惟軋晉二象明知行之冬故至健莫如天而君子以之自強至明莫如日而君子以之自昭△美玉不琢則舍日之氣不生空鑑不拭則應霜之輝不散人君不冬則先天之德不耀繁弱巨黍古之良弓不加排撥不得自正巨闕辟閭宜良鈞不加砥礪不能自利駢騶駟古之良馬不加銜轡不能自遠冕旒高湯文武古之聖帝明王不加兢業不能自聖△夫冬向者君心之所藉以陶融也墳籍不親則眾欲得以乘間而滋蔓者莫不通則犀小易於窺隙而爭邪故左高右史以養其性灵前疑後承以資其其啓沃用能化私去偽作極於中正而集福於熾昌伏願我邦功則身日而俱新德必賤貨而貴明雖不聞之式而於漢典則致之研窹以振道心之惟微雖不諫亦入而冬輔於賢良則壘之功劇以防非心之暗起愛憎嗜慾勿以清冬問之原見豎遠微勿以問冬問之力親賢士大夫時多而古訓是陳芳猷可觸元神頓覺其清明近宦宦官冬時之而燕辭不生玩好日遠真老轉見其凝因△人君之心百款伺之三念不純歛且乘之而入焉其係于冬之進退非渺少也然其非恃隆厚籍蔭饋是工砲之終年者此也尤也茲神乎宥容養遊乎穉清固義皇以來之道統以賴以演之乎無窮者也故本之不務則不過為口耳之冬而何以送天德之精乎

至論曰論聖冬之情不若論聖冬之精論聖冬之勤不若論聖冬之專嗟夫遠稽古典近參家訓揀遺又於陸闕之餘萃巨帙於編摩之後似博矣然求其間讀之陳言而不考義理之奧者口目之粗迹而不究心者三案冬則博所以為難也漏下諸訪履分談論講學吳於細海之上玩孔周於遺編之間以勤矣然曝未多而十寒之至冬再方勤而鴻鵠之已移則勤所以為惰也何者帝王之冬與經生異致勤於天命人心之際立辨於君子小人之情以法祖奉親為大本以正心修身為要務不以位為樂而以斯氏不被澤為憂不以身恤而以天下之憂得即安為念冬云云此室言語口耳之冬也果使學則壯心坦無登異則戒心息味賢士則三偏嗜矣

聖學君德成就

世三

任好則柔撈偏愛惡初則檢子入嗜故冬則存敬裏此心術之大界而冬術之所由邪正也△夫人至之冬雖再區夫有固然亦必有真築心地刻苦工夫然後乃可以立其本誦數而貫之思索而通之然後乃可以達其用此則無二法也萬務之煩雜不可專精講讀如匹夫之攻砲亦宜量立工課無或間斷若使工夫接續義理浸消然後乃見余效况經訓古意古今事變必資討論若辨而臣而觀殿下開講之際有所受而無問難恐非聖人虛心虛求不恥下問之意也且史書雖不如經訓之切而現古今之理孔易為感發辨事理之得失有所融會人君之冬最為助益而進講甚罕一節史書亦未易了若 宣廟初年欲現個目批選傷臣五人各賜個目一件先為講習以符顧問聖祖之留意史書如此其至也而末兩軍講於在御之日也個目問卷好冬之人不過為一年半年之切而務務至矣向講上稀各有難了之患若非誠心篤好如克武之我自亦此太宗之夜分乃罷則未易見功昔魏王問於羣臣曰天下何物益人神志博士李先對曰莫若書於是虛承天下遠書現覽不倦仇士良將退故其徒問宦官固寵之術士良曰人主功勿令讀書近及生然則人主之欲益神志固莫如書而宦官之欲其君愚暗亦莫如不讀書於此二者利害曉然矣△三代既遠聖王不他處存心冬地無所傳書道之寄只在下焉不尊之聖賢而已漢唐以來非無明主身致太平而皆無內友之冬故不能復失王且政矣△帝王之冬每法道相表裡其法不外乎大冬之綱條中庸之九經其著於方冊者殿下於細海之上講磨已熟若能辨得有為之志不待他求以此措之有餘耳不然書自書道自道心自心都無所聞漢畢竟與儒儒之出口入身每以異矣△大喜祥色則樂於荒淫而不見其鴟毒好貨財則務於聚斂而不見其民敵好逸遊則流連無度而不見廢政之害好用兵則黷武不戢而不見殃民之害人君之失道大槩不出此四者今殿下受查明粹持身清約寧有好色好貨之病乎臨御四紀未嘗遊現則其無盤樂之病可知只修武備不妄出師則亦無好勇之病矣殿下以何病而不以典冬誠身守道非高遠只在日用而或疑其至難或憂其力稍差殿下切焉無乃 殿下六以為至難而力不及耶 殿下

聖學君德成就

既无奢傲位聖之志故臣群皆見其然以正心誠意為厥圖之陳言以青籙陳善為愚仗之迂策
徑席三上只以解釋文字塞賢沃之責 殿下亦反覆空同字訓文義而未究下問功業踐履之工夫讀
書而只求文義不及之身者乃科業之士所以求名求錄者也俗士以此費身若歛祿厚因遂所願矣今
殿下之所願在於克勤其身克勤其身則豈可求其學而不求其業乎 夫未知殿下於德微之際
燕閑之間所玩味者何書所用功者何事歟質美而不能克養病深而不能醫治則豈理臣深游法
痛於下卦而恐皇天祖宗亦受惱於上也 人君如欲為治必先下功於學字問者非特勤御經筵多
讀古書而已必格致誠正宗旨效然後乃謂之學字問殿下若悠悠汎汎只事文具則雖孔孟恒在左右日談道理亦何
益哉 夫人心之動且易流而難保道心之發至微而難見也精以擇之於將發之際一以守之於既擇之後使天
理常存而人欲不萌日用之間無一事之不得其中以克舜禹相授之微旨而萬世治心之要法也 予聖心一
百王同法全此外更无他道而聖傳說必以孝之一字反覆於其君者豈不以孝于古訓然後擇善執中三功方有所
攷據而持循也 耶昔於朱夫子之言曰夫孝固非讀書之謂也亦不以孝于古訓然後擇善執中三功方有所
去就於書擇應務之際者不能不資於此也而况人主一身其韋布不同百姓之暇燕用之中為不捐去於學親道
書則則必欲之攻心者左右至矣 謹按孔子贊易於乾之九三敬明為孝之道曰君子進德修業忠臣所以進德也
修辭之具誠以居業也 蓋德是道之得於心者業是功之見於事者夫孝之訓意正心修身也 各有其法也
天下業也君子志於今日朝夕惕無時間斷故德之進者日益業之修者日益廣 聖王之孝何非夫聖賢之
訓具在方冊困難遍垂而帝舜所謂精一執中孔子所謂克己為仁夫孝之格致誠正中庸之明善誠身因
一法也 蓋天之降衷一理渾然而理不能離乎氣也人之心合理身氣虛靈不昧五性具焉寂然不動者體也感而
遂通者用也 惟其理无不善而氣有清濁粹駁之異故必講孝以治心存養於未發之前省察於已發之後

使天理常存人欲退听然後虛明湛一用行如鑑之空如水之止 該默動靜自然循理善怒哀樂皆皆中節
應事而輕重長短不差現人而非邪心善通本原既正表裏既正而虛靈備備而外而朝廷清明下而百
姓遠而四方莫不一於正而王道隆矣 精一執中克己為仁之孝也 稽訓時敏高宗之孝也 備
就將成王之孝也 其孝極極故其心亦正其心克己故其法亦隆矣 嗚呼聖孝不明而心法不傳於善新語而不事詩
書者漢高之孝也 前席向神而溺情黃老者孝文之孝也 高才好孝而難用王伯者孝宣之孝也 光武之孝息馬論道而
感於識律顯宗之孝 臨雍拜老而論於異教孝帝之孝 少好儒術而嚴憚張輔之文開雅敘情任術者 隆慶大
倫麗正登院修書侍講者 袁孟孟女我留慈墳典三復龜鏡者 亦累佛骨其孝不純故其心不正 故其法不
隆矣 夫伏願聖上聖而不已勉之而不寧窮理以博其趣持敬以立其本兢兢於不惰不聞而在存養之功到慄於美
顯美見而省察之法極修孝法而中而操之左固燕閑靜一而持之彌勵敬之而為道得之而為德慈愛而
為仁新制而為善節文而為禮辨別而為智盡之於己而為恕推於人而為忠敬而一於中恭而莊於外知必
真知而不徒知焉行必力行而不徒行焉 若朱子進劄於宋寧宗曰為孝之道善先於窮理之要又在於
讀書之法善貴於循序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其下分段之說明白切實微諸極精義入
神自有君臣以集格君之言未有如此設之明備者 誠為天地間一大議論費千古之道源為人君之指南矣 竊
惟匹夫不孝則其學止於自弃其身而已帝王不孝則民受其殃亂之隨之求為匹夫不可得也 然則天下之為
孝者莫若帝王莫大於德也 夫朱子中對事曰聖賢所謂明善誠身者存於心也 存於心者
初無新奇可羨之說遂以帝諱死法而不足孝夫豈知帝諱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自有活法因非佛
老智術之所能彷彿其可也 卦曰臣弑君之孝心法之要淵源於大舜之命禹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
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以天下相傳欲使之安天下也 其為付囑之言宜善善於政法而多舜之於禹

聖學君德成就

三

丁寧其戒不過如此者豈不以孝同成德為治之本也精一執中為孝之大法也以大法而立大本則天下之政治皆自此而出矣然窮之此言理道其危微而不及其危微之故但教以精一而不示以精一之法後之人雖欲以此而真知實踐乎道殆二難矣其後列聖相承至孔氏而其法大備大孝三檢致誠正中庸之明善誠身是也諸侯選與運果氏而其法大明大孝中庸三章句或問是也今從事於此二者而為真知實踐之孝此如大明中天下開眼可視如周道常前果是之可敬也患古之人居能有志此孝者鮮矣其或有志而無有終者有終者有終多嗚呼此道之所以不得治之也以其古也而其古有得而然乎

龜山欽宗初隆工即得即卷曰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與孝為務者以居德在是故也

程子言人心廣大無垠乃善成備德大業由此成故欲得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擴充是心焉爾

又曰孝莫貴於自得非外也故曰自得

朱子答張敬夫曰孝之為難每孝而不曰臣論之業固與孝句有異然其本末之序愚竊以為無二道也聖賢之言平鋪故著自無窮之味於此從容潛默默識而心通焉則孝之根本於此是乎而其用可得以推也患在立說貴於新奇推類欲其廣博是以反失聖言平淡之真味而徒為孝者口耳之末習至於人主能之則又適所以為作聰明自聖賢之具不惟無益而害有甚焉

濯謙孝曰人主讓臣則師其意讓史則師其迹然讓臣以尚書為先讓史以唐書為首蓋尚書論人主之善惡為多唐書論朝廷之變故最感

朱子曰古先哲聖欲明其德於天下者莫不一以正心為本然本心之善其體至微而利欲之攻不勝其在也嘗識驗之一日之間祥色臭味滋味馳驅馳木之華實利之殖難進於前日新月感其同心體湛然善端呈露之時蓋危無而僅有也為非講孝之切有以開明其心而不迷於是也耶正之既在又必復其理之所在

又必復其理之在而不可以頃更稍焉則六何以得此心之正勝利欲之私而應事物無窮之變乎然所謂孝則又有邪正之別焉味聖賢之言以求義理之當察古今之變以驗得失之非而身及之身以踐其案者孝之正也漢魏記誦而以難情相高割裂裝綴而心華靡相勝反之身則無案據之行則在孝者孝之邪也孝之正而有不正者鮮矣孝之邪而心有不邪者亦鮮矣

靖康初胡安國奏曰明君以務孝為之善聖孝以正心為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控事事物之柵也若夫孝林句序制之義無益於心術者非帝王之孝也古之聖王德已成矣治已定矣猶必曰惜寸陰而懋日新願望以寒暑之隆威風有間斷於後古此規先儒固以為憂

成化間羅倫曰臣謂孝者非穆曰全異以為博也非鈞深致遠以為奇也非攝幸洽句以為美也臣謂孝者即大孝之道而堯舜禹湯文武之所孝者也乃先聖之心法千古之元龜制法之良焉保邦之大道陛下必倦于此而而誦之夜而思之親近儒臣質問疑義毋徒事虛文徒履故事毋徒聞之于耳而不識之于心毋徒誦之于人而不復之于己毋徒能之于姑而或忽之于終毋徒講之于百辟雲集之時而即棄之于宮闈深歲之中毋以朝夕而有間毋以寒暑而有輟或捕其要說而列之屏幃或參以祖訓而銘之座右考之于經證之于史如其事也古人以之而法以之而安以之而壽即惕然以省曰吾今日之所行有合于此者乎如其事也古人以之而亂以之而危以之而亡以之而天即惕然以省曰吾今日之所為有類于此者乎念之在此念之外無他念事之在此事之外無他事

致法中朱希周曰夫孝之每政固不可以偏廢然不先之以孝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事理之當然凡天下之事不知何者為是而何者為非而是非或至于混淆此天下之人不知何者為正何者為邪而邪正或至于錯難上何以為政于天下非此古之善為法者所以不徒恃于政而必有孝以為之本也若夫為孝之事

臣前已論之矣而所以為其事者亦有道焉孟子曰孝問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蓋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者在是所以應万事者在是故心不求則外有講孝之名而内无自得之實雖曰從事于孝而亦安能有兩發明邪

正德中唐貞白帝王之治必根于孝帝王之孝必達于治不根于孝則有為且之治而非帝王之所謂治也孝不達于治則為一偏之孝而非帝王之所謂孝矣夫古昔帝王無一事不出於孝故其治道如彼其至也後世則只以才能氣志為治而孝問為應用精粗故治出於二而終不見大猷之盛朱子所謂走狗三代之後世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其慨然然其所謂學孝者只是讀書以窮理居教以致精而已蓋天下之理要妙精微無有形質然亦非究其真自默空無一物之謂也其繁然之跡文然之效實具於經訓史冊之中必須先讀字此而精察于君臣之義父子之仁以至於起居語默之節莫不詳究其案俾使其聖賢之可以為法狂愚之可以為戒皆皆瞭然於心目之間則羞心自然感發逸志自然懲創矣此讀書窮理所以為此孝之先務也然而讀書之事非如遊解者之可樂而有勤幸習攻之難久故自非誠心典孝者易至於於怠惰間斷矣此則常人之通患也其或好之而不免貪多務得忙迫涉獵無深沈醞郁之趣則頃刻之間心術愈衰卒同於廢弛故必須從容沉潛優游厥厥存此心於齋莊靜一之中而察此理於紛紜繁瑣之間使之心身理一漸涵透徹則自然忠悅務欲罷不能矣此致精之效也

蓋云云曰比蓋云云道兵時借行吳臨川曰書曰惟孝遜志時敏履歷乃來是也
勉齋曰帝王之孝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昭存御是畢照則自然誠心正可以應天下之務矣宋太宗謂孝子曰朕年未天地好但喜讀書用監古成敗仁宗謂輔臣曰近講詩見吐風多詩利得以為盛哉○高宗謂趙鼎曰朕居禁中自有日課早因章奏午後讀春秋史記夜讀尚書又

帝王之孝

曰帝王之孝有丈夫之孝朕在宮中无一廢孝但推前古治道有宜於今者施行不必指摘孝句以為文

陳長房曰身問文非不知書武過之通則書无補於大討陳叔室非不能文質若彌之未則文不足以却敵隋煬帝非不能詩海内珍如則詩何益於敗宋明帝非不能書王僧虔之事則貽詩於後是知帝王之孝

往挾數事以為長則既无益於時事而適足以累德
呂東萊曰聖人之文非天地並生以充之機軸斷以陰陽之斧斤濯以江漢之波瀾日月雷霆宗衡岱華來注毫端策李演美曰粵自伏羲氏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而史籍與焉時則八卦不以文明書契不以字顯此蓋洪荒之世風氣未開人文未著初莫知其為何物也堯以欽明文思之德其為文不過難中之一言舜以濬哲又明之德其為文不過勅天之敷語目洛書以叙九疇禹何心於文也作爻辭以明八卦文何心於文也盤龍有戎其湯之自然而為文者乎凡銘有箴其武之自然而為文者乎蓋其人欲不存天理昭著和順適中而涵畜乎道德其華其發外而徑緯乎天地非徒以為文而已後世之所謂文者非不知雕琢之工也正心誠意之孝已墮於文墨之中非不知程度之嚴也而修身齊家之道不閑於言說之末甚且虛華藻泥誇切臣下臣怨帝王之文不知日足之諛也金花玉麟侈詠風物吾恐帝王之文不如日足之巧也
易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程傳曰君子以畜畜者大則道義功業小則文章才藝君子現小畜之象以懿其文德一方之道義為小也

唐太宗答群臣哀集文章之請曰梁武陳後隋煬皆有文章何補於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為
方正學曰昔陳叔寶楊廣持其偏長小數以與臣下較銖而之優劣而其所以自負者適足以取敗蓋文章譬之鏡文垂矣王者用之可以代僭亂而狂夫得之或以洩其忿而為盜豈其文之不善哉

明太祖弟棣之暇作為文章其筆立執雄深宏偉
我朝既有任姓之典又有輔正之訓農桑之要即幽雅七月之詩兵將之設即用官司馬之法戎酒之文即武
王妹邦之誥也

朱子曰太宗每日看太平廣記數卷不能推此心去講學那裡得來不過每字作詩居臣之間以此度日而已

實心實政

帝王之臨御宇內也必有歸治之業政然後化務廣而風勵之典以彰必有寧治之寧心然後化原端而中正之極以達崇
政者何申一之條垂確然之軌以震曠遊遠使萬民之心志目日係屬於帝魏而被濯維新者是也寧心者何
庶幾系縛之文凝真誠之懿以默制白陶使一人之精神悉慮日淪浹於懷區而鼓舞美則者是也寧政措於外
是即其整齊嚴肅者與斯民相持循而明示之以法也法立而天下即以法遵之初何患乎輿情之不寧乎寧心
存於內是即其肅篤懇切者與斯民相漸摩而潛喻之以神也神運而天下即以神多之又何患乎吐維之不
張古帝王以穀流大室而朝廷休統魏然著天地之常尊尊端拱禮清而宗社生靈晏然若盤孟之永謚者雖
此道身務令有寧心矣而非政以去之則肯時維勤勤鼓舞無窮人心風俗安而振而副焉而天下之勢乎日流於
潰亂而不可收有寧政矣而非心以寧之則粉飾徒具粹而已漏政教蹄令安而凝而注焉而天下之機乎日至於
頹弛而不可振此較近之陋習庸主之淺薄則固宜浮照履聽之理寧焉寧觀也△何謂寧政歸制度
明憲典使天下分定而心安威行而志懾日紀于精明嚴密之規而清和威理者是已何謂寧心德既揚謹
身微使天下不約而嚴不刑名而肅獨運于淵微有密之妙而鼓舞美則者是已古帝王所以陶範
一世歸齊于軌跡居室辰而明廷之上巍然休統之常尊尊高拱皇堂而博海之遠揚然教化之四達者皆此
心政而寧以卦○何謂寧政立紀綱飭法度懸諸象觀之表可乎令甲之中首於若廊朝戶啟於諸司

宗

政宗

百府暨及於郡吐海隅任之緯之鴻鉅職垂垂不備具元因以密毫多滲漏者是也何謂寧心振奮情勵
精明設子淵微之內起於肅密之間始於信闡權清風於華教邦或灌注於過繩遊激淪之冷之精神差虛無不暢達
肌膚形骸毫無壅閼者也臣下有政稟受黎祇有所法程耳日以視听不亂無敬漫甄雅之憂而治具張有所
默契蒼赤有所潛字意是以承軌度不踰無差取腫情竅之患而化理弘而次匹夫之心形於一家守寧之政形於
一縣曾謂考乘屬於一邑者有真宗魏制之心政而顧未效於一邑者耶○壹王者非能家衣而戶食也心政具
焉而己蓋難成而易毀者寧政也難操而易捨者寧心也是必慎於身微或於宥密不少明堂听政也而寧
其志慮儼如上帝之對不使空室致危也而均其心神靈若師保之臨使本原澄澈如明鏡止水照之而无不
見使方寸軒豁如空谷虛室納之而无不容一念萌知其出於天理而克之以期於行一意動知其出於人欲而
絕之必期於盡愛惜也則察以愛而欲近之身以慎而欲遠者何人喜懼也則察以害而欲為之身以慎
而不疑為何事勿曰屋漏人不得知而天下之視听注焉勿曰也達人不得禁而神明之降監存焉一法之置立
曰者為天守寧而不敢私設與寧一錢之出納曰者為天守財而不敢私為盈流一官之制曰者為天命有德
一好之錫曰者為天討有罪蓋寧心是立宗政儲果雍熙之化不難致矣○夫存養省察以事乎心而又朝乾
夕惕以立乎其政天德王道一以貫之聖王所以建景鐘而垂鴻臚者恒由之天故致謹於危微理怨之辨儼
絕乎攻取誘誘之端而力孝以厚此心篤行以快此心親賢士大夫以維持此心知四方艱難以儆惕此心朝夕不怠
始終无间正所謂不法以虐文而法以宗事者有不足以及其心法而德其治統於一註政也而推本於心註心也
而化達於萬民心也者其政之根抵乎政也者其心之運用乎故端默於淵峭蠖處之中而非微也垂裳於黼
座大庭之上而中顯也溲陽於众听廣縣之際而中通也○諸臣疏劾所
論氣以君德化本為主此乃從首聖賢所極言天下之理豈有加於此者然人君之心法為法至固公以後

他數千年間寒未有不有者則不如堯不如舜已不為也... 張釋之論秦之弊曰其弊後文具也... 程子曰王者高拱於禮清之上而化行於禪海之外...

文具附質文

張釋之論秦之弊曰其弊後文具也... 文具附質文... 程子曰王者高拱於禮清之上而化行於禪海之外...

野不加闢之詔有水旱之詔矣以空帝之明... 乃若平帝之世則規其文詳與滅性絕倫... 質者其知也去矣... 質者其知也去矣... 質者其知也去矣...

君德附道德德行

君德附道德德行... 質者其知也去矣...

吳昌裔曰：日而一國，天者天行之運，息而無也。天者人君之德，天德不運則化育之功閉，君德不強則物欲之私行。是以帝德之廣運，湯德之日新，文德之流，不已皆天為一也。威補王食則曰辟，慶賞刑威則曰君。禮樂刑政之政，自天子與禮命討之，所以行曰天子。凡經理者，徵宰制，羣動他民，庶于軌物者，此天德也。

謝上蔡曰：具天下之至善，止曰有德，為天下之大德，止曰夫德。連安氏曰：風以氣畜，息則散，故風行天上為小畜，山以形畜，則固，故天在山中為大畜。言畜德小畜言德，文德畜德，維因而文德，則德之小者也。

呂東萊曰：今人不識德字，性見一事之善，謂之德，殊不知此乃行也。有諸身為德，見諸事為行。陳北溪曰：德者得也，不能得，得一箇得字，古經書多統工夫，實有得上說。如所謂明德者，是人生的得於天，本末光明之理，具在吾心者，謂之明德。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兄，此理是得於天，本明處有，所謂連德者是。古今天下人心之所同，得故以連言，有，所謂德者，是得天理之粹美，故以德言。有，所謂德性者，亦只是在我，所謂得於天之正理，故謂之德性。

程子曰：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此，汗壞即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汗壞，即欲而治之，使復如故。又曰：有德者得天地而用之，既有諸己，所以養此中理。張子曰：富貴之得不得，天也。道德則在己求之，而無不得也。

侯阿宋曰：君德天德也，有此感德，故能上順天理，下達人情，無一事之謬，無一物之戾。如天之高，如淵之深，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任，而民莫不悅，其祥名之洋溢也。無遠無近，無內無外，極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臨霜露之所墜，凡有血氣者，無不尊親，故曰配天。

徐進齋曰：按易之乾以德明，爻初曰德，二曰德之中，三四皆曰進德，五曰位乎天德，係上不妄，德者過中，中德元則有而能化。

君德剛健

呂東萊曰：君德以剛為主，君稱強健也。德雖暴戾之謂也，其道象天之行，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強者勝也，天下也。自勝者也不息，所以為強，所以為剛。夫惟其剛，故曰運一周，君惟其剛，故心存四海，乾六爻具矣。初之潛，四之躍，動以微也。二之見，五之屯，中而感也。三之厲，无咎上之亢，有悔過而極也。通則元亨，復則利貞，親疏穀困而後，而大明終始，六位時成，自混用以來，至于无窮，靡得易焉。剛健天也，自強不息，所以清天也。要之中正純粹，二五尚矣。未至有得已過，可曰天此，聖人為戒，不于初而于三，不于四而于上，也。其言微矣。洪範曰：謂柔克者，此克剛也。克其高明，煥井者，使無過不及，以成其剛。身用九之天，則並如此。孔子曰：吾未見剛者。楚晉得剛，孔子之歎，蓋歎君德也。嗟乎！剛德之難也，以其威福至，食天下，美能抗禦，而謂之剛也。又非以其與命討天下，美敢越志，而謂之剛也。又非以其移智勇，辨天下，美敢矯命，而謂之剛也。又非以其受刑，傷平天下，美敢角敵，而謂之剛也。其惟居心守有，在在移有，以用無，而滿獨斷，淫念如是而已。

理學朝奉甫曰：剛之一字，最切於陛下之身。昔元帝幸制，又義優游，不斷而漢業以衰。文宗虛恢，听而不能堅決，而唐室不振。夫元帝文宗，天質仁厚，親近儒生之主也。剛德不足，至天契而當時之臣，又無以真剛之說，啟其心上。心者，二層自視，吾資重，決不足以望高帝太宗之英明。顧武寧守吾之仁厚，幸儒者，不可辨，非是，亦有真剛之德，而後可知。人主宰制四海，運動六合，宜區區仁厚，幸儒者，不可辨，非是，亦有真剛之德，而後可知。

右德剛健

東家之君如和帝无大過失而祇以劉德不足為權貴即制遂至於不振惜哉

楊誠齋曰君德休天之德主劉則勇於進善決於改過主善去邪去邪果愚謂君德以劉為貴然
拒諫自用非劉也孔子曰吾未見劉者夫劉者者易言也

李壽翁生宋宗曰易以九居五居二為常位而詞多報以六居五九居二為不當位而詞多言蓋君以剛健為
體而虛中為用臣以柔為體而剛中為用君誠以虛中行其剛健臣誠以剛中守其柔則上下交而其志
同矣

張浚奏曰自古大有為之君未有不德而能成其志者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人君法天象
大於此少康氏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而夏在之業復振益其德嘗越甲十年而使其間一萌退偏之志王業
無自而興矣漢高祖困於鴻門屏於巴蜀敗於滎陽索策同屢挫而愈不屈終滅項氏以啓漢基此
二君者豈非剛健不息而後能配天者耶

楊子居德休天之德主劉風運烈日天之剛也劉明果斷居之剛也

漢丁鴻曰天不可以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強、則事無成。我
我文字初憲病疏曰人主之德以剛健為主而寬裕以行之蓋非剛健無以配天行也寬裕無以育萬物
此其休用相濟而不可分也世之人主天資明斷者或失於苛察而其慈詳者又失於優游不斷二者
皆中也歷規前代當太平日久之時政令舒緩法度廢弛人主欲救此弊則不知色若嗎河之戎但尚嚴
督或至取勝不能免眩絕之歎至於左右近習朝夕并外情昵而不欲使之以法則反以為人君度量不
可不和於是寬裕溫柔施之於近習劉毅果斷施之於外庭近之若見其也抑思者无取德遠之若
見其是而畏感者遠蓋且內外異休情志不孚乎宜細故哉

剛柔 附偏剛偏柔之失

張浚曰自昔大有為之君莫不內剛以立事外柔以待下內剛所以至在內之志外柔所以求天下之安是以在
剛則以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以象人居之七德在大畜則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以言人居之自養

或曰齋氏五章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言仲山甫之德剛柔不偏也二章首私仲山甫之德獨以柔嘉維則蔽之裕高祿
中伯耆之終論其德亦曰柔惠且直然則入德之方其可知矣

朱子曰如乾則乾坤不用得了人之資品自有柔德勝者自有剛德勝者如范文正富鄭公輩是以剛德勝者
如范宣忠范滂夫趙清獻藉子容輩是以柔德勝者是也却柔得奸如山南令狐令色心盟却是柔便其中
自有骨子不是一向柔去若以柔嘉維則為入德之方則不可入之進德須要剛健不息

臨川氏曰乾之為德不徒剛健而能中正故為乾元之大坤之為德不徒柔靜而能剛方故為坤元之至

勿軒熊氏曰泰不能不否者六五柔懦之君當任其然否終須泰者九五剛明之君是賴焉然則為君者身其為
泰六五之柔寧其為否九五之剛 夫入之氣質多見於剛柔二字周濂溪曰剛美則柔柔亦如之中則止矣大
壯之六五云迷羊于易無悔張中溪曰五以柔處剛其位不當故有迷羊之象然柔而得中不與陽抗處以和易之道
屈其強暴之氣則不至有悔漢光武曰要治天下以柔六五之謂矣

朱子曰剛柔雜著各有所偏如相錯而後得中然在乾坤二卦之全體當剛而剛當柔而柔則不待相錯而不
害其全矣其文位之元過不及者如乾坤之三五亦不待相錯而不害其為中矣阴阳變化而太極之妙无不在焉
於此蓋可見矣若謂剛剛剛剛柔便有不偏則於二卦之象及三五之文有不通者矣

吳臨川曰六十四卦乾坤為純剛純柔之卦剛柔之德自初起至上而極然後見乾為純剛坤為純柔故乾
主上九坤主上六乾坤二陽六阴之卦止為主夫剝五陽五阴之卦五為主大壯觀四阳四阴之卦四為主泰否三陽

剛柔偏剛偏柔之失

三用之卦三為主臨題二陽二用之卦二為主復姤一陽一用之卦初為主此三卦主交每術常同
月雲峰曰艮卦上三卦終之以困柔掩柔也下卦三而終之以夬剛決柔也柔掩則君子不失其剛柔
居子道長小人道短矣然則天地間每相難至若君子之為剛小人之為柔決不可使相難也
洪範三德叙正直剛柔而剛之失其過小柔之失其過大故又言威福予食之柄惟在於君惟恐失之柔而極下
移如漢元成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也△即子曰夫易根于乾坤而生于姤復蓋剛交柔而為復柔交剛
而為姤自發而無窮矣

夫士之剛者生易得卦困末英才感萃孔氏之門而夫子猶曰吾未見其剛者又曰根也豈焉得剛之言言哉也莊
非剛也言厚也剛也暴希也河剛也情然自謂正直也剛也唯出於天下事物之上不受侵亂其心清涼者
方可謂之剛矣

朱子卷趙美氣書曰至於乾坤之健而不雜者聖人所以形容天地之德而為存四卦之綱也乾之純於剛健而
不雜又聖人所以形容天理自然之全體而為坤之綱也所以贊其剛健柔順之全體以明聖人體道之
入德之方者亦宜之備矣未嘗以其偏而大賤之也至於諸爻雖或不克於有戒然乾九三之危以失其中也
其得无咎以其健也坤六五之元吉以其居尊而能下也上六之龍戰以其太盛而亢陽也是蓋聖人之剛而欲
其柔也坤之柔而欲其剛也

泰之為卦上陰而下陽內健而外順以身上人之義也而九以之象所以危荒恐河為言危荒故有舍以之度
恐河故有剛果之斷是方剛剛柔互相為用然後方可以居治養之道與傳即政策則民慢則糾之
以猛則施之以寬者正相反理若長公曰方欲子時可謂多君子而日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如子而古
乃曰太剛則折士忠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當夏太剛而恨之折耶折不折天也也剛之罪

剛柔偏剛偏柔失之

真西山曰贊易於乾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謂其體天之剛健也於坤曰君子以厚德載物謂其法地之博厚
也不休乎乾多以宰萬物不法乎坤多以容可物 既規古昔凡過於剛者為亢為暴為強明自任偏於
柔者為困為懦為優柔不斷維其夫不同而後一也通書曰不達曰剛美為義為直為斷為毅為
幹因惡為猛為溢為強 聖柔善為慈為恆忠為懦弱為多疑為邪佞朱子曰剛柔因陰陽之
大本而其中又有陰陽以為善惡之分焉惡者因為凶而善者為未也皆乎中也

方曆中張懋修曰夫子產而水大喻寬極賈誼以世刃斧斤擬德法崔寔以梁肉藥石譬寬以其意則
一至于用剛者也董仲舒以陰陽配形德陳寵以琴瑟喻護意其意則一至于用柔者也斯憤世之高談也
格理之通論也人天不能易陽獨陰育生動物而人主之治獨可以偏用剛柔也

又曰夫聖人之所謂剛也曰峻法以之威也法之而使民不敢犯令一而使民知守賞當而信四罰行而必與事者
成案事求是而偷惰惰穢不詳以病者治是剛之案也聖人之所謂柔也曰姑息委靡以市恩也矜不能救小
過不悔釋券不虐也若恆窮困使閭閻多愁歎之祥理完抑使狂狷在沈滯之患是柔之案也

胸翁序潘良貴集曰天地不越乎陰陽而端而已聖人作易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以爲說者亦若是矣然及
其推去之人事亦以陽為君子而引靈扶持唯恐感陰為小人而抑損抑唯恐其不衷何哉蓋之德剛陰之
德柔剛者常公而柔者常私剛者常明而柔者常暗剛者未嘗不正而柔者未嘗不邪剛者未嘗不大而柔者未
嘗不小公明正大之人用於世則天下蒙其福私暗邪僻之人得其志則天下受其禍安理之然也且也說於易之說
為然蓋自古聖賢之立禪出於傳記者未有不好剛而惡柔者若夫士以謂剛毅近仁而又嘗深以未剛者為
軟及乎或人之對則又直以有慈病根也三不傳為剛蓋專以是為君子之德也嗚呼若夫公者其夫士以謂未見者也
張浚嘗論剛柔之義示子侄曰君道主剛而其動也用柔故執動則為坤矣臣道主柔而其動也用剛則故

坤動而為乳矣故夫遠祥色必欲去小人老欲配帝王老欲定社稷也故女氏人老欲服四夷乳之剛也君則之
於內而主斷也君於禮臣下之天子才撫四海百姓郵輸勞虛心取善舍已從人其勤勞非柔矣不致倡始不
敢先事謹禮法循命守安道退守我業坤之柔也臣得之於內而有承者也至於杞頌駁何指駁金節可
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千里之命不系不可得可困而不可使為不義守忠義之大訓阿惠難於當年新
大計定大疑正色立朝事無難言其勤勞也剛矣故夫善規易者必規夫剛柔之中而究其所以用則六
而卦分四爻之或引或失或悔或吝或凶可以類推矣不知剛柔之用不可言易也
柳州弄揚海之果為車乘外剛中則未必不為弊事果為人外柔內剛則未必不為怪人皆外恆卷武干
之及為害也西艱以萃君心誠其字入君子其不先欺中恆剛則言下危危色濟之也衰於淑問之事是
子與卒病歎

聰明睿智

人主所以統百臣之暇寐群生者其道蓋難言也蓋有主體而從上者君之混沌病之乎壅障而不可開也我大
傷之術施焉而或將挾毀備術下襲中勦之刻梳病之字從君而不可傷也我思洗喉察淵之術施焉而擾惑則臣庶之情能益
多庸至感變以欺人主之有拱手以听之耳也所以彰英才而震六穆也援則臣庶之東傳益意說諂規避以世法個人臣有
重是側身抹道不違身矣夫非以保合太和而帝守也夫惟去壅障於洗白冲素之內境而禮於燭照膠同之中不
離法紀以忠奸雄不務歸其以削元氣則垂流塞源于禮法之中精冷真澈于九域行施而不可解稽古有虞氏
之睿哲也如神其聰明越于古而宜有電察神曠條天規地出千古上效其芳軌則國步違乎明目達聰諒復
股肱身目自咨牧舍官外不暇引以指其言而收視於萬室筮性之上天下望其尊若日月安其數若天降而
而地設多運一智慮收乃耳目仗誠探其因鏈推其極衡也

明聰

智睿

今夫至威命靈爽者也而耳目不節其奉先愛其神明故太陽垂光夜蔽其輝雷連至烈冬寒其祥今以人之耳目日勞
日沒不精神日馳日洩有不德且窮者乎况網羅之智多而身亂於上胃筭之巧極而魚龍于下則任智之宜也與
馬并走筋絕而不及上車引轡而一日千里則居安之蓋也夫惟聖上法於穆之自然默真宰之無私寧養默舍光而無炫
才勝物庫藏垢納污而吹毛覓疵寧於全角曲之材而無毛舉而損國侷寧于提衡宏鉅之基而下無侵百僚以貽代庖之譏
而又戒煬灶之失以遠近有之薰炙燭壺燈之備以隆股肱之重任則真而稱恩天聰明之主于此苟莫之誦也執事其無
弁髦之易之易曰翼而耳目聰明胡雲峯曰上雅為目而五為耳有內翼順外聰明之象也

紹興中給事中呂祉論致治之要以聰明為本善持養之則聰明日損而天下受其禍持養之道要在有益於為之有損於聰
明去之

朱子劄曰人主當務聰明之官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又復辯論以求當世之故此聰明之官也偏听左右輕信
其言每事從中批出處分世聰明之名也

戴溪曰庸暗之君多失於優柔明察之君多傷於辨急庸暗者固不足與有為矣明察者亦宜感事于漢元帝優特
不斷漢業遂衰唐宣宗強明察唐亦遂亡此二者有天下之阻也人君之於天下豈樂人欺已哉亦治其大綱畧其細微
怨其不及去其太甚者耳若盡用其聰明事不貸群臣救過不給多事苛察寧許人隱伏以避誅責而不肯容大小
過以自欺上下相師無後仁恩之意全主帝不為漢明帝惜也

明作於聰作謀載於洪範五事攻為耳雅為目列於說卦六于此何謂也夫形凝於西而現生於東故木為白而木
生火則白可視也祥動於東而節成於西故金為言而言可听也二之類也廣于有方即視遠之明也一之虛也通乎
無方即听德聰也哲以宣厥明謀以審厥聰而其本則在於思一字故君子釋之曰五事之以思為主猶五行以上
為主也然則欲聰者思乎不自思夫耳輪滑湯在內而聽目睛外附陽在外而明寐馬而神捷于心此馬而神

見于形閉之則坤之園也閉之則乾之園也坎水無以竭堆火有以廢而其本則在於存之一字故君子釋三日善用者能遠耳目於外善者能反耳目於內也然則有耳目者思乎不考

智仁勇 附仁明武

明謝鐸疏曰孔子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蓋明足以燭理然後謂之知不然則知之不精理足以勝物然後謂之仁不然則行之不篤是以配道義然後謂之勇不然則知之不精行之不篤而勇不足矣

又曰七差漢以帝 辨上直禁之詐以信實支謂之知而并察之知也尤者漢文帝割鄧通之髮以從申屠嘉謂之仁而姑息之仁也尤者唐憲宗不世群臣任喪度以成進恭之叩謂之勇而元景之勇也勇也彼代信儒信佛法感於元戴敬德之至而不能容是以舍時而昏其知也玄宗溺于薛平知于林甫其是嫉能而不能去是以多欲而害其仁也元帝居於恭路之藩而不能直蕭望之之寬是以至懦而害其勇也其治亂安危何如邪

武明仁 勇仁智

明胡玄寧疏曰宋臣司馬先言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明武蓋是三德中以仁為主而明武以成之也故譬諸天地仁則其生成之德明則其日月之照皆不可少也若武則雷運時可一震而已若震之數或震之過則天下何所養身而夫威之反藪矣故說者謂是三德仁或可過而明則不可過也武過則殘神宗朝司馬先上疏脩以之要曰仁明武也臣若為諫官當以此三言獻仁宗其敵英宗今以敵陛下平生孝力即得是在是矣南軒張氏曰君子之遠不義也如鬼、臭其不致通也如探湯其不敢溷史寧也如坐塗炭其從義也如飢渴之於飲食蓋見之明而失之、勇也若不如是則不足以自振而自新也夫士之得身於改過遷善之際而為戴盈之說則將終身自沒於過矣中人臣諱吐於草莽復古之重而為戴盈之說則終溺於困極為且之域故自修自至於治也知仁勇之三德缺一不可不可也知以知之仁以行之勇以決之不可務武

通塞下情

仲尼曰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廣元輔氏仁者知之体統論德則以仁為先知者仁之根統故論學則以知為首勇則知仁之介也未

通塞下情 附伸理定柱

我世宗朝有人仔先他門鐘以定問其故答曰嘗申問教者禁之故仔鐘占言設申問教欲達下情也若所申不實則罪在其人言問司教之吏如失其度不伸者尤多矣乃命罷掌教者戒之肺石形如肺仔之有詳詳定民仔之如金卷則政虐人亦有肺石

君道

自管帝至首出庶物身理百事乃其心焉待一日競、升夫天下之勢必敗于一人何其重也一人之心常周于天下何其勞也知其以身重于天下然後可以托天下知其心于天下然後可以保天下明主察乎此故心必有在而无務以必有以用而无以滿攬權固而敬斷維虛已謙抑人莫得以中其操屠穢清而深念維恭已恬愉人莫得以投醜是以精神恒運而

早道君

福祿无疆

夫帝王之有天下皆以謂天授非人力也然猶不自暇逸早夜以思若曰天之所畀我以所覆而大奉之者謂何祖宗之重貽我
以斯統而明保之者謂何一息不屬則茫、遂守德、生靈必有受其弊者若之何其不兢、也是故身居紫垣華蓋之上而
心之乎窮獲履帶之下身游法宮明達之內而心之乎四海九州之外身主百神群臣之尊心之乎錫券執號侏推推之卑
身掩山河社稷之重而心之乎螺蚌蟻動甲柝芽萌之細△衣履履衣以形於大禹謨是居道以垂於孟子之訓也
帝以一身宰六合羣靈四方特安四時特以成郵郵之理居明昌之運者身不兢哉△東坡曰天下故注謂三王人各
異以謂之敬夫

王食若邦常則富矣而亦其道則何以長守富耶錦衣九重則貴矣而亦其道則何以長守貴耶上焉而天舍之
雖謫下焉而人心之難測亦其道則不能應天而順人也仰焉而失業之者滿俯焉而後嗣之者傳亦其道則不能光前而裕
後百之可樂也日有可梯焉匹夫匹婦之可忽也而亦能勝予焉△民主下而任夫人是之責是主心而任夫人是之道
及視內照於深堂敬外之時端本澄源於芳威俱寂之際真見夫大地之塞焉其性天地之冲焉其性民老同胞物吾身也即以養
天地而贊化育所以立人極而開太平則其可階於一備而自失其大者乎△程子曰居道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才為先
朱子曰天子至尊无上其居處則內有六寢六寢外有三朝取群臣八柄取萬民而賞无不慶罰无不威遠无不至通無不厭△謝上
蔡曰呂中公、著初自洛中上居道十篇不止可用於當時為居之道乎死出此

王道王政 附天德王道

萬曆中韓敬曰古書然有照垂天下之模範而後於敵其臣會疑於陽平之內王道然有循常天下之精神而後庶明勵
翼鼓舞於紀綱法度之中而王政其不恆教戎約劫而群臣百姓无庸虞戎詐之風不事銜石程書而日第抄无世
道忘遠之弊

王道王政 天德王道

何謂王道無偏無黨權、焉駁運於神明宥密而天下之人无不性未於周行故曰道也何謂王政有綱有目秩、焉分布於表著之
靈承而天下之事无不便於大猷故曰政也道以事政道德而政不疵政以顯道政果而道益光
宋仁宗朝趙師民曰詩云如彼泉流蓋水之初出喻王政之存恆行則通、故法潔潔遂亂則壅、故濁敗矣人用則王政通而王道
清乎邪人進則王澤竭而王道濁敗

今夫常人之性朝夕所見之物則恆不為恆若夫遠方詭異非常之物尤駭駭而指笑之王道之不行斯也于今數千年矣如
其為王道而尊尚之者有羊人卦彼賢、見之輩習於流俗安於故常一相見王道之復行於世則將少駭且恆之不啻
若見遠方詭異之物也執女奴、不勝其擾則君心之堅定不可少保而夫士大夫之小明大暗案安靜憚終更者亦將起而
為流俗之倡矣任責之人得免罪戾幸矣安能有以於邪△胡五峰曰齊魯之君然後可再言王道无歎之臣然後
可再言王佐

或問於余曰三代之治果可復於今日乎余曰可復矣客曰何言之過也王道之不行自漢已然矧今之人不及漢遠矣東方則
箕子之後更無善政度今之不及前朝者求小康則庶可矣歛行王道則徒為處士大言而已余曰夫王道不為看只是
君相小人耳豈以時代漸下歛後而未能勉有其是者其相則斯可為復之時矣程子曰自是无人豈時首為其事、必有其
功為其事而无其功者自古及今未之見也子以為今古之德不及前朝之德是大然不前朝之德未免衰秋之習我朝以禮道守民
頗有美德若喪用宗札士女送、之類是也以今之時以今之德若行王政易如反掌乎夫

三代以後更无王政者抑其故何歟嗟曰不行也道卒不明之故也自漢以後居大位者不知道卒為何事只以把持天下深備過
時弊補度日寒、數千載只是長夜而已程子曰周公沒而百世无善法信哉
自聖君以志志也在于天德王道天德卒之至也王道治之至也各有知有行知之正行之正是為天德治自宗及旺正宗正
旺皆極其正是為王道人臣卒之則也為真仗出為王佐人臣卒之則德為聖人治外大猷是為禹湯文武人臣而有

法體具治序志

此道也。周公孔子顏魯思孟程朱人臣而有此道德者也。士不以此為志，尚為自弃，何况任天位而躬聖寶，其可不以此為志乎？蓋人性本善，以謂天德王道皆性中，具而非有一毫自外增添者，故雖尋常人為此也，而自力則亦不可至者，是以天縱睿智之資，尚安卑迥而不期臻夫高明正大極至之域哉。

治體附治具治序

或問：程子云論治便要識體，這體字是事理，今當做底凡事皆有箇體，皆有箇處，然如為朝廷有朝廷為一，一吐之體，為州縣有州縣之體，否？朱子曰：然是箇大体，有格高者做處，如他州縣便令治是，評陰盜賊劫農桑，抑末作如朝廷便須問言，該通下情，消朋黨，如大夫使便須求賢才去職，去除暴，欲均力復，這箇都是定底格，局令者如他做，程子曰：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連去紀綱分正百戰，順天揆事，初制之度，以天下之務治之法也。

又曰：治有體，治有序，而應之臨時之宜也。愚聞老農曰：夫農田百計，女諱心產，妻末利不奪者，後田之本也。夫耕種，耕種關一不可者，治田之具也。耕種，耕種獲勿失其時者，治田之序也。陂塘高厚，妻有其讓者，治田之效也。今夫農夫至微也，而都至也，且然况為人君而治天下乎？

志志附勉強力行

人君之志，治世之政，係也。志在仁義則堯舜，志在假仁則桀，志在違廉則為桀，付志在忍則為桀，權之臣志在一偏則緊而諛之，臣志之所而效如影隨形，望至上下存，存則大有為，志截然以古者聖王為已，規矩乎日，循常守例之習，一切擇除而為，年則文獻道，積一履，履求賢則士趨，及致若穴，施政則士歛，廢債之威，避化民則士歛，於變而時雍，此志死固則治，可達於掌上矣。△匹夫讀書，躬行尚且志在消安，安民况殿下，一吐之民，擇可為之，勢重可為之，資厚無愧，然自奮之志，亦亦明殿下，夫天願治之心，而志氣不強，規模不整，高治則不能以古者聖王自期待，出政則不能終，既不變以期其成，切事或行於昨而擬於今，令或施於東而所於中，雖朝夕侍從之長，亦不知聖王之志，即在吾廡，頽塌

志勉強力行

且益放倒，故王欽霸所教論

昔者唐文宗曰：讀書，恥為凡主，諸葛亮我後主曰：不宜妄自尊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夫以同凡主，文宗尚以為恥，吾自菲薄，後主尚以為羞，或今殿下，英資睿質，卓冠百王，殿為堯舜，可雖虞虞，欲為湯武，可隨商周，存庸遜載，宜无所不能，而奈何之，退托不敏，以杜堯舜之進，膠守近規，以阻汲古之說乎？△辨得有為之志，則果生以措，而有餘矣。古人有言曰：不怨勝主，怨明君，蓋勝主為不能，故民無以望，明君為不勉，故民怨，轉深，豈不大可慨哉！

昔者成胤，謂齊景公：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彼謂聖王也，夫以景公之資，奮勵自強，則可拜聖王，同政，故成胤云：然孟子於梁，惠齊宣，亦王道也，非政不功，夫以有宣梁惠之資，為能察行王道，察強仁政，則亦可拜三王，比肩，故孟子云：然此豈好為大言，不度，察效者哉！伏觀殿下，資質甚美，仁足以辨奸，武足以斷制，而惟是作聖之志，未之求，治之誠，不篤，以先王為不可企及，而退托自小，迄无振作之念，未知殿下何以見而然乎？程子曰：君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奉而至於聖人，生三事，分明力可勝，造化自是人，不為年，信乎斯言，未聞自古，察用其切而不見察效者也。

凡人以敵為志，在而為之，鄉導，故有其志，則成其事，各其志，則成其功，志有大而小，而其以成，就者亦隨而大小，焉此志之，以以身之師，可事之，綱者也。孟子曰：不以舜之，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以治民，賊其民者也。呂氏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孝不如孔子，皆自弃也。朱子曰：志心之，則者以盡者為準，而不者以不盡者為法，地匡之以謂大志，而祿願於殿下者也。殿下今日，以為堯為舜，為禹湯，為文武，只在殿下之志，年夫志者，若事之本也，農者若志，於取，未故其印，不較行，若志於此，依故其性，不思求治，而志不至，思能有成，外若唐文宗，勉為中主人，君若自暴自弃之，其夫，孰無強後之志，而三代以後，一何治日，而亂日多耶？聖王之志，不明而志奪，守其志，皆於勉也。△程子曰：有志之士，不以天下萬物，撓己志，立則運天下，倚萬物，豈有餘裕。

自古有為之君先定其志、乎王道則先齊三治化皆吾分內事也志守伯道則沃唐之大庸亦可馴致矣然古人有言曰
任法於孫其契猶貧令若以伯道為志則規模制作如在沃唐之下矣豈不復使志士與歎耶夫以窮理盡性為心則
為且少成之論不能入矣以作新斯氏為志則流俗守常之說不能拘矣以刑于寡妻為志則婦寺寧安之樂不
能移矣以茅茨土階為志則粵馬宮室之美不能動矣以博施濟眾為志則一民之不敢其澤者皆我之愛
以修明禮樂為志則一政之不令言道皆我之病矣

伏願殿下奮大有為之志、志想日可見之案修己當以窮理盡性為志、志務規圓矩方、直準平以居、表率之道
事親當以養志無違為志、志務恭、祗載愉色婉容、以盡閭閻之域、為政當以道德為禮、為志、志務愛民施仁、育
才正德、以盡家教之方、此志既定、日新聖德、不為功利難伯之術、以遷動、不為流俗守常之說、以移奪、則君子有以
特而與起於為善、小人有以惧而沮止、其為惠風行、年僱之化、庶幾於變時雍之治矣、若者韓、韓公即位於朝、其
年十四、矣、始命百官、施恩惠、速、繇、案、務、救、災、志、禁、淫、逸、薄、賦、歛、苛、用、時、用、民、任、賢、使、能、以、復、伯、業、是、難
伯之君、而年又甚少、尚能於旬月之間、改紀其政、果不失職、爵不踰德、民無謗言者、无他、志先定故也、况我殿下
聰明睿智、卓冠、冠、為、文、武、誰、禁、而、差、之、為、誰、憚、而、差、之、教、耶、五、陽、明、曰、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五、而、志、于
冬、三、而、志、者、志、也、雖、至、於、不、踰、矩、而、志、之、不、踰、矩、也、志、生、可、易、而、視、之、非、夫、志、是、之、帥、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
濇、則、流、息、根、不、植、則、木、枯、命、不、續、則、人、死、志、不、立、則、危、昏、是以、君子、之、志、無、時、無、處、而、不、立、志、為、事、故、凡、志、生、志、此、志
即、不、急、忽、心、生、志、此、志、即、不、忽、躁、心、生、志、此、志、即、不、忽、貪、心、生、志、此、志、即、不、忽、吝、心、生、志、此、志
即、不、忽、無、一、時、而、此、志、此、志、之、事、故、志、之、切、其、於、去、人、故、有、如、列、火、之、燎、毛、耳、△程子曰、法、天、下、者、先、立、其、志、先
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力、進、而、不、能、禦、也、△朱子曰、志、是、主、張、做、事、底、△不、敢、孤、力、於、後、季
陳、北、漢、曰、志、有、趣、而、期、尤、老、人、若、不、立、志、只、沒、地、同、流、合、污、便、做、成、甚、人、須、是、立、志、以、聖、人、自、期、便、能、卓、然、拔、出、流

志勉強力行

俗之中不至隨波逐流為碌、輩之趕若甘心打自暴自棄便是不能立志△又曰孟子曰士尚志之志要高不要卑
△勸躬奮孝△又曰論語曰博學而篤志之志要定不要雜要堅不要後如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亦有為者亦若
是若曰文王我師也周公我勸我師也皆以聖人自期皆是立志孟子曰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
也是則可及也及之如何如舜而已孟子以舜自期亦是能立志也△又曰志於道是心全於道志於孝是心全於
孝一直去市討要得那箇物事便是志
西、真、氏、曰、志、者、進、德、之、基、若、聖、賢、若、賢、若、不、躬、乎、也、矣、志、之、以、道、遠、不、遠、窮、山、窮、海、不、能、限、也、志、之、以、向、各、堅、不、入
欲、兵、精、甲、不、能、禦、也、善、惡、二、道、惟、道、推、利、而已、志、字、通、則、義、理、為、之、主、而、物、欲、不、能、移、志、字、利、則、物、欲、為、之、主、而
義、理、不、能、入、矣、集、義、而、歸、之、所、難、以、異、也、可、不、謹、乎、△朱子曰、志、在、心、間、射、得、帖、上、志、在、性、上、少、間、射、得、帖、上、志
在、性、上、少、間、射、得、別、處、去、△愛、切、憐、力
饒、瘦、峰、曰、人、而、无、志、則、趨、向、卑、陋、不、足、為、人、故、高、明、志、大、之、事、也、勉、之、以、道、義、則、曰、難、知、難、行、期、之、聖、矣、則、曰、不、可、企、及、不
過、終、身、曰、為、鄉、里、之、庸、人、而已、何、足、為、非、△張、浚、劄、曰、亦、惟、今、日、事、勢、處、古、今、之、至、難、一、言、而、斷、之、在、陛、下
勉、強、為、事、而已
朱子曰、今、復、思、量、天、之、以、身、我、者、亦、頂、是、先、明、正、大、不、應、只、如、此、而、止、就、自家、性、今、上、修、做、得、去、聖、天、地、位、不、休、如、此
志、自、是、敬、信、自、是、修、有、工夫、可、做、如、顏、子、之、敬、能、不、能、如、小、人、之、放、為、利、念、自、不、忘、若、不、立、志、終、身、不、得、力、因、攀
程子曰、學者、為、道、以、勝、習、以、奪、心、可、責、志、又、某、云、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此、是、五、峰、說、論、好、處、又、某、士、尚、志、何、謂
尚、志、曰、仁、義、而已、矣、又、某、辨、為、法、於、天、下、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及、也、又、某、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
奪、志、也、如、孔、門、亦、有、不、能、立、志、者、如、冉、求、亦、不、悅、子、之、道、力、不、足、是、也、以、其、後、志、於、聚、斂、无、足、憐、也、傳、曰、有、恥、而、後
能、憤、而、後、自、強、而、後、能、行、其、政、令、保、其、社、稷

又曰為孝維有階漸然令下志上汲岩見義理大槩規模於自己方寸間若有箇惺然愧怍然勇決之志然後可以加之討論玩索之功存養有察之力而期於有得夫子所謂志孝以於憤正謂此也若但悠悠泛泛無箇不端下手處而便謂可以如此乎做將去則恐以謂莊敬持養者有事焉者二且若存養之徒勞把捉而天精明的確親切至到之處也

人於宇宙間只有此一生之之更不得再生甚可惜也為每一申款力效善於此而巳則其亦不自惜甚矣冬則以顏子之事表已任則以文王之治迪上不可有一毫退托也△張子曰孝者大不宜志小則易足則無由進△又曰啟事之頂是心之

朱子曰吳公路作南劍天柱灘記曰事無大小為之尤成厚尤大小除之尤去此見之志△又曰頂是疎板方是有進

朱子曰但將空言吟咏半餉則必謂之志如飢求食渴求飲然後可謂之志字屠鐵輪之語亦可取△風橋下灘快馬道

又曰打撲精神須使緊之莫教慢之△又曰陽處於金石可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雷厲風行無自退托推之極大段用力

朱門宗果曰一車兵兇只敢開手寸鉄便可殺人△大段着程彩筆起精神豎起筋骨如刀劍在後△忠勵行日晏月磨

程子曰若不為之使故也志勝則一定而不變又曰君志定矣而天下之治成矣又曰為政之要有三曰志

謝上蔡曰人頂先志之則有根本譬如木須先有箇根本然後培耨能成合抱之木差無根本又無培耨固是

先使曰天下之事不進則退在勉强而已△天下之道有其志然後有其事然後有其效△朱子曰維有聰明之資尤須做遲鈍工夫

天食諸氏曰之事之後須用力行以酬其志不可沒有志也△前輩云終途第一求事再別做便是自尋古人之志大率如此

又曰孟子之志願多孔子而於顏淵妹食是誠有不足於顏子者蓋亦不足於顏子以顏子不幸短命而未至於聖人之域

夫志者人心之也若射者之志乎道天下之事成敗與喪未有不由於志之志不至有具志而不幸不敗者有

之矣元其老使俸得成者天下天是理也維匹夫之細行目前小事尚且盡然况於帝王致治之大業乎

夫天子括天地以為府囊四海以為藏秋毫孰非其有抑奈何言私也今公藏着持海內者若髮鬢每有一家之中子孫乞

丐糊口而父母後然居積可以為富且上者下之禱的表儀也也亦以明天下也若漢文躬儉素色歸筆履

以法天下而致至紅粟朽貫家殷戶豐斯稱節儉庶民大者矣是以古之帝王孟弟方夏而不燔焚海內

之財以殖漁魚一廉可邦而不墜斧各民之力以樹遷日檢之而不自侈之心而後先无忒德則海宇无悞

征而康阜之澤茂矣故西門豹對魏文侯曰王主富民臣富庫其庶乎慎遠乎乎△夫人

奢侈之實是於天灾△削衣監食△明太祖毀膳床碎水晶刻漏

臣嘗記故老之言曰成康殷殷疾大臣入問則卧內以覆茶褐油衾將敬而不改矣聞者至今欽歎不已伏願殿

下命考祖宗朝供奉規例宮中用度一依儉約之制垂範中外用率民間之修習使人着陳威儀着敬美

服以惜天財以舒民力焉

麗俗拙且仁薄於理產農之家一仰於天故水旱輒為災自奉甚約每同貴賤老弱不過蔬菜輔脯而重抗稻

而輕黍稷麻桑多而絲絮少故其中樛然而外不充塗之若病而新之十八九也至於蓬萊素菜而不由燕會

則推牛致馬取足野物夫人死有耳目口鼻之体則鮮色臭味之欲生焉輕暖之便於身肌甘之適於口飲

餘而思遺之五者之人其性則均也高麗老獸若疋之異於豈不至侈侈不至酒市之仁義力之度數者

德 德 德 德 德

聖人之中制而人事之必以為美也

必於常規之外力行貶損自御供鬼用膳服以至宮人宦寺便嬖使令之類不詳左右斷自宸衷皆減元數之半若太涼

薄有難久勤則雖限十載權減亦可也十年之內一意圖治則民力必舒國勢必固量時度禮更議經制非未晚也殿下既

自儉約而政而又作生乎字而則聖人收享物限年權減則祖宗涉降之靈必且悅豫於冥之中而嘉殿下之能任負托也

如是而又戒飭宦園一切痛禁侈靡之習而又召群臣具道節約之意曰自宗廟享祀及賓客之服御予不得不裁損矣

則凡為臣子者誰不敢作休聖心必不敢妄費一毫官物於常祿之外矣自世君臣上下相與忍耐辛苦如世亂雅之中則不但其用心慮必深規畫必遠自無酣飲泄泄之患而已其財用之減半者可以結民心可以養兵力亦宜上補而最是上四字降監必垂務固不幸而遇變難亦庶有眷顧之理古帝王之遇吏也如減膳撤樂等事雖曰文具必先行之者亦愈於並一文具而齊之美今若聖心或憚其難若群議或咄其遠遠或忽而不省或行不盡則臣忍其甚非吐食之福也○隱諱刺晉僖公儉也浮游刺晉昭公奢也

張文節公知自為相自奉如何湯寧書記時外人頗有公祿布被之機文節公曰顧人之帝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在朝異於今日家人奢侈久不能頓儉坐失所宜若君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

易貴之六五曰貴于丘園玉帛奉之各終吉孔氏曰此論為國之道不尚華飾而貴儉陋也胡雲峰曰本義謂不貴于市朝而貴于丘園敦本也玉帛奉之尚柔也陰性各盡而終吉林放問禮之本夫子答以與其奢也寧儉即此意聖人謂貴以文飾成卦後世亦有因飾而過者故五明敦本尚儉之謂吉又於上見貴極反之為无咎也宋文帝錢其弟義季於武帳南教諸子勿食使有飢名俾知民艱難

漢王去書於宣帝曰宜省尚方示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雕琢商不通侈靡非之商獨矣政教使之然也漢貢禹奏曰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墻塗而不雕木摩而不刻車器器物皆不文画苑園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天使能什一而稅無他賦歛錄成之役使民不日千里而自冷千里之外者置貢賦而也故天下宗法人是頌也並作後世爭為奢侈轉之若無是然此自知奢侈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大夫僭諸侯○僭天子○過天道其日已久矣臣愚以為其太甚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節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之可奈何矣其餘儘可減損

奢

宋王川祿一車居也固无是道而猶能勉其諸子勿食餞饌日令使汝曹樂有飢苦知以節儉御物耳故斐子野贊曰美乎宋祖之訓也夫侈與於有餘儉生於不足欲其德約莫若貧賤若能師先訓也教成德立然後授以政事則可以无怠无荒矣

奢後

曾聞宣廟朝嘗一王子第宅命南別名也有一天將誥我人曰蘇尔國王王子第宅雖皇室親王无以加也若其所以致今日之亂軟宜自亂後十餘年未甘同一考緩意者有感於斯語耶此申以刑雖制於兵常時軍力有非今日之比露臺之費侈惜不為失至文已從美之美也後嗣之所當監耶許衡有言曰天地間為人為物各別分限之外不可過求暴珍及多得罪于天蓋此奢極慾望此基社之道遠及長遠不思久享之乎宜常加檢束不致奢泰則少獲歸妹元吉之助矣

天下之惡皆由奢去故奢曰者鬼之大送古以來未有君子而奢小人而不奢者也△虞胡設教曰間而廉固典

詐吏曰禁而廉

人裸也五虫之一也蓋其初食穀之肉而飲其血衣其皮及其麻而火食係麻之巧去焉雜以禦寒暑飢渴而已非以極技巧窮珍奇取悅於人之耳目也今夫業美其教黍差飢而食一飽之饌雖太守之食有不可餒焉牛衣駝褐既倦而息至其甘適也則亦无美於純綿三鹿密焉又何美乎黼黻之為華粉醜糝和之為美哉古之真人曰奢傷化為聚斂○化為爭奪蓋衣食之源出於民而奢則少澁○則少選不取於民將焉取是故大夫奉之書於財民取散之澤特下學焉夫侈靡之既極積字之无已維天子之勢不能一日以是而為安身者亂亡之故皆可知矣

三

奢

世所以我東之域山川林藪十分而七土地瘠薄物產不與人民稀少生理蕭條誠天下貧乏也
近年以年以俗奢侈公私之費日申於華靡之間者因已太踰其物力之分矣△胡五峰曰上侈靡而
細民皆衣布帛食肉此飢寒之生盜賊必由也
即仙漫曰周之衰雀樹塞門反地管氏猶不知禮况其餘乎魯之三不亦以雍激用八偷是以漢臣備
天子也况於魏廷命乎始於僧踰終於壞奪勢尤然也△綱目書焚錦綺三陳乙未焚文錦隋曰
白至十五年焚綾文布唐開元三年焚珠玉錦繡皆予之也
晉司馬傳咸言武帝曰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土廣人稀而
患不足由於奢也

臣聞侈者德之大奢者德之賊自古及今有國有家者未有侈而不與奢而不已者也殿下照臨
一國方今奢侈之風其有不奢者乎都城之內自京大夫下至市井妻妾无不窮侈極奢居
辟之塗此外四壁花不用也被服之具非綾段錦繡不用也乘之馬無不乘之食之物無不
味美膏粱賈誼以謂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一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正謂今日道也臣
每聞長老言我聖朝列聖不躬行節儉故群下化之當時卿大夫士庶人亦莫不以
奢為恥儉朴為貴至元海時侈風大盛終至於元國而後已其害寧甚於天災也夫
豈知聖躬臨御之日侈風又不減於元海時也臣恐表端孟方之道未盡也殿下若尚方元取備澳
之文則士大夫安得踏錦繡乎殿下若大信元貴異國之產則士大夫安敢游龍其馬乎其宅昏
姻餽食游華奢麗之禁殿下先自守禁禁好群下安敢越分而冒行乎蓋為奢侈者幸矣
儻擬上元度儻擬上元何以不至乎

治末安道治

龜鑑曰昔在宋咸平時陳孝公怒不養真宗錢穀之同而曰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溢忍生後心
仁人之言其利博哉何其簡而切婉而直耶嗚呼丁謂上量德會計錄而封禪宣林時上祥符
會計錄而天書成陳公之慮遠矣
昔宋太祖我永寧公主衣裝備錦翠羽抑皇在黃金裝肩輿之請曰我以四海之富宜定意以金銀為飾
力亦可以但念我為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禮以一人法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為以自奉者為
意使天下之人何物哉呂中曰初業之居後世以視以為執氣也宜宜之地四方以視以為刑也一人之
奢儉者雖微而用於千第世者為甚大致謹於服色者雖少而用於千第里者為甚遠不可
我外

唐肅宗謂楊綰曰今天下弊矣天下上下交謗於利日取一毫譬諸何物之不可復得何道以制之
曰亦在禁奢而已雕文刻鏤非益於居室也而作室者必先為錦繡綉組非益於衣服也而製衣者
必先為錦繡珠貝之麗麗者非益於陸海之珍故昔之費一而今之費百矣昔之費十而今之費千
百矣羞之何益也曰然則何以禁之曰昔者王好紫而一國紫紫則君子之言而去紫則國人遂不紫
衣不紫地露室皆百金之費又帝之治漢也喜不衣帛馬不食粟季子之治魯也故曰貪奢
如禁奢之義如自居上始

治道 附安求治

楊希里曰詩云淇則有氓淫則有畔今殿治而茫元畔危臣殿不憚得乎
又曰乾坤天地之泰初屯蒙人物之泰初有物生有養故需而養之養者生之原也爭之端也爭一生
焉少者訟大者戰師以除其害以附其美畜以生聚履以辨治而後致泰生一手一足之力於故曰

古之天聖人則人類滅久矣

楊誠齋曰八卦為尊六十四卦為威然乾之上九悔於无泰之上六各於亂威治備補孰如大有者六爻之一二无咎三明主存上尊天畢集各一敗亂之小人无一妄法之樂德士生斯世温袍華於珮玉飲水甘於列昇而况九二之大匡九三之諸侯上九功成身退之者曰守嗚呼感哉

又曰由帝出乎震至於成言乎艮者帝之以乘也由万物出乎震而至於成言乎艮者又万物之以主也帝乘之万物主之者志皆由乎八卦也聖人象八卦而為治故南面而後取諸離也離者湯明之卦万物交相見之時其象曰大人以繼明照四方以之垂拱言不置卦然聖人不務取諸離為法至於據乾附坤坤維與震巽坎兌之法无物取之也

昔者春秋之時也衰道微諸侯擅制大夫專政天下淆亂極矣而孔子以匹夫之力猶且歛求一古之轍迹四國而其言曰天下有道立不與易也蓋聖人之心不以道先天下而弃之也今日古道之降維下於春秋之時也列國戰爭之事而殿下居得法之位也孔子匹夫之出而欲法則可法矣豈可以无道也一國而弃之哉△以孟子大旺之期考之則五倍之矣以孔子去古之言驗之則六且半焉

治禮所尚

治禮所尚

楊誠齋曰愚昔讀堯傳之書而現虞唐之治而舜典之書而現有虞之治竊見其万邦攸和百姓昭明而巳竊見其五教敷敷五典慎徽而已竊見其比屋可封黎民敏德而已初不聞其所尚者何法也當時民風吐俗渾淪全粹大抵如良金美玉人皆宝之而不知其所以為宝如穀帛桑麻人皆用之而不知其所以為用曾何尚之可名而獎之可指哉

隆慶間張元忭曰四海廣萬民之眾風土異習俗異尚不有以整齊之則亂不有以約束之則爭君人者荷帝天之命握君師之權以立極于萬民者也凡所以懸之象魏頌之教條彰之物采陳之藝極以整齊天下而使之順軌向方者寧非治天下之常經哉然此特治天下之文而典禮敦讓則化天下之寔也其文而專之以宗則制其外者又有以格其心而天下自漸摩于仁讓之治不務其寔而徒歸食之以則革其面者未必能一其志而天下卒積有子偷靡之風上之所尚少異下之所趨頓殊故曰刑政者輔治之具德禮者致治之本而治天下貴審所尚也嘗觀周禮一書周公以之相七年之治成王以之享四十年之太平有周以之培八百年之命脉斯誠治天下大綱大要也不徒曰周之政典而以禮名之則其寓意遠矣今考其所載若設官分職辨方正位經野制度品式非不詳且審也而其精蘊所存机要所憑則倦乎以禮化民之是務故任之以九職治之以八則節之以五禮化之以六樂迪之以三物正之以六容以功詔祿而尊卑之有等以事奠食而貴賤之有章當時之民自少至長有于升降禮讓之節而聞于道德仁義之中宋便謂太和在成周宇宙間詎非以礼化民之明效也

治化

夫薄海內外含甘飲醇思覃四海為春膏之沾令歸百司教若秋霜之肅致治之善視前烈有光焉而執事猶欲求所為宜昭令緒永登太平者儻亦效管天憂危之至意乎今方字寧謐有三登九稔之樂無

賦車籍馬之煩有弓索鼓卧之安无揭竿持箒之警言是國家德澤之鴻龐所論被也而談者曰未洽母乃以時邊熙穆供億滋豐而民生之調抗莫能壞乎政令嚴明有運臂使指之便无排大股難之憂有軍閥策之美无覆車摧輶之慮是國家法度之精詳所約束也而談者未盡舉世乃以世襲泰寧瑕類潛長而俗尚之惰窳莫能整乎愚者熟計之蠲浮濫之正則閭閻窳削煩密之細則國行清禁末利而重本業則服鑄者多退貪員墨而進廉平則侵漁者息以圉撫循於上而四海之氣未有不清和咸理者也堅澆汗之令則庠格者不容清蕪穢之塗則荒飽者不售殿毀談而崇宗政則吏事修滯浮文而考成績則治效者以圉提挈於上而朝廷之眾未有不兢功營職者也然寬厚可也至於湛靜而後時柔茹而實勢則亂法英斷可也至於苛峭而為察嚴重以為威則妨德夫惟聖上含靈體睿執中履衡自能弛張百為舒卷万化澤普而不犯威振而不激包涵而无才制不決之患摠攬已无刻薄已甚之嫌患加於窮民不以養好回嚴施於私謁而不以塞忠諫如圉則柔正直泰和不偏而聖德法廓如天地固如金石太平之業將濟萬民无窮極也夫普覆幘包輔古長民非至仁不運也如馭遠撫恢綱廓絃非至勇不亂也鏡覽煇使德法之施无不投機挈會應變適節非至明不該也不堂圉而化行於郵傳不出廟而令應於摶蒼踏一古于泰山之安而九圍式鞏致國祚於苞桑之固而萬國傾心德與和風翔澤與波流治安之偉蹟方且滌蕩蕩殷而漢唐宋諸君若撲蓬死足數者也

慎終絕德也是運治之大數也令終顯名也是保泰之上軌也勤忠乎參天貳地馳騁乎登三咸五博知數之澤與河海而同滂廓嚴肅之威與雷霆并迅則威風惠氣廟蓋壞灾殄消息禎祥醞釀洋之纒亦可殫述也

流汪濊之澤中外沾濡廓嚴肅之威華夷震置治隆化堯蓋已躡三跡五卑視近代而撲籟之矣天下之大億兆之眾近者耳風聲近者目典刑詭不希日月之末光哉

恩德 附報恩 濟人

呂東萊曰雷霓之望非湯之幸乃湯之不幸也仁人之心豈幸於民窮而悅我之惠乎其心苟或一毫如是則雖日活萬人彼必如蒙袂葺屨者之不食而寧死矣此誠偽之分也

深恩重施殆將狂凡昂而淺九淵矣○曾由饒曰日食其食者不毀其兜陰其樹者不折其枝○興象於无用之地報德於不報之所若以為幸人之災而施其恩則以寒棠濡足而救儒子之入井者謂无是心平常无事之時也其可乎哉○緘骨鑠脂

東漢李篤儒張倫縣令毛欽操兵到門焉不出之欽歎曰蓬伯玉耻敬為君子足下如何專取仁義遂舍去

積德累仁 附久於道化成

明太祖朝葉居升疏曰昔者周自文武至于成康而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于文景後房稱富庶文武高帝之本非不能使教化行以致富庶也蓋天下之治亂氣和之轉移人心之趨向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致治之道不可驟至愚謂天下之趨于治也猶生木之將泮也冰之至非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陽氣發生土脈微動味氣薰蒸然後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道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而後其化漸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空言也

孔文仲曰易曰聖人久於道而天下化成夫聖人之才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而至於論治定功成之業未嘗不待之以久何也速則粗則所得暴而所及淺久則精則所收博而所被深此聖人之立意也蓋仁必久安義必久由志必久勤法必久守令必久行官必久任士必久養兵必久鍊將神於累歲之外聖化於必世之後又何患苟簡之有哉

畢仲游曰或謂湯文武之去稷契皆十有餘歲其間子孫衰微奔竄者非湯文武之有天下稷契何與哉曰南宮括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君子執若人禹之有天下則然矣稷諸侯也有天下何哉豈非積累切德

至文王而興乎孟子曰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然則小國亦王之所待也所謂七十里百里非稷契所受以遺子孫之國乎由是言之商周所以興稷契不為天所與也則正考父作頌追道契湯高宗商所以興子夏序詩補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豈虛語哉吐語亦曰契勤商十有四歲而興后稷勤周十有五歲而興亦可見積德百年而王之道矣

楊氏曰地中生木有時而外生有木其進以漸君子木者至微而物猶不可以不漸况於居矣德而以漸修而後至勤而精此楊子雲所謂始乎為士終於為聖也善俗而以漸暮而始變久而始成孔子所謂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

蘇氏曰謹按書大誥康誥酒誥梓材洛誥多方多士八篇雖所語不一然大畧以殷人之心不服周作也予讀恭誓武成常恠周取殷之易及讀此八篇又恠周殷之難也多方所語不曰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已焉不心服者非敢殷人也余乃今知湯以下七王之德深矣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故周如流不暇念先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掩之而莫能禦也夫以西漢道德比之殷猶砥礪之美玉然王莽公孫述隗囂之流終不能使人忘漢光武成初若建瓴然亦可見積德累仁之效矣

宣極經古書曰仲尼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非是言也自極亂至于極治七三度矣三宣之法无杀五伯之法无生伯一變至于王矣王一變至于帝矣帝一變至于皇矣其于生也非百年而何

又曰吁古者謂三十年為一世豈徒然哉俟必洽教之必浹民之情始可以一變矣苟有命世之天繼世而則唯民春秋三變而帝道可憎惜乎時无百年之古之无百年之人時之難不其然乎人之難不其然乎

余讀史慕孔子世家見撰行相事時三月大治猶美乎者不飾賈男女別於道蹠不拾遺四方官至如故不來有司敬聖人治化之神速此為政以德者豈徒教条法公之不能致也

反已 附自修

賈誼進君道篇臣聞射而來中者不來之鏃而反修之於己君國子民者反求之己而君道備矣

默堂集中載一說有對奕者方爭一段甚危其人忽舍所爭別於閑處下看者不曉既畢亦問之答曰所爭處已自定此亦有利害不可不急然對者未必曉問者曰无未必曉又何急耶曰在彼唯可急在我不可不盡夫事此也

摠攬權柄

明吳時未疏曰權柄者神聖之所託也故古者常使在上而不可使在下洪範有言惟辟作威惟辟作詐臣弇有作威作詐言政一統權不可分也漢之衰也元帝移於近嬖孝成委於臣下至唐永淳間悉故宮掖天子拱手而已此所謂倒持太阿而反受人所柄未有不傷敗者也

難者曰按春秋王孔子殺召伯毛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此書者重其事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命君之所操者在人擇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奪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相傾也按春秋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八于晉書其故者能逐君側之惡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凌弄當臣跋扈有不達人臣大節首亂者將以安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微祕矣以逐惡為夜則典刑不由天子征伐安由諸侯此海內之將亂也張子平曰周書八柄唯王行爵祿罪誅之事世範三德唯辟有王食威補之書是二柄者人主所自固生民所寄命也

楊葉里曰聖命存於天下也有神而其屈天下也有威之威於神故其威不測神行威故其神不測然則孰為神孰為威曰龍不可殫於淵序不可殫於山人主不可殫於柄也者人主之山也歟上執其柄則神其威不在於下下執其柄則神其威不在於上規柄之所在而治亂見矣

宋祈曰魯國政在信臣春秋為諱之稱曰盜况扼九五之不攝總天下之機矩倒利刃以資割斷忽世範之至戒繫于罕之履轍龍虎之神威抵春秋之所諱曰襄使亂何所利哉

反已 攬權柄

史

我國家自廢私兵之後所謂權臣

非國家自廢私兵之後所謂權臣者莫非依寵而作威不敢陵上而干紀惟以南宋之奸臣金安老耶儉李邕之凶惡鄭順朋之陰譎尹元衡之險毒李傑之恃恩呼者斥去唯上所命矧今群奸皆不在朝自上若欲有為則孰敢苞藏愁受感聖聽耶

陳亮曰仁宗朝有劫仁宗以收攬權柄凡事皆從中出勿令人臣美威補仁宗曰卿言固善然操置天下事正不欲專從朕出此自是則可不然難處若不若付之公議今宰相行之而天下不以為便則全諫公言其失改之為易大非王言此百世人主所當法也史之稱光武曰明勤政體總攬權綱故體政之大體也權綱權之大綱也

大批之象曰喪于焉位不當也程子曰君臣上下之勢不相侔也苟君之權足制手下則惟有強壯跋扈之人不足謂之壯也又君之勢有所不足然後謂之治壯故治壯之道不可以剛也晉之上九曰晉其角維用伐邑吉無咎貞吝李氏問曰晉至於角前會餘地矣伐其邑自治也春秋之墮三都其策惟旁不循愈於不循手惟危而志此公至自圍郟而善之也

方正學曰斯道之在天下猶日月在天也陰風怪雨強時而止日月未嘗不行乎其間亂臣賊子恣橫于世而天理之在人心者終不小交故周自召稷以下皆可以亡國強侯鉅伯環擁而迭興皆可以兼五然而却視疎顧莫敢芥曰前化上之言者非其勢力之不及時以斯道猶有存者畏受特道之名而不忍也

紀綱

孝宗時葉適曰自堯舜以來外有岳牧內有九官以制度頒以文告現以巡狩諸侯雖國異家殊莫有不敬相平而朝者治兵如治刑治吏如治中再此唐吳夏高之紀綱也京湖制治大使趙方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

紀綱

紀綱宋寧宗時

黃氏曰謹按大雅假稟詩芥三章四句即所以為綱一道也是故元不存氣節盛且壯不足為一身之補綱紀不立惟強且富不足為人君之補詩人以會禮之補視其子孫而繼之之謂之綱又繼之曰之綱之紀其意不亦深乎

韓昌黎曰善醫者不視人之瘡肥瘠其脈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脈也脈不病雖瘠不害脈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為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伐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先介執於諸侯聚兵以焚之傳二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已廢焉是故四支雖先故不足恃也脈已矣四海雖先事不足於也紀綱已矣宋崇寧間王縉上六策其一曰正紀綱

夫紀綱者上下所以維持名分之所以辨別政令之所以行風俗之所以成故三公統六卿一統庶司以之役使小民以之勝伏強暴貴以賤賤卑以承尊而治道成矣今則不然人不畏法下不畏上庶事頽墮百縱弛朝廷之令不行於方岳之令不行於州縣之令不行於吏民官爵太濫而鬪首之賤此有牽列賞罰會章而徇鼠之輩乘時圖倖王政不行於貴近而成憲以壞獄訟多屬賄勢而久不服以欲籍軍則丁壯匿於巨室而官莫敢誰何欲以量田則欺隱偏於豪而吏莫敢糾摘凡有所為動輒反唯馴致固是靡定浮議橫生妄一男子據臂而起則足以搖動廟堂至於牛童一馬卒頑論朝廷廢登閣宦亦開私門于名犯分之徒罔上欺公之弊紛起而不可禁矣

所謂紀綱者非有形之物特而立也尊卑有序等級不紊恪供官次人思自劾紀綱不期而立矣紀綱之在旺家若浩然之氣在一身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非事偶合於我而可襲取也復是朝行一義各行一義也積乎身仰不愧俯不作然浩然之氣充滿流行紀綱亦然非一朝齊憤而立也須以公平正大之心施之政事直心至性也指切必實罪必刑則紀綱三矣宋朱子庚午封事曰綱每綱則不能以自張綱每紀則不能以自理故一字則

一家則有一家之紀綱一國則有一國之紀綱

古之為政者必欲其法要紀綱是也書曰若網在綱有條不紊夫四海之廣兆民之眾莫不有嗜慾莫不有智力苟無總攝而故之於一則相攘相奪民分而秋亂作矣故自唐虞高貴府吏胥徒之賤其上為士又其上為大夫又其上為卿為公而民一人加焉使之上下相維貴賤相屬而又為之禮以次其先成為政之以垂其息倦為之法以守其制度皆不以吏輔紀綱之具也雖然紀綱不能以自立待賢者而後立紀綱不能自行以待公道而後行夫賢者之所行隱然有帝制在山之勢公道之所揭赫然如日月中天之明狐狸被魄而遁藏陰翳望景而投釋嗚呼此宰相至諫之責而其機在於人主之一心詩曰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懈于位民之攸暨凡言綱紀之責在於大臣也又曰勉哉我王綱紀四方凡言紀綱之責在於人君也夫如是然後吐字安如無石熾如焚火而重士崩危解之勢矣今也度獄度慎煩之煩皆勤於聖慮簿書期會猥之細或出於宸斷是人主而侵有司之職矣以因循為輔相之得體以含糊為享福之天智不事其所當為之事是大臣虧經濟之任矣是以紀綱之不振公道之不行其責不得不敢於言諫之任亦重矣然而止於輔闕拾遺耳激濁揚清耳其本際豈如之何且私情勝而公道滅法令壞而百司慢苟首以解之請托以奉之貨賂以授之奸猾以亂之由是一吐之紀綱幾於蕩悉殿下雖欲改紀其改漢然不相應而駁也乎倫胥之憾矣

朱子曰自封事曰善為治者先有紀綱以指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駁之於下也何謂紀綱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分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為而必為皆知不善之可為而必去也然紀綱之不振則以宰執秉執而不敢發至諫補察而無不私人主又以其公至正之心蒸已於上而照臨之是以失者老上不肯者老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事之統變不闕也紀綱既振風天下之人皆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出涉刑賞而一加於身矣

又曰夫所謂綱者猶網之有綱所謂紀者猶絲之有紀也故一家有一家之紀綱一吐有一吐之紀綱若乃鄉總於縣總於州總於諸路總於臺省總於宰相總於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令此則天下之紀綱也然而紀綱不能以自立人主之紀綱公平正大會編黨反側之私然皮紀綱有所係而立建矣初衛肅嚴陳三事曰正紀綱

夫紀綱之立不在於威強嚴猛而只在於克己會私使人無不非己而已臣伏在鄉曲常見為守令者律已嚴而為政而為政公則其吏民自然敬服不任刑杖而事無不至其不然者反是雖鞭笞狼籍或至於殺人而人愈不服小者大之彰其何按綱目唐懿宗八年七月書懷州民逐刺史劉仁規十年六月書使民逐觀察使崔晃十一年五月光州民逐刺史李翁翁三年之間三書郡民之逐主將唐之紀綱掃地矣

晉楚爭鄭送為勝負鄭以犧牲玉帛待於二境宋之盟會亦夏之辨申之會諸侯胥為齊晉亦不臣而暴殘宗周至於平陰戎代類况書刑何有乎周室列文合十八旺于召陵謀伐楚而晉大夫以賄敗之諸侯遂不知有周矣晉以春秋書晉者者天王來聘者七錫名者三賄美者四改賜者一而台如章師者一朝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君日卑而臣慢極盛下移冠履易位履霜於曲沃之命聖求於晉晉之命周自是而不可為雖孟武之言至道已絕望于周一曹仲連其能障橫流之波乎

或問如何是天得一而清平李氏曰夫物不一而各有其如日月之臨星辰之輝紫風雷之鼓舞雨露之滂澆各有其而不相亂天惟得此不一一是以清靜無為而化推言之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亦正且是這箇道理且如人君欲天下亦何容心邪公卿大夫各依其等列士農工商各執其職介如此則尊卑貴賤不相混殺好惡取舍不相貿亂天下自然而治

四九

伊尹以歲有一德戎太甲或曰惟天佑于一德或曰惟民故于一德又曰德唯一動因不吉德二三動因不凶又曰終始惟一曰

惟和惟又曰惟于克一朱子曰大抵此篇只是幾箇一字上有精神頂仔細者不謂一者只是純而不雜
德至純不雜者蓋故至當无二之地猶易之恒中庸之誠也一則動皆合理故會不吉二三則動皆背理故凶
矣終始惟一者便會間斷之患可獲日新之效也惟和惟一者蓋言君德之必由用之一也惟于克一者以原天下之
一為多殊之本也陳大猷曰有專一之終是惟一是也有統一之惟于克一是也一善之或遺无一息之或間然後可盡一
德之全体張南軒不謂精一數語外惟此最為精密者信矣

名分

趙天麟曰聖人立茲名太極分而為伍曰木火土金水五行一太極而本无其極但有名名之也大道之体
分而為曰五仁我礼知信五帝一大道本無其道而亦以有名名之也道即太極也有名皆道也非有名不定以定
蒸民之心非有分不足以立蒸民之極矣

名分

建安丘氏曰十三卦制完而尚象皆變通宜民之事特於黃帝堯舜氏之言者攝農之時人官惟清而人
文未著衣食雖足而礼義未興為之君方且其民並耕而雍養殮而治矣蓋未識所謂上下尊卑之
分於是三聖人仰者俯察体乾坤之象正衣裳之儀使君臣分義截然於天高地下之間其有不治者
乎斯時也其道一新之會而初於民於變之機
禮之上六曰負病恒不死厚齋馮氏曰雖剛強猶在下也五雖陰柔猶在上也君臣之名位未止者負疾
恒不死之證也春秋時不唯周存名号而已各諸以田疾曾以三家疾政在大夫孔子周流列吐欲起
其疾而无能用者
胡雪峰曰同人以六居二則柔得位得中大有以六居五則柔得尊位大中上下之分也
履之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程子曰夫上下之分明然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後可

以言治

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合設險守險之時用大矣哉程子曰若夫尊卑之辨貴
賤之分等威分異物矣凡所以杜絕僭僭限滿上下者皆皆險之用也○邵子曰春秋為君弱臣強
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

名分

上天下澤曰履聖人繫其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何謂也天尊地卑有定位矣澤比于地卑而又卑
者于高其象炳矣則兩行之立矣分之所立礼由興焉由國而言則自天子諸侯降而卿大夫又降而更胥自
隸與金僕御莫不有序由而言則父母兄弟房妻妾子孫婢奴僮使莫不有序外有藩鎮州縣之列商有垂
夷戎狄之別業有農工商賈之守技有巫醫卜祝之辨莫非分也是以法明為之制以表其軌爵秩差
次昭其等也取歸象章昭其度也恒守廉昭其數也故皇帝之子不敢越宮門而絕馳道御相之尊不敢以車馬而
加父兄有分故也分苟一定人无違志令出不反故下則柔癯夫提印百里趨命孩童當室悍僕不格委裘以
安画衣不犯者用此道也及國之衰危巨將屈則人思越介下陵上替以諸侯而請隧者有之以倍臣而諸侯有之僕
御僭士之僭大夫之僭卿等夷仅悉度殍數中

名分

人君之家承世繼者其道德智畧非能賢於人也而臣守其分民守其制尊而貴之於万人之上奉
以享之於九重之位者非敬其理我乃然也以其可以生我也可以貴我也可以賤我也可以富我也貧我也
可以取負否我而公其賞罰也可以守撫我而防其緩急也君有常尊尊民有定志以小白之切不敢
不拜命之礼以重耳之伐不敢遂遂墓之謂其隆之仰有如此者
溫公曰由厲失德周道日衰紀綱散下陵上替諸侯專征大夫擅政禮之大体十已八九文武之祀猶綿一
不絕者蓋以周之子孫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名之晉文公昔有大功於王室請隧於襄王不許曰未有代

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遂又何請焉文公於是乎懼而不敢違是故周之地則不大於曹滕以周之民則不眾於鄭莒然歷數百年而宗主天下雖以晉楚各秦之強不敢加兵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於季氏於魯田常之於齊白台之於楚智伯之於晉其勢皆足以逐君而自立然卒不敢者豈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誅也今晉大夫剖分宗豈天子既不能討又冠秩之日足區之名分以不守而并棄之也宋子蒼汪尚書曰衛君待夫子而後攻夫子以正名石先以子路之吳尚超其廷然成夫子極言之以五名之不已其禍至於使民死不措其手足聖人之言可也之法豈苟然哉惟明人倫定天理知其上降下蟠死而不極死不逃於天地之間然及信斯之聖不妄也

程先夫問朱子曰自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至季氏旅於泰山五段此自聖人欲救天理於將滅故其言哀痛激切與春秋同意

傳曰禮達而分定又曰禹稱善人不善人遠古者公卿大夫各稱其德農工商賈各勤其事故民有定知而天下可一也降及後世人漸踰分為士日志爭尊榮為民日志爭富後故曰錢財不積則貪夫憂權勢不充則夸者悲由善人不在其位喪禮以一之也

程之六五曰貞疾恒不死程子曰六五尊位權雖失而位未亡也常疾而不死如漢魏末女君也之祿之家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止也兵臨川日乘剛而有乘弱之疾則無以御其下矣處卦中則位與勇猶未亡也周襄之時權歸霸國周雖微弱亦以久存此多近之

方正孝曰崇峻峻傭穿窬不窺敵藩元戶童子攘資先生知分之不可不嚴也故天子尊於公公尊於卿卿尊於大夫大夫臨士異於民諸侯降於天子伯降於侯子降於伯男降於子諸侯雖尊不敢蔑天子之卿士公

御雖貴不敢齒天子之路馬朝覲駟問行於上巡狩錫予報於下殊禮聖以禮兵貶爵行罰以徵分憤定於上而不紊故內尊而外安矣

知名分為天理之自然則知名分為人道之當然矣禮莫大於分莫大於名以命之分以別之自古迄今共守是制而不敢變者豈徒使之從哉亦有因其天下之所得異於人之所以益於己而已

張三綱以為綱如乾之正位理萬目以為紀如日月之麗天始於家邦者此名分也終於四海者此名分也為法於天下者此名分也可傳於後世者此名分也

丘濬曰先王之教也朝不混帝野不踰國人不侵官后不敢以干王之政諸侯不敢以僭天子之制六卿九牧相屬而聽命於三公彼背民上也而尺寸法度不敢踰一毫分守分敢易所以習民於尊卑等差階級之中消其逼上無等之心而寓其道德之義是以民服事其上而賤不敢抗貴卑不敢踰尊舉世之人皆安於法度分守之內志慮不易視所純一何往而非禮俗乎

經世大法 附法典 事體 規模

經世大法 事體 規模

以天下之大聖秉天下之大權必有治天下之大法何則天下之大權非大聖不能秉之秉此權而善大法以治天下則道自聖人而行亦自聖人而止是豈聖人為世道計哉由是一心之妙用而為治天下之大法合於人情宜於士俗載諸方冊垂於後世以為有天下者之龜鑑苟得其人率而行之夫何難行之有耶夫所謂大法者有公平序大之體為紀綱法度之施根之以道德也行之以仁義也外之心光明純正也本諸精神心術之尚而形諸設施措置之際有以上達於天道下順於地

世則有權使之大信心於之民被於暴也則有保障之大法以重之也蓋其後而有黜陟之大法皆其法侯而自
封建之大法為張皇之所而為戡定秋祀之大法也五服之刑者賞罰之刑也也祭荒觀象明曆授時此亦皆天
大法才以山瀛州任任非下而席地之大法守奇斤以將牧豎不入又出出以順國度款之大法守以至道法
而大法之載於易也者滄海無波以法大法之載於詩也道法事敘律法大法之載於書者也辨華夷正明分列尊卑
移風俗大法之載於春秋也禮法也棍肌肉養而博博均平品式志心尚巨回罪再規模之後之益善善高大有以法
天博厚有以記乎地也先明有以守乎日月際闕有以周乎河海夫豈私恩少惠而可得以此耶
宋尚書所傳吾奏乞復祖宗法度欽宗向高祖厚法惠民避世法惠國崇親以末法惠盡時時名言
自古立國各有一唯之規祖宗初之守守之也夏商周之文也西周之難霸東漢之前我劫末之忠厚以守守以
行守則自守之心維持至今果道何道守是國名教竟也明道曰先王之心道法天下法也是以法把持天下
夫人君心身處億兆之上持三人之法而凡地電斥亦生序置人於千萬之里遠也聖製銀而喪順國氣而自張仲儒地張
死不北志以法任故也古之聖王道之以德教育之以刑政猶未足以益天下之變於是考之法制使仁義之教寓於法制之中
法自於仁義而應故民畏之而不犯不犯則法則之矣也師及政也政以私我而序之或以已見而度之人而法之可
援也則險譎者多矣而夫法使使者倚勢而責法行法於法而不慎或惟我國家聖任神聖制度既備
法典修明者在太祖初上將軍金仁智以衣袂改時令因訊書時法用之心乃如也此也法施則刑則此數一則此
以戲皮細止法松松為天下依也矣矣矣矣
風官者不多曲下章以語練存依依以格勤為痛痛法文仰律官之公案委丹吏之手以我國之有不能耐久論
說多故好客者異或不後後多而妄欲更張或不審利害而惟好近切羣奴所定一言輒改不免法意身立科名
度年每帝莫知適從其失信不民以此故今之而不從於法之而不正怪招惟加而思各竟賊誅死相憐而犯者愈

世經大法典法事規模

宋夫哲也則雖謂之無傷可也
夫事變之應伏死身而法制之嚴防有限以法安危之概有也法制之外則是不可情法而為法唯書憲之於未危也
事變其始而考其終言乃成而身效天下之度故也夫事變之極預度亦皆中隨時制宜使不可行危且亂者庶乎其矣
法不自行待而考其終言乃成而身效天下之度故也夫事變之極預度亦皆中隨時制宜使不可行危且亂者庶乎其矣
故曰人有改乘人止改煩也夫蔡陽曰車之不前馬不任也車乘馬而乘車何益法之不任人任也不任而任何益哉
所謂視例者豈不美之名乎自今觀之何其甚有之甚也本朝經以大典是朝宗神智所稱而各存宗止地府不承者行
上帝上也管師之所執守毫忽不敢違犯少有所謂視例也然而實之義理而多糾求諸典冊而無當也者操之以指揮官
僚文書非視例不助坐起不聞雖有切急之務適通之計或欺之端疎漏之事非視例不敢以義理裁處庸人循此以
喧責奸吏借此以做靈雖有奇才異能苟有意見規規例則小則取笑侮大則貽罪咎又有事體一竟者亦規例之類也其名
亦甚壯壯非經世大法之所存而處於庸下之意俗間之禮者多矣朝廷既以此為界限禦曰凡所注措施為皆有一語言談
文字雖有奇策異美苟不在此禦中則不充於矣恠官府文書舉皆含糊沒稜南面欲病處說話間有按
臣師臣收改任之臣親當事役稍與契履收奏之向時有便直切事之策朝廷又以平例事體裁之法此而啓者
不主張雖蒙準許事多尋掣竟不施行惟大拜疾呼危機交迫內閣策應漢法法耗歲月浪費文傳事有宜
而不致力主必非而不致力持人有必賢而不致力必至不敢必舍可刑可賞而不必強請可宥可奪不必強阻輕一
破發之收飲此事之最善者也嗚呼視例也事律也皆當世之維持國家責歸朝廷之具也人既執非之執使聖明
不能大振作大變通以回危亡之勢者以此數者為之累也况其設案事妨安務使知者卷舌勇者掣肘以日趨於委靡
頹散之域矣豈可勝道哉掩其苗脈大抵出於私意務欲橫枝拖引
古者楚昭王當三兵入郢之後求用典五官待法而楚廷後強臣以足知修法制為自強之本也

五 模視體事典法法大世徑

蘇東坡曰昔者天下未平而法不立則人行其私意仁者遜其仁勇者教其勇君子小人莫不以其意從事而不困於德
木之間故易以有切而亦易以亂及其治也天下莫不趨於法不教用其私意而惟法之知故維賢者所為要如法而止不
敢於法律之外有所措意夫人勝法則法為虛鬼法勝人則人為備位人與法而並行不相勝則天下安今自一命以上至於
宰相皆以奉法循令為稱其職拱手而任法曰吾宜得自由於法既大行故人為備位其成也其敗也其治也其亂也天下皆
曰非我也法也法之弊豈不亦甚矣哉 即觀曰王者之法此猶江河之流使易避而難犯

蘇東坡曰為天下國家有規模、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無過焉無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心設目眩憂易紛更日
亦有條而守不足亦見其可也昔子產處葉國之列國孔明用西蜀之一隅自有定論而終身有之况堂堂天下可無定
之視而妄為之哉△朱子曰先其大綱而於其節目可仍則仍方是英雄手段如王介甫創憲制尚之向所以然也

呂東萊曰自古以來經程太康之亂三代之季只是一度其罪皆由商君終漢文帝太厚出來扶持天下然骨子終不
損待并田最先據其次封建其地也亦宜保商兵高存古制及張說方據益而稅係於楊炎自然有此等人來

紹興中陳亮曰奉朝以任直法天下以格律守天下之人初任義之為常程科舉之為正路法不待以自用其凡不待
以自用其智二百年之太平由此出矣至於程雅復故之際書生和氣論之當正而不和事功之為何物和節義之固守而
不知形勢之為何物宛轉文法之中此人能自拔者

咸化中費宏曰自家而國有吐而天下彼此相維內外相制如身之使臂之使指者紀綱之謂也事出寬大率尚嚴明
以此而推以此而終不期久而著實以自潰亂者統體之謂也治法在案田燭兵刑之類所以律律天地輔蔽民物者制度
之謂也

方正學曰東戰古法也房瓊陳諱之戰以車而戰者遂謂車不可用自秦以來不以車戰而戰師殺將者上多矣豈
皆車之過哉惟以迂踈妄悖不知人而敗非車致然也由昨之所為使不以車戰其能不败乎故議確者罪確可也罪車戰不可

也先王之政其詳不可悉知也周官之制載於聖人之遺者惟有之然遺典大法所以經世淑民者秩乎明且備宣後世所可及
乎人見其有用之而致亂者因以為周官罪此却西無稽之甚也蓋竊孔子之微約之而論人之情假寧有過乎而假者可
誅耳王安石之用周官矣其大者而不行惟取臬府之一言以傳會其私私卒為天下禍此安石之謬也豈周官之罪哉

我世祖收之高理恢弘制作晉謂左右曰我祖宗深是厚澤宏視懿範播在令章者曰元德六典謄錄又有早沛教者
法非不美官吏庸愚眩於奉行良曰科法浩繁前後持括不一大定耳今欲制定會通斟酌損益為萬世成法仍與三
臣僚聚集諸條詳加采擇極次為書刑類刑冗務要務簡釐為六卷賜名曰徑圍大典刑之二部既已頒行四典未
及登正八言悉圖成系適逢先志遂就緒用須中外噫自古制作莫如成周之官以六卿配天地四昔六卿之職嗣一哥

太祖立經陳化視模宏遠三宗承相制度明備世祖制作動遵典則成宗聰明睿金科五條劉之琬陝番權無旁
其曰六典即周之六卿其良法美意即周之闕雖稱趾父負損益之匡楸之郁之軋之大典之作不與周官周禮相
為表裏乎△朱子曰須弄活悅亢好弄得一條死悅不濟事

自古帝王之有天下旺家也勸業之主經倫罕昧而未定於典故帝成之君固守曰章而先事於制作惟曰漢高
第元道策而三章之法畧存規模宋祿唐象為目且張而六典之作猶俟中筆况下於漢唐者乎

朱子曰元豐間宰相安燾等上而造勅令上諭之曰設於此而遵彼之至謂之檢法於此而使彼效之謂之或禁於此而
之令法具已然謂之勅修書者要當如此其書具而政府提之有司守之斯無事矣神廟天資絕人故分別得好

呂祖明使河東申川向之曰政何先對曰莫要於守法曰拘於法而不待有為者果無此是也若果之意謂循有可過就
不害於法而可以有為者也昔明道為邑凡及民之事多眾人而謂於法有碍者但明道為之未嘗大戾於法人亦不為
害也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而小補焉則過之與今為政遠矣

明太祖劉基等定法律論之曰立法貴在簡易使人易曉若律條繁多吏持藉手為奸夫綱密則究大與法密則旺

允念民

朱子曰尋常之人將欲為人以至細至尚之事猶必先其規模使其益善然後所屬之人有可持循而不失其屬之意况有天下者將以天下至大之事屬之於人而不先為益善可守之規以授之乎
又曰孔子為政多從周處蓋法令自畧而日入於詳者以其矣之多也既詳則不可復畧矣今法令明備猶多奸宄愈滋矣△明太祖高皇帝於洪武六年命刑部尚書劉惟誨造法令惟謹曰陛下神筆高出三五萬三但願後世失陛下本意

政教

洪範六三德平康正直者通政與教而言之德不友則克變友柔克而施於政也沈潛剛克高明柔克而施於教也△夫教莫正於詩書禮樂政莫善於春秋神化莫大於易虞夏殷周之隆皆六經之治也

操要御象

大畜之六五曰積象之升吉程子曰五居君位止高天下之邪惡夫以億兆之眾齊其邪惡之心人君致力以制之體密法以刑不能勝也夫物有經營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之心徑一而道之斯行止三則載故不勞而治其用若積象之升也△君子之心慮萬事之及以一種窮萬物之情可謂所操者約矣

論按前史自古帝王憂勤願治者多矣而能終始全德以收法效者蓋寡其故在求治而不識為治之要而求治而得其要則不憂勞而治道成如求有志於為治而不得其要雖勞心焦思宵旰憂勤終無益矣如漢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其亦得其要而已矣後世人之或程石傳餐非不動且勞矣而終不能興善德而治祇以不得為治之要而徒費精於細務故也△雖操務最重耳所目閱口酬手味無不曲當
胡五峯曰造車於室而可以通天下之淪易鑄鑑於治而可以定天下之妍醜蓋得其道而握其要也治天下者何強

政教 操要御象

不規乎此反而求諸身乎是故一正君心而天下定矣△胡致堂曰君道比如地球一擊而零亦非數數祀故管鑪相與

履祀也

程子曰君不可以不逸也所治者大町司者要臣不可以不勞也而治者身勞財賤者詳△荀子曰五才之雜天下之方

簡易

易曰解利西南無所往其來復吉程子曰湯除桀之虐而以寬治武王誅紂之暴而反商政皆從簡易也其來豈不利哉△郭

仲晦曰處事當以簡易簡以制煩易以制難便不費乾坤之大所以使萬物由其寧制者不過此二字況於人乎

易曰乾確然示人易矣坤隨隨示人簡矣潘氏曰確然隨隨乾坤之體也乾坤之所以示人者易而不難簡而不繁又者效此易簡

者也象者像也易簡者也故上繫首章由乾之始坤之成說故乾坤簡易之理下繫首章由乾之易坤之簡說出天地大生之德也

昔在中唐朝先正臣李彥迪上一綱十目之疏數千言曰帝王為治之道至簡而不煩至易而不難天下惟大治之在心非至簡乎四海惟

遠治之在道非至易乎然故為治之要為綱者一曰人心術為目者十曰嚴家政曰養國本曰正朝廷曰慎用舍曰慎天道曰正人

心曰廣言路曰戒侈欲曰脩軍政曰審獄微綱者體也出治之本也目者用也制法之法也一綱十目豈不張矣臣願陛下必使虛

明之地廓然大公儼然至正恭然行其所無事而坐收百官眾職之成功臣所謂簡易之道如斯而已上覽曰古之德秀無以過矣

一循乎理而行所無事之謂簡一主乎理而無所容心之謂易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成

唐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晚諭遣之昏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爾苟清其源何憂不治

易簡

不親外事 附侵越

楊萬里曰禹之治水非躬於疏鑿固以之作洛非手於營等夫固有治之者孔子曰出納之者謂之有司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樓去曰竊以治國之體其猶治家主田野者皆宜良信又宜得一德其條目為作維綱眾事乃理論語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己南面而已言所任得人故優遊而自逸也○朱子曰上自人主以下至於百執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

臨之六五曰知臨大君之宜吉張中溪曰人出而君天下自任者其智小任人而不自任者其智大此帝舜能用大禹皋陶而臨下以簡謂之大智者歟臨之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張南軒曰六五知臨者宜任察以為明扶柔以為剛乎立大中之道使天下得以共行而已舜唯能用中于民此所以為大智也○朱子答呂子約曰君使臣勞真養生要訣也

書曰罔似無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遠陳雅言曰文王之於三者一無所無但於有司牧夫之用遠則訓之而已訓其用命則其事可以不問而自理刑其不用命則其事可以不嚴而自治於此三者何侵於眾取哉

皆君天子若仲弓問政而以先有司為先蓋設為眾取者有司必先於彼以考其成功然後體統立而已不勞矣仲弓季氏之家臣而夫子猶以此考况為人君上者豈可忽斯義哉朱子曰先有司而後紀綱立紀綱禹之言曰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叔季以來體統亂而紀綱壞者率由於上侵下戰以貽兼勝之患可不戒哉 波侵權者之事祝越危丁之治

五三

華陽范氏曰書曰元首叢脞股肱惰職庶事隳哉若夫君行臣職則元首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

不親細事 越侵

情矣此萬事所以隨也當舜之時禹平水土播播百穀土穀之事舜不親也契敷五教皋陶明五刑教
刑之事舜不親也禹典禮樂典樂之事舜不與也蓋為虞垂作工虞工之事舜不知也禹為一相德百官
自被以下分職以味焉為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德也而治
者大而司者要也臣不可以勞不也而治者勞而取者詳也不明之君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工之而為雖聖智上
日力不足矣

又曰上不可代其下不可勒其上若為上而親有司之事豈獨治天下不可為也一縣一家亦奇為也
李壽初告宋宗曰按易象為上言托首坤腹而六子之卦若象其事故聖賢之訓皆以君為元首首臣為
腹心股肱耳自喉舌各有攸主今君遠臣勞非治之侔 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君車上任驥則驥
不勝人矣

武侯嘗自較簿書楊顯曰為治有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喻之今有人使收執耕婢典爨
鷄司是狗吠盜牛負重馬涉遠私業無曠而祀皆之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朝盡欲以身親其役
而疲身困於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收婢鷄狗哉失為家主之法也故丙吉不問撲道死人陳平不知錢穀
決獄彼誠達於位分之侔也
陳平不肯知錢穀丙吉不效死傷者此有司之職也非宰相之任夫以宰相尚不侵有司之職况人君可
侵宰相之任而執事之事乎輪不運而三十軻各以其力旋以不動而用動也瑟不鳴而五十弦各以其類
應以無聲而有聲也張琴小弦急賤者勞而貴者逸也作樂者黃鐘疏而众音繁卑者疾而尊者舒也
如孝皇之程書隋文之傳論誠失君王之大体身愈勤而政愈亂精益益而事益繁何則察於小者不
得不遺其大明於近者不得不蔽於遠先其末者不得不反其本 君代馬走代鳥飛

契瘼

魏東坡曰器久不用則虫生之謂蠹人久宴溺而疾生之謂蠹天下久安無為而弊生之謂蠹
胡適胡曰草之鬱也其久必腐木之鬱也其久必蠹未有事鬱而不壞者也

契

殿下以今日之國勢為如何也風俗頹敗矣紀法紊解矣義理晦塞而私欲橫流官方黷差而儒
頑冒進諛佞成風容悅為能直氣消阻箱結是事群偽并起百度俱廢崩註潰爛之形已著於
可察之影殿下若不大警動大振作則危亡之禍將迫於斯夕豈直委靡已也天人之難合邪正之
消長世道之污隆廟社之安危決於今日可不懼哉
且今人心日益渙散朝若日蓋紛擾外寇有朝夕必終之形兵備無毫髮可恃之處此之於泛漏
艇於滄海之中檣摧破絕恬不知收葺一遇驚浪將安而稅駕耶是固人之所懼也而朝廷之
上未聞有深念及此者

瘼

視今日朝廷之綱紀仗士之工夫無一箇不着宗處無一事能中節拍依遠粉飾紛亂頹淡舉一世
而釀成一羞泡之累而向所謂先王之道程朱之學者到此地頭只見其為推波助瀾從風止燎之眩群
兒戲場象盲迷坑其冥行摘植皆迷顛倒之狀初見之不覺呵終嘆既定則又不覺憾然而悲
憊然而歎悲歎之既極又不覺痛哭流涕不覺若漢廷之賈生康朝之康衢也

五

四十餘年之間不聞其日進而惟聞其日退未見其寢昌而惟見其寢衰綱紀政令日懈一日國體君威日
替一日此如千仞崖岸惟未見崩墜之果始於何時而覆而後夷矣今日宜速起而為矣
此如不操之舟久而罅孔愈開如不張之弓久而筋膠漸解弛之廉之寢微寢契惟日趨於淪墊破
壞之域

更張 附治革 祛弊 損益

更張

自古繼世之君善於守成者有三焉。繼治世則遵其法而治焉。繼亂世則革其弊而治焉。其事雖異其道則同也。故真西山曰：當持守而持守固，繼述也。當變通而變通亦繼述也。此真不易之定論也。今我后承積弊之餘，宜講更張之策，而每以改紀為難，變通之說畧不採納。比如舊室材朽，朝暮將頽，而不易一椽不改一柱，坐待屋壓，是何理耶？雖舊章成憲，時移事變，則或有執難遵行者，故國初用徑淪六曲，而光廟初成，徑國大典成廟，以後續錄多端，此豈好為紛更乎？權時適宜之策，不得不逐今者，非膠守旧章而雖誤規出於一時行之既久，則認為成憲，遵守益虔，毒遍寰宇而莫之恤，斯民何罪，值聖明之君，終不待脫塗炭之苦乎？昔者諸葛亮曰：不伐賊王業亦止，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愚亦曰：不更張邦國，必亡，惟坐而待亡，孰共更張之而善則社稷之福也。更張而不善，則亦非促亡，只與不更而亡者一般耳。

治革

祛弊

損益

○古今異作事勢，隨變凡徑傳而載若一，模倣則宜無水車陸舟膠滯不通之患乎？楊萬里曰：將有以治天下，必有以變天下。變天下玩而不變，充弊禹湯文武不能以為治。湯繼夏則夏之政焉，夏之政焉，武繼商則商之政焉，湯之遠也，後之言治者，必曰不復三代，則不可而湯也。不復禹兩變禹武也，不復湯而變湯，是二聖人者，宜捨彼之成，從我之矜者耶？變之者復之也，湯變夏之政而湯之治復乎禹，武變商之政而武之治復乎湯，非復而何期於治，不期於政要，其是不郵其異，故湯武一復而天下遂昇然而更新矣。

孔文仲曰：嘗讀易至革卦，言天下之法，至於有弊，則不可不革也。而辭曰：元亨利貞，悔亡。然則革之必至於元亨利貞，然後悔可亡。○又曰：革而當其悔，乃止。然則革之以不當革，益以招悔也。夫革之必至於革，然後可以言變，斯聖人之能事，易象之精義也。

五

徽宗時王觀曰：充弊禹相授一道，充不去，凶而弊去之，充不舉，元凱而弊舉之事，未必益同。文王作邑於豐，而武王治鎬，文王

開市不征澤梁不禁周公征而禁之不害其為善德善述祖宗作法於前子孫當守於後至於時移事殊須損益者損益之於理固未為有失也○邵子曰為治之道必通其變不可以膠柱鼓瑟之時不可行冬之令也

自古聖賢隨時變通以天運言之歲久則曆數必差代各有人出而改正若不隨改則天象差謬四時易序矣

自古英君諷辟建長治之策成伯王之業者所以為本根田地者也今也民困如此國危如此使我祖宗數百年休養之赤子無所仰賴而數百年華固之大業未危傾危若星者抑何故也臣則以為聖德未失而大業者由於民生之不安也民生之不安由於弊政之未祛也然臣之所謂弊政非作於一時而成於一日也流弊積漸或始微而終著或本善而末失顛倒膠固體橫謬戾當官者不能制其變謀國者不能究其失遵守操執大小恬熟而盡國害民傷財亂法之大端皆於是乎在若君臣上下先祛已私廣集公策奮發大勇精擇善經打破幽陰之窟剷斷拘係之私洗滌剔劑一變而汚易之以經常可久之法持之以堅久不易之心譬諸武士如推陷廓清譬諸醫工如前腸滌胃則決不能破其藩籬擣其巢窟而國不可為矣昔沃文帝時天下富庶運際升平武帝時漢之盛極矣而骨體有立徑陳紀之請董仲舒亦以為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宋仁宗神宗時天下安樂無憂而其時識治如程顥兄弟皆言變通之道乃曰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蓋承弊易變自是有國之不可已者也況於今日積弊已極善政無所施者乎

程子論易曰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又曰隨時變易乃常道也蓋法因時制時變則法不同夫以舜繼堯宜無所不同而分九州而為十二以禹繼舜宜無所不同而華十二為九州此豈聖人好為變易哉不過因時而已故程子曰堯舜禹之相繼其文章氣象亦自少異也降自夏商其間小變不可枚舉以言其大者夏人尚忠之弊小人以野故殷人救之以質之弊小人以兇故周人救之以文之弊小人以僂而不救然後天下壞亂八子強秦以苛暴焚詩書而亡漢興鑑其弊尚寬德崇經術及其弊也崇虛文無宗尚權移外戚誠佞成風世祖之興褒崇節義於是士務名節而其弊也不知節之以視生如歸苦節不中人皆厭之而時無賢主出而救之故昔節愛為魏晉之瞻蕩尚浮虛蔑禮法駁然與夷狄亡異故五胡亂華中原糜爛

更張治革祛弊損益

亂極當治故有貞觀之治而救弊未益其道猶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君不君臣不臣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宋與懲藩鎮之患釋去兵權收攬威柄而真宗以後狃於昇平紀綱漸弛武略不競仁宗雖極富庶而頹靡之象已著當時大賢皆思變通之策直至神宗值可憂之會奮有為之志而信任者王安石也後仁義而先功利違天人而促亂已反不如不憂之為愈也則致大秋夏為夷他尚何說哉上下數十年間歷代治亂之迹大槩如此隨時善救者只見於三代而已三代以後救者固數而未益道焉

朱先王病起不敢暖補只得平補且笑曰不能興衰拔亂只得扶衰補弊

以戒東言之箕子八條文獻無徵曷時擾攘政教陵夷前朝五百風雨晦宜至于我朝太祖隆運世宗守成始用經濟六典至於成廟刊行大典厥後隨時立法名以律錄夫以聖承聖宜異所不同而或用經濟六典或用大典添之以後錄者不因其時而已當其時也建白制人而不為怪而法行不滯民得蘇息燕山荒亂用道修繁變祖宗貢法日以損下益上為事因時而已當其時也建白制人而不為怪而法行不滯民得蘇息燕山荒亂用道修繁變祖宗貢法日以損下益上為事

朱子曰欲整頓一時之弊比如常洗滌不滌事頂是善洗者一拆洗乃不滌了所說有益

大抵聖王立法若無賢孫有以變通則終必有弊故周公大聖也治魯而不能振後日寢微之勢太公大賢也治齊而不能遏後日篡弒之萌若使齊魯賢孫善遵遺意不拘於文法則寧有衰亂之秋哉我朝祖宗立法之初固極周詳而年垂三百時變事易不無弊端猶可變通況後日謬規汲汲改革滿如救焚拯溺者乎

臣所謂大振任大變通之論亦非強聒於士夫之間而取笑怪哉或曰天下無事庸人擾之或曰與民休息自然治平
嗟呼此竇未喻時勢之二字而然乎不解倒懸而欲其莫安衽席不瘡痍塞而欲其飲啖酒食是使周宣漢光監戎
孝武神宗之事拱手以待也寧有是理或謂殿下列模已定群臣習尚已熟今若振作變通則未必大成適為西臣又
有以折之矣自古及今治亂異勢安危異情大小異規動靜異便要不可以一槩論然未有順理而敗逆道而成者也繇之防
水豈不自前乾淨而後用終敗也哉導導疑若其勢泛濫而克告成功何也汨陳之與順叙其理自不同也今不念民生
之大困國勢之寢衰而欲以文浮飾致昇平其為逆理又甚於鯨之堤防矣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今欲以簡刪
煩以儉制奢以誠朴去矜式以寧事廢虛套其為順理又易於馬之疏導矣雖未得大成必不至兩失然且以彼笑
此端之為惟恐生事豈非習俗中人膏肓而然乎
讀以我世祖大王戊寅之訓明之其訓肅宗曰予當屯而汝當恭若局於吾迹而不知變通則非所以順吾志也夫事
有可行時有不可行時豈可泥於前而不思變通乎
程子曰斟酌去取古今恐未易言頃度權衡在胷中無疑可處之無差
損益公準之理求之史傳有自然乘際之勢無世無之正如天地之運寒暑晝夜代序性復推而致新然後生
意接後而化有流行焉夫聖王之益善益美曰時制中無以加矣而久則弊生者亦理之常也必有損益變通以
繼其後然後聖人之心長存不死仁愛之澤萬世賴之
程子曰識變知化為難古今風氣不同故用亦異宜以是聖人通其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
宋子壬午封事曰昔舜之承堯二十有八年之間其於禮樂刑政更張多矣其大者舉十六相皆堯之所未去四
凶皆堯之所未去然而舜不以為堯堯不以為罪天下之人不以為非載在虞書孔子錄之以為大典垂萬世法而臣之
所陳非欲取祖宗朝約束紛更之也因革損益願義理如何尔

更張治革弊損益

五

今日世有二弊法弊時弊法弊但一功更之却甚易時弊則皆在人之心以私心私之如何廢得
自古以來天下國家治亂不常弊積則亂弊祛則治理自然耳然亦有難易之相反初崇之朝當前世傾喪之餘
百度皆紊方法俱淪必待事之而理之物之而正之其難若此然而明君賢相損益時宜立徑定制運之掌上及其
治化既成上下相安災沴不作而社稷夫何革之易也百度皆齊則不可不革矣方法俱淪則不可不革矣監前王之傾喪衰
蒸民之焚溺則不可不革矣此其事之難而為之反易者也守成之相因祖宗鞏固之基良法未盡善政未盡厥法之三墜者可
革而復之政一二脈者可修而行之其易若此然而時君時相偷靡苟且玩日愒月悍於改作及其政法崩壞上下垂危
以至焉又何革之難也二墜者雖不亂而未必遽亡則不亦革一二脈者雖不修而未必遽亡則不亦革一二脈者雖不
不亦革其易而為之反難者也此之謂也既治而居之者必改基以築樞礎棟梁之天闡根底之細悉取易之誰不勞而費力
乎然不為則死以此其身而安其宅是以堂寢屏園鞏固完備可以遠子孫而無後憂矣若其傾而未比則不若棟梁之二腐者
可撤而新之樞礎之二散者可扶而植之亦足以復其面而每後憂矣夫誰不逸而力省乎然不為而未見目前之害是以其墜寢屏園
亦可就損振風雨萃止履歷隨之身受其殃而不自覺悟使居宅者早見履歷之害必不憚其力而為之何勞逸之且論乎為國者
見艱危之害必不憚其心而為之何難易之足論乎是故先王重堂楹之義也○胡五峰曰事有大變時有大直通其變然後可為也務其
宜然後有功也○劉元城曰祖宗時更變多矣故所立法度極其穩便正如老醫看病極多故用藥不全猛浪殺人
朱子曰為政如死大利害不必識更張則所更一事未成必閑然成紛擾卒未已也至於大家且假借之故子產引鄭書曰安定國家必矣馬
先 嗚呼天道三十年一變人事三十年一小變自我國初迄于今已三百年矣自殿下即祚之初迄于今三十年已久矣○程子曰天下之事先
一定之理不進則退不建則進時極道窮理當必變惟聖人為能通其變於未窮使其不至於極堯舜時也
臣聞得般佳之巧而後可以付之官室雖以之不易一柱不更一絃是在變雖以之裁澤陽之桐截龍門之格和商商而更鼓之是亦在變雖其不可
變雖之聽而後可以付之琴瑟雖以之不易一柱不更一絃是在變雖以之裁澤陽之桐截龍門之格和商商而更鼓之是亦在變雖其不可

以人不能之也相矣

溥淵問張栻曰天下之事莫大於賢者不肯為則必有小人乘間攘臂而為之此天下之禍而後起也此本朝熙寧之初復法當革也科舉尚變也冗官尚去也神宗慨然欲更張之而當時諸老大臣皆以為不可神宗不決於心一賴王介甫以為可以必更於是小人乘間用事而天下之禍遂起矣

胡五峯曰事成則極則變物盈則傾則革聖人裁成其宜輔相其道百姓於變而不知

易革之九三曰革言三就而有孚養之九五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明也得尚于中行此言變更之道也蓋自在國家極盛中微法必弊生社安日陋日玩日謬將先以為國則必有明君控轡慨然與在喚醒昏惰痛革宿弊善繼先王之遺志煥新一代之規模然後切光前烈崇垂後裔矣殿下視今日為如何也民生之困瘁已到十分地外有所歷內有所時比如大病之人真元漸盡百病俱作胸上一氣綿綿存於危而若不汲汲投藥以回生之意但拱手以俟命則必不免不孝不君之改矣

荀悅曰春秋毀泉金則惡之舍中軍少善之各由其宜也

東坡策畧曰昔者漢與因秦以為治刑峻急禮義消亡天下蕩然恐後世无所執守故賈誼董仲舒咨嗟歎息以立法更制為事後世見二子之論以為聖人治天下凡皆如此是以腐儒小生皆欲安有而更改以惑世主

易之盡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程子曰後之治蓋者不明聖人先甲後甲之戒慮淺事近故勞於救世而亂不革功未及成而弊已生矣甲者事之首庚者變更之首制在政教之類則云甲其首也發號施令之事則云庚有所更也朱子曰甲日之始事之端豈是時前段事已過中丁是邪欲壞之時使當益後事之端略之樽柱則固雖終故於弊且得反吾其時

胡五峯曰荀子云有治人先治法而後治之欲拔亂反正者如越江湖法則舟也人則操舟者也若舟破楫壞雖有若神之技人知其不能濟矣故乘大亂之時必更法之不更而能成治功者未之有也

我太宗相吏曹判書朴嘗上書請毋變更旧章上謂廷臣曰嘗之言良是古人治民如治亂當宜作予意毋主新法備

更張治革祛弊損益

五

靜以守之○朱子曰使後有聖賢者出必須別有規模不用前人硬存子

東坡曰漢光武上繼掃彭之難中監七國之變下悼王氏之禍盡侯諸將而不任事○裁減同姓之封而黜三公之權以為

前世之弊益去矣及世衰也官官之權盛而儻錮之秋起士大夫相與扼腕而游談者以為天子一曰誅宦官解儻錮則

天下猶可以死事於是召外兵而內脅其權宦官既誅而董卓曹操之徒亦回以沃之是以夏元六變而其亂止也概也於其而

不更而後不可備由是規之治亂存亡之勢其有以取之歟抑將不可推如江河之推移其勢自有以相激而不可救歟蓋亦可理推

力救而莫之為也○建炎初術庸敏陳時政有崇規宣和之弊未益革者十餘

或言太祖受命益除五代弊法能易亂為治朱子曰不然只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多仍其舊而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

其大綱其他節目可自別因此方是英雄手段損益曰收梳洗遺法

嗚呼今日摩下之可度哉日望於殿下之存聖念者非歟以有利其家也乃欲我殿下之國之理也使今日國家不致危難

習而以日臻於治安則此大業也且是君下之榮耶抑君父之榮耶使今日國家不改此轍而終不免於危難

則此辱名也且是群下之邪抑君父之邪為殿下垂念以此則必有兩翼然揚然而知兩捧矣而然殿

下之明聖終未見其有悔悟之端者且是殿下自以席祖宗重熙之業二憲之學粗辨矣四方之民粗保矣百職奔走又

自更於下矣吾雖深居於內高拱於上而可以與佚而益他虞矣抑又以為吾雖不事剛健而終不失為仁厚矣吾雖

未休其勤之亦坐至於地廣矣乎以自怨之心長自遜之德惟泄之危亂之日啟而不自覺焉噫室不大可憂而西痛

迫哉西沃之弊英盛於文景而復興於孝宣危於成哀後之論者不心然成哀非死然也不足然也而所然者在於

元帝之凌能仁厚優游益彰之盛也莫盛於此而後危於成哀後之論者不心然成哀非死然也而所然者在於

所替者在於開成之徒事文雅痿弱不振今殿下當積衰之餘勉相安之時亦宜一管法古而戒其當戒者也

按易先下艮上為損其象曰與時偕行而謂當損而損之者乎震下巽上為益其象曰與時偕行而謂當益而益之者

乎丘建安合而後之曰其在損也下三爻知損之上三爻處損而得益其在益也下三爻受益而當損余於是知聖人取卦之不偶也按益之有其道也

皇極經世書視物第五篇曰有革而革因而革而革者可以因而革則革者萬世之事也釋之者曰聖人之事業在乎作用心迹之間余於是始知為臣之道貴乎因革而自革之道亦有存

在易之象曰天地革而四時成余嘗有味於此言曰天地之兩革者則有之而天地之兩因亦有之乎陰陽推遷著述代者天地之兩革之元運化探循死窮者天地之兩因也人君尚能存天地自革之道則其於國乎何有

元始 附元年

胡寅曰大哉乾元萬寶始生於坤元萬物資生成位乎兩間與天地合其德故俾元者人主之職而春秋謂一為元即仁也仁心也易曰作事謀始天下万事其成也福祚於始其敗也禍於始成敗禍福何不由於始而小事尚然況國家大事乎楊繪曰按春秋君之始年變一而謂之元年者欲其善於始也變一月而謂之正月者欲其正於始也元者善之存也正者道之極也人君能於始知清明力行善本而躬履道極此王道之所以成也

光宗朝彭龜年曰臣昔推原古人紀年之意不謂之一而謂之元者元善也所以明人君依元之道在善其始也心者身之始身者家之始朝廷者天下之始元子者萬世之始於其始而知所以正之作元之道益條事矣

甘肅郝氏曰天是三日之始而為乾水是五行之始而為坎君子法之作事謀始

乾元坤元之皆有元為故天下之元在於王國之元在於君之元在於心元也者在天為生物之仁而在人為心之善賦於有生之初者也易曰踐祚而為始也蓋未為君則其用止於一身既為君則其用開於一國故元年者人君為國之始也情是時也厚臣悉意明目以規維新之政則人君先當洗心滌慮以為維新之始故元年者人君正心之始也端本澄原三綱五常之始也立政治民休戚安危之始也○舜典紀元曰商訓稱元祀春秋書元年而謂祖二帝明三王述而不作者也

元始

春秋有五始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

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春者歲之元也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則蓋欲使明王之奉若天道者必謹其時也

昔伯公之戒成王曰若生子因不在厥初生自胎胎命朱子之告孝宗曰陛下者我宋之盛主而今日者陛下之盛時於此而不副其所陞焉則祖宗之遺教豈不復有兩敵心矣誠以人君正始之初万物咸覩天命之眷顧方新人心之奮向方功於是焉而不能存介剛毅大有猷為則亦終於委靡而已故也

董仲舒策曰春秋謂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春秋深探其本者民也人君即位書元春秋諸侯論之詳矣未有建建紀元之事也自新元平以俟日耳中欺文帝始有後元之稱景帝因之七年而改中元又六年而改後元至武帝始有建元之号甚失古人即位紀元之意既而長星竟天災異甚著反以元光為名繼而僅獲一獸以為祥而改号元狩自是不可勝舉

元之始於乾君子知其有長善之幾正之始於春秋君子知其有端本之要故成王之命蔡仲必有勤始惟終之戒子產之論政所謂思其始以成其終者猶有古人之遺意焉

勤始終

劉賈曰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元也春秋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禮時以終歲其日必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目以存時明王者當奉承天道以謹其終者也王者動作始終必法於天者以其謹行不息也

孝宗朝陸游曰昔魏鄭公憂貞觀之政漸不免終禱輒亦謂但如元祐之初足矣若夫進銳退速能動耳目之視而元氣誠

勤始終

惻怛之心以送之如明皇之被錦綉德宗之放馴象實今日之電鏡也

中溪張氏曰蓋言先庚甲而曰終則有始與言先後庚而曰元初有終蓋甲者十于之首事之端也故謂之終則有始庚者

于千之過中事之當更者也故謂之有初無終况巽九五乃盡六五之變盡者事之壞也以造事言之取諸甲巽者事之權也
以更事言之故取諸庚易之於甲庚皆曰先後三日者蓋聖人謹始終之意也

詩之湯之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蒸民其命靡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豐城朱氏釋之曰詩人之意正
在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二句上自其初而言之人性皆善厲王之性亦文武成康之性也而何不善之有要之其終而視之則文武成
康若彼其仁厚而厲王若彼其暴虐何也蓋文王之性也武王身之者也成康因知勉行者也厲王自暴自棄者也惟其自暴自棄
也故與之言仁義之言則拒之而不信與之行仁義之行則絕之而不為然則天豈欲令厲王為惡乎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信者
其初皆善而其終鮮善非天使之然耳王自不為善耳

唐房喬曰震之初九謹始恐惻所以致福祿初六倡始豫逸所以貽凶也朱子曰蒙學者之事始之事也艮成德之事終之事也
胡雲峯曰乾為易第一卦本義謂筮得乾卦者其事始雖大亨猶未易以保其終蓋天下之事始而亨者十九亨而有終者十唯
益則於德為君子於事為亨而有終

又曰謹按易比獨以九五為主故卦有元永貞之辭華有兩陽爻故元永貞稱故之於九五元以善其始永貞以善其終此與華非此
三德未必始終益善也○宣王之中與非不善也而未失之乾俄為問晨齊感之伯柴非不感也而祭丘之會不稔心
文王卦辭初吉終亂者屢多如卷極則否既陷則反為未濟之數是已乾之四德元最重其次貞亦重故彖曰大明終始夫
天地終始之間功用密勿陽變而陰春夏變而秋冬正是造化過接處故聖人必大明之以成贊化之功也

夫圖天下之治者必謹其始保天下之安者必慎其終故召公訓王先之以初服之戒仲虺作誥申之以慎終之說誠以天命之去就人心
之向背皆係於始終之勤不勤如何耳非有日新之德則劣弱於宴安而無以成其始非有不息之功則必陷於怠惰而無以有其終是
故始雖不謹而慎其終則雖危而必安始雖或謹而不慎其終則雖治而必亂
朱子曰明夷之初登于天可以照四匝而不免後入于地則是始於傷人之明而終於自傷以墜其命臣原明以為唐明皇可以當此言

勤

終始

矣

始明而終暗也

又曰履外卦者八而皆吉如賁之上九自賁賁上得志也剝之上九君子得與民所載也天畜上九何天之衢道大行也盡上九不事王侯志可則
也願上九由願厲吉有大慶也損上九弗損益之大得志也艮上九敦艮之吉以厚終也蒙上九利用禦寇上下順也故皆所以厚終也

以履險之致治而乃成不忘履省以成湯之懋德而謹終尤如於致戒師保或昔太甲雖不明於始而而惟厥終未始不悔于其言
信任非人成王雖不純於始而後患之比必未始不兢于其念蓋有始有卒者所以為聖人也

愚按商書有仲虺之誥至說命益七篇而言慎終之道者非一二矣慎厥終惟其始也之所以戒湯也而克時忱乃亦有終湯
之所以自誥也湯之君臣所以相戒以有終者何如耶嗣厥後罔不在初者伊尹所以訓太甲也而太甲上中下三篇或曰自爾有終相
亦有終爾克有終相亦罔終此言夏之君相皆以忠信而有終卒以昏暴而無終可法而可戒者也又曰克終允德此言能納伊尹之戒與
於善志革去汚染而果有終也或曰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而惟厥終此言深嘉繩愆之義能得善終之休矣

或曰終始慎厥與此言始而身治固可以與終而與此言亦至矣所以戒之以慎厥身也又曰慎終于始又於威有一德之訓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此
豈非成之以有終者也伊尹所以勉太甲者亦如何耶高宗之命傅說曰欽予時命其惟有終其有終之責望於臣工者何
如耶

思按易之乾曰大明終始蓋不終則死以有始不貞則死以為元而本其則自強不息也謹曰君子有終蓋君子之德誠盛矣崇
祗大矣不諛以持之蓋以保其終而其本則卑以自救也盡曰終少有始蓋聖人原始而究其兩然要終而備其將然先甲後
甲虛所以惟盡而其本則在於初也之揚厲矚曰元初有終蓋與牛爭始有艱危之歎慎安行終無矚乎之患而其要則

在於九四之交孚故昧曰永終知矣蓋物生必有終有以承之則不終事久必有弊有以知之則不敝而其戒則在於上六之先原
周宣承柔柔之後遇雲漢之災而側身修行任吳使結有山甫以補衮職之用有申伯以遏囂之難命召公以平淮夷吉甫
業伐和稅方叔南征重判故能復文武之境土會諸侯於東都而南宮中與焉奈何急心一生如仲山甫號文公之後諫既不

行言既不斥則小人得以進而君子為用規庭燎之詩知昧爽之朝亦已晏矣詩祈父之詩知司馬之職非其人矣自駁之詩則留與者為賢者不肯留黃鳥之詩則知賢者而與者不與處較之昔用賢之時霄壤不同矣

偏私 附公私

昔朱夫子告於孝宗曰私之得名何為也執據已分之所得獨有而不得已通乎其外之稱也匹夫以一家之為私而不得通乎其鄉之人以一鄉之為私而不得通乎其國至於天子則際天之所履極地之所載莫非已分之所有而外之不通矣何以私為哉今以不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於有私心以其不能正近習之故而至於有私心用私人不能免私財陛下上為皇天之兩子全履所界其所以與我者亦不細矣乃不能充其大而自為割裂以狹小之使天下萬世之弊莫不由此而出豈不可惜也哉

夫公者天理私者人慾公則事皆光明正大私則事皆幽暗邪僻人君知億兆之上四方之所瞻視羣生之所仰賴內之民皆赤子朝廷之事皆我家事必以大公至正之道照臨于上如天之无私覆如地之无私載日月之无私照然後羣生必通萬民乃服自古亂亡之君滅天理循人慾用心行事无不出於私僻者固不足道也雖不至此而操存不固省察不明則治不四防不密存諸心欲外者不知不覺而流入於私邪哉陷此皆是大可惡者也先使曰无意而便安也私也率是以法至於好惡取捨皆怒常謂之陰私自主張不循正理強不拂公議以便己者何莫非私也蓋係着好惡者心術之私也好勝逞快者举措之私也偏所任用者用人之私也任智行詐者任事之私也若人君本源之地有所蔽恐懼愛惡无所不僻則私邪之逞陰陽之虛由此而大用此象惡之萌窳秋亂之所由也或以積漸而馴致或以因循而不改或闖弱而不自拔或強戾而不自克種之危亡之徵莫不自私字上出來則此誠人主之所不可不遏絕而剋去者也○人心之中終着二箇私字凡所作為皆有是私○克私已私不留

夫心公則私反正則邪乃理之自然應如不用則阴不燥則寒其氣在於俯仰呼吸之間而上下四方莫不以其類應之

薛敬軒曰君子法乾之健只无私便不息有私便息矣○又曰有私之私最難克貴乎剛與明而已○朱子曰好惡當理便公正

諸葛公官府一侍不宜異同之論深得治本而朱夫子極稱之以為合於周官之法度殿下平日誦此豈不嘆其公平廣大之志而人

偏私公

偏私公

在眼前不能割舍事到手頭便成錯繆而恐以往將有无限不好事而臣民之仰戴殿下思見无私之治者死乃或敗於左乎○程伊川曰公則一私則殊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成心妄然後可與道於道成心者私心也

宋高宗列行問曰天下之事下合人心上合天意中合大道者惟有一言曰公而已矣○通書曰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自於己而能公於人也

程子曰人能放這一個身公共放在天地万物中一般者則有甚妨礙雖万身曾何傷

夫人君一私足而辱下馴焉一步令而四方傳焉喜則有藉以市恩者矣怒則有藉以濟私者矣

惡則有藉以修惡者矣茲宜此偏係之失而有以居之邪

聖后當于方新庶政君子小人各有所望若至上无累於物欲惟治道是講則君子之望得矣如有私欲萌于聖心小人之伺隙亦多

政路矣主上若前尊榮所生之私則小人必伺隙而以嘉靖皇帝為法之說進惑聖而矣若前厭聞道學之私則小人必伺隙而以假位臣名无累之說進惑聖而矣若前不悅直言之私則小人必伺隙而以金諫不足登信之說進惑聖而矣若前因循苟安之私則小人必伺隙而以國家

已治无虞之說進惑聖而矣若前倚重外戚之私則小人必伺隙而以親臣最可信之說進惑聖而矣若前寵昵宦寺之私則小人必伺隙

而以家奴雖貴易制之說進惑聖而矣若前委命徐求補之私則小人必伺隙而以仙佛秋社不認之說進惑聖而矣若前拜色嗜慾私

則小人必伺隙而以高枕肆志寵樂之說進惑聖而矣若前政事不可悉數而大要皆欲蔽聖聰自固其利若主上格物致知以窮天理則

彼小人之情狀无微不燭好善惡以公其心則君子之謨猷无言不合是故辨奸莫善於窮理見賢善善於公心○通書曰聖人之道至

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朱子曰面對事曰抑私思以抗公道道臣聞天无私覆地无私載日月无私照故王者奉三無私以勞於天下則無臨博愛廓然大公而天下之

人莫不心悦而誠服昔唐太宗責龍相壽曰戒昔為王為一府作主今為天子為四海作主不可偏與一府恩澤若復令尔重位必使為善

者皆不用心正為此也

五七

私者一心之蠱賊而万惡之根本也自古國家治日常小乱日常多馴致於滅身亡國者益是人君不能去一私字故也欲去心賊極

根以復乎天理之純不深籍學問之功不可而其為功亦難蓋一時一事之私勉強不行非難平日万事之私克去淨益為難雖或既已
克盈不知不覺之間忽復萌動如初此所以為難是以古之聖賢兢兢自乾夕惕惟恐頃刻怠忽而有墮坑落塹之患其心未嘗自謂
吾學不至不患有陷於私邪也故大學既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功則宜若無私矣然而於修身齊家猶以偏僻為戒治國平天下亦以
人貪戾以利欲為戒顧謂克己復禮不廷怒不貳過至於三月不違仁而後乃問為邦之道寧有毫之私乎孔子猶以放鄭聲遠佞人為戒焉
箕子為武王陳洪範先言敬用五事而后極論皇極之道則亦若先憂於有邪私矣然其言猶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陳王
之道無有作惡導王之路無偏無儻王道蕩無儻無偏王道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然後乃信之曰會其有極敬其有極蓋必其先偏
陂好惡之私然後王道可導無偏儻及側之事然後王道蕩平而會極敬極可得而言以成規之雖至聖人地位猶恐或有偏僻之私常懷
慄為戒況未至於聖人宜如何哉

張南軒曰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之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作惟患夫勝私之流也○破藩籬之障

昔擴渠之作西銘反戾推明吾與天地万物其理本一之故狀出休以破有私之私廓无私之公使其頑然如石之心融和洞澈物我間
一毫私意无不容於其間可以見天地為一家中國為一疼痛痲痛真切吾身而仁道得矣故名之曰證頑

皇極內篇曰仁義禮智信者義理之公也人之所固有視所言見思者形氣之私也戒之所自生公者千萬人之公同私者一人之私獨是以
君子貴固而賤獨○人君之德不私其身以四方百姓為心不私其法以祖宗万世為慮不私其臣以守正循國為賢

許魯齋曰凡事之未一言之亦不倖於愛不倖於憎不倖於喜不倖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
數者之病皆曰殿下未嘗留心天德王道之學欲以智力把持一世求見速效而意必固我之私又纏繞相仍擺脫不得故於辭令
施諸事為者多有后急迫之病少寬平和裕之氣不能循則乎天理慰悅乎人心至於殿下之臣亦莫不各私其身夜之於身計家
務泛之於國事宦政奉公之義原法之風成如是而能為國者未之有也

夫君人者必奉天地日月之三无私以夢於天下故無臨博施无匹不通一有私意介乎其間則狹小嫌疑无害不有益私者百病之源也

偏私公私

匹夫而有此猶足以妨乎修齊之道况人君則其符驗之著於外者不翅十日之視十手之指而已也殿下自即位以來凡政事施措動輒於私

中外之人皆謂私之一字宗為殿下之痼疾○一事有私意百事无洒然也

夫主有私財故有私人此古今志士之所痛恨而深慨者私財人莫甚內需之弊故內司公事祖宗朝例必開由吏曹其官府作社弊防慮
之意誠非偶然然數十年前吏曹簽押之際猶知其何問而今則執筆占位者猶謹不復問其公事之廣如何而但任內司官所為種種
法厲氏之事牽由於此祖宗設法之意豈使然哉先仗之言曰克己工夫先將難克處將去隱此豈難事而聖明不能克去自敢於有
私之地○上祭曰帝王所以存心言以蔽之曰公而已矣

朱子奏曰太祖皇帝改營大內躬御正殿洞開重門願謂侍臣曰此如我心必有邪中人皆見之臣謂太祖不為文字言語之學而其守
之地正大光明直與堯舜之心如合符節此其所以厚區區而垂裕无窮也

○昔昔諸為亮之告其君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陔罰濫在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情以昭陛下平
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當是之時昭烈父子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規取中原以亮忠智為之深謀而其策過
如此可謂深知時務之要而暗拿先王之法矣夫以蜀之小而於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西國然則是以累益之半益其親之全又
且內小人而外君子厥法令而保其趨回使內之不出者日有以賊乎外公之所立者常不足以勝乎私則是此兩國者又自相攻而其內之私者
常勝外之公者常負也外有陰賊之虞內有陰邪之寇日夜挾攻而不置為國家者亦已危矣○又曰於天下之事有可在則為以公道
而勿澤於內顧偏听之私則德崇賊大中外悅服

管子曰主有三術夫愛人不私賞也惡人不私罰也且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愛人而私賞之惡人而私罰之倍大臣難左右專以其斷
者中主也臣有所愛而為私賞者有所惡而私罰之倍其公法損其正心專听其大臣者危主也臣按伊尹有言曰子不克俾厥后惟克
辭其匡妮恥若捷于市人臣之至願孰不欲其君之盛德宏度元有玷缺億于万年頌之為上主義而竊視殿下近日私措不達而頻
有類於管子所謂中主之行

人有膠固難舍之私則損順者可悅而拂逆者可惡人有浸漸先入之偏則傳會者易合而駁異者不省惟此二端纏繞牽制則心本失明而或乘之自非勇於自克而於反省者能未有免者也○朱子曰毫私意亂之則破籍障障而卒失其正矣
王者之道與天同方既无私財又无私人國家內司之說已足私財之府庫而尚賴列聖時行快政事涉爭訟民有稱屈者則即以與民者憑依而作弊見露者則即以罪吏之間出而蔽蔽米布以佐經費以省民賦故當時之民不病而其間始累之事止時有之則生非當初初制有未益正而然耶國制內司凡事皆令南由吏曹此古者王官財賄皆統天官之意固義制也但周之內府漢之少府乃今之內司皆以朝士為其官未嘗因以宦官雜流處之如今之制也夫臣所謂當初制有未益正也臣因向來諸官家士田藏獲凡係內司而與民相訟者殿下多於該曹復啓之外別降判付法給內司未論曲直之如何其在所司已自不俸而至於全啓連上猶或持難至其甚者賤職名守何等既卑而或形於玉音荒誕得失爭幾何而累勤乎聖教以古者國君不言多寡之我撥之何相遠也其後有特罷內司獄之命意者殿下其亦有悔于此耶凡為臣民孰不仰日月之更而猶未以朝士代閹豎一如外司則察有愧於周漢之制度而於財之累或未益甚也至若閹豎於者乃宦寺之謂也○殿下嗣位之初宦寺之說已或登於章奏之間而人言番人進用蓋由於近宗及此輩為其與援矣○人心多苦由累於物其累於物由於私於已其私於已由於理其迷於理而不思之徹底理自迷理既迷不迷何於已既不於已何累於物累既不存又何苦之有○東漢襄楷上書桓帝曰浮屠三宿禁木欲令息憂釋至也今陛下嗜欲不去奈殿下自燕聞之私官聞之耽先不責然後可以責羣臣黎庶之非法不率教者昔殷湯之聖德尚憂色且女謁之行履履之際聖德盈朝亦良巧言令色孔壬一念之損益私欲乘之褻亂之萌起於頃刻可不慎邪
步同人之九五曰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過程子曰五專以私昵應於二而失其中正之德人君當與天下大同而獨私人非君道也先隔則号咷後過則笑是私昵之情非大同之作也二之在下向以同於宗為吞況人君乎馮厚齋曰九五大君也當與天下相孚於大同之世而乃私係所應是以繩弗克之凌競起而爭之夫以上伐下直私以指之身何至動大眾而僅能勝之哉故也作易者以為失君人大同之道故備言其私昵之狀而以敵國交兵之法言之其訓以此矣
陸贄曰春秋傳曰在上位者酒濯其心以待之後可以理人言私申之不可以徃象庶也

偏公私公私

易隨之初九曰出門交有功程子曰人心所假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女子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唯善為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出門謂非私昵交不以私故其隨當而有功
朱子曰不公則偏黨之情褊狹之度固已使人瞞焉有不服之心而其好惡取舍又不能中於義理而甚至阻謀敗國妨德亂政矣○各心若有一毫私意未益皆足以敗事如上一點黑下有一點白下有一點黑下有一點白下便有一毫之差
孝廟嘗曰禹之勤勞甚於百戰勤業者然禹絕无私天下之心此所以為聖人也此深深造默契之言非懸度揣摸者之可及也其仁如天堯之公也民德好生舜之公也不殖不迨湯何公耶无偏无黨武何公耶孔子之四絕純於公也顏子之四勿樂於公也公則一致私則万殊公則生明私則生晦民其允依必允於公滅私之日民其悅服必悅於以德行仁之條公於己者未有不公於人也○无我則公
有我則私故君子為學以克己為先者有戒之私也
公於己者公於人公於物是之謂大公廓然與天地一矣

詔令

詔令

明張翀疏曰竊聞書曰令出惟行不惟反傳曰令尊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聖人慎重之義古之帝王所恃以治平天下之術也苟果於匠合之說昧於利害之故輕徇其私朝更夕改則吏不知何守民不知所從天下之弊紛然雜出矣夫何聖朝詔墨未乾而破於奸謀施行未幾而格於橫議不

惜及汗漫洛厲階夫臣天食言人且非談而况人主之指揮關係重大一有不審則人將睥睨朝廷以為可以窺測侮易改令以為可以撓動獎證連出將不可制古人云令之不信雖咬釘嚼鐵亡補也

楊萬里曰周家之盛也天子深拱於京師而衆魏所揭木鐸所振誥命所被衆至於六服群辟外至於九夷九蠻極至於海隅出日奔走俯伏以听王命至於其衰則大戎所攻鄭伯所射子帶子朔之兩逼而四方諸侯閉門高枕而莫之救也

不至喻之而不聞賞之而不思謀之而不感此二者何為其然也蓋得求之成王以前而與而幽王以舉烽亡如此而已矣而桐戡也舉烽亡戡也而與亡異焉則信與不信之異也且不以幼而怒不以戲而誑則天子豈有一言之欺天下而天下不為之驚歎天子之一言

牧齋曰溫倫謙德於夏雨嚴旨遜威於秋霜連章累詔盡如掛壁而已○漢音諱、金石色喪

又嘗讀易至於渙而得其說其象辭曰風行水上渙其文辭曰渙汗其大號夫號令一也既取於風之行水又取於渙何也夫風與水相遭也為卷為舒為急為徐為織文為立雪為瀑山細則激、滌、焉大則滔、

輪、焉不制於水而制於風唯風之所而水止推焉成周之感非風也歟若夫人之身汗則安不汗則疾既汗而液入者疾入而出者猶有瘳也入而不出則不可為矣夫王之病非汗之出而入而不出者歟則令之必

行歟如水上之風而令之不行則如海人之汗聖人之作易前之說為天下之師後之說為天下之資也○胡致堂曰人君修令則思夫應慮夫榮辱慎而後出莫而後終不敢苟也

朱子曰易曰漢汗其大者聖人當初就人身上說一汗字為象不為死意蓋人君之令當出于人君之中心由中而外由近而遠雖至遠至遠之處無不被而及之猶人身之汗自千毛百竅中迸散出來而決于四體也○使聖上德意只作一幅故紙而已○真宗時王禹偁曰彰為誥命施之四海延利萬世王者之文也詔與申程瑤奏十事其一即謹命令

牧齋曰人主之心源曉然分布宇宙之上宣也如吾嘆舌令之下流也如吾臂指而天下帖服於風行草履之化夫

呂氏周室兵寢刑措者四十餘年其六多方訓誥之力歟○十行之發九反其行雖以釋兜之戲態不足喻其反廢也

大誥多士等篇皆祇曰王若曰而至其多方之篇而先以周公曰三字加之於王若曰之上者蓋當時吏官深憂來之傳訛特於誥命後篇揭於新例以明周公之代宣王命也○下不敢況其命

命出而有腹誅之歎法舉而無草履之效徒掛牆壁只取詩人之刺字諱州縣或致新店之笑

朱子曰夫人君以身立極而布命于下則其所以為常為教者皆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誥也故書曰皇極之敷言是彛是訓于帝其訓○漢時有令布令甲全布者令之篇右有金錢布帛事也令甲者以

帝後為次故令有甲令乙令丙焉

明陳俊疏曰朝廷之布政令也猶上天之降祥異也一政令之得宜若禎祥之見而天下無不忻悅一政令之失宜若災異之來而天下無不警懼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政令乎

殷下之政令或者不能取信於臣民而施之者多而收之今歲而措之者來歲而改之成依無常張弛太

詔令

速外方民庶不及知朝廷本意而只被奸吏因緣之害其何不厭苦而惡讎乎昔唐李之改無常如此至今有高麗公事三日之談以今日堂之清明之也而尚有此詭臣切痛心

蘊軾告神宗曰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既托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為律動之具

劉元城曰人君命令雖在必行苟處之得其理則執之不可變惟其不合眾望遠拂人情聞天下之感表係朝廷之輕重

知難持者人心易開也者工夫若或漢汗之号只降身一時之听而更始之政未見日新之切則舍生之

故齋感泣者將復變為惡惡感嘆而不有之感其而難過之象會不免為有執無修之政夫

萬曆中翁正春曰易曰天下有風婦后以施命誥四方蓋入結之度林德之眾凡氣異習俗異高恬智欲以相傾員才欲以相役非整齊之則亂非約束之則爭君人者精神天之統握君師之權而為萬民主者

也所以整齊約束俾之順軌嚮方焉者時能意喻而色授之道必有假於令矣○十行倫音可泣鬼神不知昊天仁慶而痛打聖上胡至此極

孔清之擬奏事於宋孝宗略曰今日之俗惟知得而忘義詔令一下仕者曰擢秩乎士者曰免果乎兵曰受賞乎民曰蠲租乎有是則欣然奉承否則雖有良法美意利國而使人謂之空文視之如無也○

鏘然而應躍然而趨

東坡曰者聖人之於畫卦也皆有以配乎物者也巽之道配於風者以其行而有動也配於木者以其仁且

順也夫行而有動也者不仁則不可以久不順則不可以行故行而仁動而順而巽之道備矣聖人以為不重

則不可以愛故因以重之使之動而能愛之而不窮故曰重巽以申命言天子之号令如此而後可也天地之化育

則不可以愛故因以重之使之動而能愛之而不窮故曰重巽以申命言天子之号令如此而後可也天地之化育

寅

有可指而言者有不可指而得之者今日皆知其所以為煖雨皆知其所以為潤雷霆皆知其所以為振雷霜皆知其所以為殺至打孤憊然布打天地之間來不知其所以自去不知其所以入嘘而炎吹而冷大而鼓乎大山喬嶽之上細而入乎窾室都屋之下終度萬物而天下不以為德摧拔草木而天下不以為怒此聖人之可法以令天下之術也○丁寧是惻之教不止於十行而已在辭隻字無非條條痕掌血

○曰易者聖人之動而卦者動之時也蓋之象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而巽之九五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而識者謂甲庚皆可以申命而先後者慎之至也聖人憫斯民之遇而不忍使之遽陷於罪戾也故先三日而令之後三日而申之不從而後謀蓋其用心之慎也

寅畏附警懼

明陳心動語曰天下事皆得之固難守之尤難如其難而畏之則天位可保而可恃不知其難而忽之則其危恐有未能勝者故傳曰君以為難易將至矣君以為易難將至矣嘗觀古之言保位者曰帝乃在位曰予臨兆民嗚呼若朽木之斂六馬曰心之憂危如臨虎尾涉於春冰誠知夫君位之重不可忽也

雲峯胡氏曰易之三四爻皆人位於乾之三四曰夕惕、懼也於既濟之四曰終日戒、懼也此後取震懼之意也懼以修德所以為易之教也○堯舜禹、魄、事業自兢、業以致之○大易否終之喜蓋自其亡之中出來

朱子曰天下之事成於懼而敗於忽懼者福之原也福者祿之門也○月私請一室名三畏取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之意

華陽范氏曰書曰自成湯至于帝乙咸王畏相其福中宗曰以恭寅畏太王季曰克自抑畏詩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

警

翼者為人君動必有而畏此感德也不然以不肆於民上其何不至哉○撫心按膝寤寐警夢惕○寒心飛魄踴萬踏厚

懼

程子曰目畏火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堯下室中率置火物以理勝他火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魄棄神青局束僂懼又曰人君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而莫敢仰視方崇奉而不敢必得為非知道畏義而若如此則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古今同患治亂不由也所以國之告成王祚亦王之德以寅恭祇懼為首云

近者天灾孔恠國事因極而君臣上下殊無警懼之事臣誠過慮以為國家危亡之機將迫故人情如醉不該知畏以此愈益集心矣今殿下惕然動情罪已戒言以此警懼之一念乃可以回天禳厄國命之根基也宗社生靈不勝幸甚但念國勢之危急已到窮極之境常非平之警懼若、修有不能救濟其萬一臣之可憂尚恐殿下警懼之意猶有而未盡也

方正學畏說曰人可無畏乎幼則畏乎長賤則畏乎貴鄉則畏鄉之老成學則畏士之賢者仕乎位則畏法令畏小民畏公議豈特若果而已卦會焉而畏無以及乎人也言焉而畏其背乎理也居焉而畏其過於燕安也履焉而畏其邪僻有以我吾中也臨財而畏其換吾行也居寵而畏其滿盈也果一事興一役而畏其或勞乎或病民乎時也然猶不特此也見少者而畏無足畏之法見賤者而畏無足為之者見愚者而畏無以教之見馬獸草木而畏其之無聞而特與之同於漸盡腐朽也見山川澤而畏其及物之利有不及也見古聖賢之言行而畏其不可不也思乎後之而畏其持此言短乎我也然尚有甚於此者視乎吾身而畏或不能慎守而辱乎親察乎

堯

乎君心而畏無以全而付以辱乎天凡天賦之內有兩廟皆謂之虛天可也屋漏之間鬼神臨焉觸豆之際兵戈生焉盤粟急傲醜毒存焉思慮有未純者察有未至則為忽乎天矣人之於天遠且忽焉豈不甚可畏也哉子受父母之命則仰而思之有而遠則以為不子臣受命於君則奉而行之有怠事則有不臣之罰天之可畏於君親也昭然奈何人虛且忽其命而不知畏也○魯京公謂孔子曰魯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唐太

宗嘗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此年豐稔斗粟三冬一喜也虜久服邊鄙無事二喜也則驕奢易生驕奢則危
亡至此一懼也

列向曰明主有三畏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得意而恐驕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

後禮 附急情

明王治跡曰夫人主於宗廟易於齋明以存心於對越也於朝廷易於端拱以存心於照臨也况公卿在側臺閣
在下前儀左右皆秉禮之臣而使佞邪媚自無而容雖欲放遠遊騁不可得也區惟燕居之時境靜心閑而
念易起深遠邃密外人不知富麗繁華何物不具巧佞便嬖何人不窺或以宴飲歡或以聲容呈或以遊藝
或以騎射諷或以技藝獻或以貨利常凡此皆人情所易感而難悟者也夫百物之養生人所需六藝之學射御居三臣非
敢謂人主獨可一禁忌屏絕乎此也蓋接之貴有時用之貴有禮過則遠私疾病所由生也惑則累德危亂所由起也

豫逸

宋之仁宗欲知若常於宮中學步以試之古人云安女乃鴆毒若習安送則善心不生夫
魏了翁曰古之人君以天位為至艱至危如履虎尾如蹈春冰故師氏司朝僕臣已位太史奉諱工師誦詩御醫藥
聲巫史海先卜筮左右人主無一時可縱弛也虞賓在位三恪助祭夏士在庭殷士在廟晉民在甸夷隸在門人主
無一事不戒懼也虫飛而會盈日出而視朝退而踏履聽政日出而考政夕而糾度天刑日入而潔奉案感然後
即安人主無一刻可暇逸也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敷人上堂女史披環彤管記過人主無一息肆欲也夫以貴
為天子富為四海而自朝至是兢業之辰內之日常少居外之日常多蓋所以養壽命之源保身以保民也
胡雲峰曰易之言疾者曰無妄之疾勿藥有喜曰損其疾使過有喜曰介疾有喜皆言疾之愈而可喜豫之六二
稱言貞疾得而不死則未可喜也豫最易病人六二柔中且正能不終日以去之六五陰柔不正未免溺於豫而有疾矣人美
不生於憂患死於逸樂則豫可謂初之嗚三之盱上之真其不中者皆非生道矣○程子曰懈怠一生便是自棄自暴

怠惰

周公戒成王曰嗚呼維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現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林氏隱曰公現魚莊公現社現也唐敬
宗曰晏坐朝後也因後而至有車轍馬跡進也太康十旬政洽表也皆淫於此者
殿下七現於古昔興邦之君其有不勤於治務者乎叔季喪邦之君其有不怠於政理者乎今夫十室之宰百里之守
不見向事多淹滯則猶不可以補治况於人主萬機之重乎且自古逸豫偷安者皆由於酒于酒淫于色或以土木
或以游畋今殿下則臣民皆知其無此數者矣未知何故而不自強乎凡人心無所用則必隨其嗜好而有陷溺豈亦大
可懼也皇明神宗皇帝不視朝甲午年卒以恭成天下之亂以至於亡此又近事之可見者也○程伊川曰人君致危亡
之道亦一而以豫為多

朱子病中接應不倦左右請少節之先生厲聲曰備懶惰教我耶某平生不曾懶故雖甚病亦一心款向而前
做事今人所以懶者必真箇懶弱自是先天有畏事之心後見一事便料其難而不為所以習成懶弱而不能有所為也
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視朝之君詩言鷄鳴盈朝書言日中不遑食此皆明聖之事至於漢唐之君亦莫
不逐日聽朝史傳具在可知也彼玄宗之逸豫荒亂而詩人可憐但曰不早朝而已而未嘗言其不聽朝而至于皇明
亦然況本朝則聖勤于聽政政之怠慢則何獨不然逮至近代漸不如古今乃以不朝為常不以不聽朝為怪下之接羣臣凡
我數矣萬事之未理百為之不同此之由若謂人君之尊不應不重則文王必不為之矣不但輕為勞弊而已乃至於
不遑暇食其罕朝者未之聽昏之主耳

六十

胡致堂曰古之人君朝以聽政則公卿在前史在左右諫爭七人訓告教誨而無怠朝矣而以訪問則監于成憲存於
古訓多識前言往行與萬民之疾苦物情之幽隱而無怠矣夫以修命則思夫應遠慮夫榮辱慎而後出莫
而法於不敢苟也而無怠矣夫又無淫于現于遊于田以酒于樂而又豈有銘几有戒杖有詔器有箴圖有
規箴有諫夫而以怠畏祇懼不使放心邪氣得滯焉若此以夜以寢食則有鷄鳴之賢姬卷耳之淑女或

相成不悖安昧矣不显坐以待朝此皆履勤之事乃所以端拱無為也故勤勞者非衡石程書衛士傳險之謂也無

為者非遺矣方務嘿然兀然之謂也猶無後周之官則人君之法具矣
朱子若劉季章曰夫病只在懶惰者止消得此一病便是無業可醫人之所以懶惰只緣見此道理不透所以向捉

撥不起若見得道理分明自任不得豈容更有懶惰時節耶所謂此外無難除之病者止信未及況自以為無則其有者

將至矣
又與方伯謀曰偶記楊敬仲答全書云某性喜官讀聖人書既飽而嬉甚可笑然亦多有題也

余讀多方至於論禁之事其曰後其曰淫皆乃掩卷而嘆曰自古國家之興廢常由於天命之去就天命之去就必

由於人主之勤惰蓋送之字乃喪邦根抵送與勤正相反動則百事舉送則百事廢生業之喪邦其源只在送此字

不可或却淫昏是六原於送者蓋安送而無可敵為則淫欲必行古云沃土之民送之則忘善之則欲心生滅至論也
余每讀侍至葛覃篇嘆曰葛葉晝萎而黃為方時則是時為未可刈也而已刑於歌於此可見其勤矣夫
比勤於事則必有每懷靡及之念而先事而警覺急者反是常有來日常存之意以至失時而無及凡事皆然為
存乃治無不然也
人有諫乃政者尹和靖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家之無喪事若能無倦持而行之為耐為邑為卿以至為宰相皆可
了若倦則雖居家至小事也不能了
胡雪峰曰朱子嘗曰讀孟子至禹惡旨酒湯立中文王聖道即王不淫途周公思無三王章使人心惕然而常存蓋聖人
之所以為聖人者只是憂勤惕厲頃刻不暇自送理無處在惟勤則常存心本活物惟勤則不死常令不能廢勤
惕厲故人欲肆而天理之身雖存而心已死豈不大可懼哉
愚按潤目唐中宗復位以來六載間書以近臣守歲書現官女拔河書現好於市里書御和園書幸隆慶池書

宴近臣其林至於饌中進毒身且不保者豈不且乎

朱補曰滄海之大洪流不加溝瀆之盈一兩輒溢人之器量之猶是也辭能兢業於四夷朱王之法成湯儆懼於土無敵
之餘孔夫之靈通道細行之矜猶故也六服羣辟承德送欲不生猶作也先王虞成切之法類皆如是晉武帝平吳而怠
惰隨文帝平陳而驕唐憲宗宣淮蔡而侈是與兩集缺源流送四出何以異於夫唐以四海之力蹂天下之兵僅平四
州當是時李師道反復不臣猶未之討也王承宗再討不服猶未納款也劉聰向未入朝吐蕃猶未息寇天下之
事不滿人意者尚多夙夜祇懼猶恐未洽今弓矢未索土木已興閭閻未泰凍淨已復寇宦官而中貴益橫
任盜臣而小人益肆夫以履勤十年之功而德成於一役僅成之法
夫醴醜之設非以榮飲也酒乎祭而池為牲牢之薦非以果冷也滄乎辛而林為棗之盤情越於和齋也幽之戒爰於床
第也毫釐因戒福門焉

無送

恭謹之祚亦可以豫忘也他龐之禱非可以忘亭也故昔無送一書非周之可以戒成王乎彼其上下殷周歷選列
辟柔其勞送配以歷年勞之必備送之必從若執契而合探卷而責未有爽者豈非會傳會故為符應之說以虞誅
警勸人主哉

語無送于基命之主易語無送于守文之主難當震而無送易當清友而無送難踐序繼祚之初以無送而法
易速治宜歲久之波而持無送不變難擲木不忘于依肝是不較乎上慮一言一動靡非無送

陳大猷曰送者萬惡之根無送者方善之本周以無送一書而以為百代元龜○南軒曰敬則不惡之根無送者方善之本
張氏曰周之於成王而陳在敬而我在送蓋敬則不送不敬送之分而歷年之臣否享國之壽夫判焉以敬陳
於前周以無送戒於不如此不足以為周也夫

無送

夫送者人君之大戒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也蓋戒舜曰罔遊于樂舜大聖也蓋猶以
是戒之則時君豈可忽哉成王初政周公懼其知送而不知無送也故作書以訓之
周召君子而無送呂氏曰凡人在勤不怠上有無送之時然能勤而不能送亦可其無送者也惟君子以無送為所
如與之於水馬之於林有不可得而離者焉

張俊奏曰伏者周公無送篇商王中宗嚴禁寅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怠寧高宗嘉靖商邦至於火無時
或恐周文王自朝至於日中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不敢盤于游田以庶邦惟德之供三君者非獨身享安樂而有吐
長久後世莫加焉商自祖甲之改立生則送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送是以國或克壽或十年或五
六年或三四年天道昭然其應如響

傳百訓之基業後數指之儻僕者若不知意勤身曉夕昏屬則將無以保業而持家矣矧以先王之授遺堂構之
塗豈其責任之大如何哉

我文宗每曰更求衣平明受朝次徑庭感暑極寒未嘗少懈於始也一東北項那境內晏然時稱海東堯舜云
我宣仁二聖亦每以夙興夜寐為心代盤孟凡林之戒大抵天道不息而万物以生方化以成人君休天其道一操若
克勤于政先而怠荒則其何以垂厲百王揔理萬機乎以堯舜之聖當熙皞隆平無許多文為之文猶且兢兢業業
一百日况常國家多事之際豈可自暇自逸乎

箴警

明李賢疏曰前代聖賢之君親箴規警戒之助然後此心不敢怠忽常存警畏庶幾無過焉若成湯之聖而
猶銘沐浴之盤以自新武王之聖而七銘其席杖楹牖以自戒衛武公在輿有旒貴之規位有官師之典儆
凡有誦訓之陳斥寢有藥御之箴庶有歌器而存持滿之戒禮庶有金人而寓戒口之銘無送一篇列於講閣前代

箴警

遠近寓為鑑圖書洪範之語打座屏書孟子之言於屏障此皆宋之令主也由其親之前代哲王以警戒為規鑑以
宴安為蠲毒內外交養表裡俱備以致德日隆而禍自矣
理宗朝洪舜俞進丹書十二銘曰維昔帝王之治天下莫不以敬為主武王惕懼而銘諸物不曰視遠而代則曰
溺不可救不曰其禍將大則曰社稷為危何其辭之嚴也然武王之聖豈待銘銘而知懼哉堯舜性之也身之
則寧過於檢防求進乎性之域也其或收斂於十手十目之地繼肆暗室屋漏之中修飾於親佞生乎士之
時而玩狎於對宦官女子之頃雖有此銘如無銘矣故中庸大學皆貴乎君子謹其獨

道無形象天無言語自河漢浩書之出聖人因作卦爻而道始見於天下矣然而道之浩何處下手古訓千萬何而透入
聖季有大端心法有大要揭之以為因指之以為說以示人入道之門核德之基亦必法賢之而不待已而作也而後人
主心方機而由百善而萃眾欲互改群邪迭鑽一有怠忽而致從迷之則如山之崩北海之湧誰得而禦之古之聖
帝明王有憂於此兢兢業業小心畏慎日復一日猶以為未也立師傳之官列誅諍之職若有承左有輔右
有跣在輿有旒貴之規位有官師之典儆凡有誦訓之陳斥寢有藥御之箴臨事有督史之道官宴辰有工
師之誦以至盤孟凡林刀劍戶牖凡目之所寓身之所履無不有銘有戒其所以維持此心防範此身者若其至矣
故德日新而業日茂無纖過有過焉矣汝也人主受天命而復天位其責任之重至大焉如何而可以自法之具一無
如此之也則其憊自傲自肆於王公之上億兆之戴德飲祿於珍滅七何足怪哉故于斯之時為人臣而欲引
君當道者固無可不用其心焉若張九齡之進金鑑錄宋瑞之進無送圖李德裕之獻丹床大威其德秀之上齋
風七月焉之類其愛君愛國憤之深衷陳善納海息之至意人君可不深念而敬服也哉
方正學著知錄箴于首曰道之於身無乎不在古之人自少至長於其而在皆致謹焉而不敢忽故行跪揖拜
飲食言動有共則喜怒哀憂樂取予有其度或銘于盤孟或書于紳笏而可以養其心志約其形體者至詳處

封 禪

矣其進於道也豈不易哉後世教無其本學者汨於名譽之褻利錦之誘內無而外無約而人之成德者鮮矣余病乎此也
人不可無一日畏心也形色嗜欲易得以昏此心沉涵淫慾易得以息此心便嬖使令易得以惑此心使倖奸端易得以乘此心聖人知其然也存誠於出入起居之間寓戒飲食沐浴之頃息若瞻存無念非敬左顧右瞻無非禮天命可敬歎心難保歎君子小人之或進或退天理人欲之或消或長歎皆以寓於箴警之間庶乎吾過七處矣

封禪

太史公作封禪書以為古受命帝王未嘗不封禪且引管仲奏齊桓公之議為古封禪七家自無怪以三代皆有之胡氏曰漢唐來之無大仗稽古言以祛群惑遂使有天下者於無事時肆其侈心千乘萬駟地符物費登山陞石夸功德或有祀祝以祈不死取笑當代贈談法來○文仲子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也
程子曰古者封禪非謂誇治平乃依本分祭天地山川頌去成四乃是陳先王功德非謂誇自己功德
胡致堂曰傳書原於五經而失之者也而尤奈於鬼神之神理幽明之故斷國論者誠能一決以聖人之經之而不載雖有傳書識記庸而不用則庶乎其不謬於理矣登封之事原本於紫燭而失之者也詩書記地符而紫燭者記而謂祭天也至於岱宗陟其高山者記而謂因名也而有則因以為高無則於郊而壇其義一類也又有大事而告于上帝者武王克商後有天下故紫燭而告也舍此則漢天記以舉帝于郊與升中于天為二事者傳者失也然則七土君之偽錄詩書禮典累不復見實是有事乃天下旺家之感求克辟禹湯文武成康昭宣皆身致太平安得闕而不禪乎
胡致堂論光武封禪七失曰其視向者對帝放乞瀆之言壽陵造興之詔即已大異前通而謂人心無常信矣
梁武帝天監中有請封會稽禪吐山者帝命諸侯草封禪便著作許懋曰崩紫燭宗是為地符而鄭玄因孝經鈞命決云封于泰山考績燔燎禪于梁甫刻石紀号此傳書之曲說七土君燃之亦以質民博安得徒金檢玉牒從而

遊 幸 御 射

治安得鐫文告成妄上甚矣若聖之不便封禪若凡王不應封禪秦皇每封泰山孫皓每封吐山皆由主好在上而臣阿指指下非感德之乎不可為法也帝嘉納之胡致堂曰封禪之事漢唐之君性仁行之曾無人建議明白如許懋者兵者懋也其孝可謂心之○宋真宗祥符中回交州父老呂良及進士孔渭清封禪上屏筆如禁宰屠赴泰山令中書侍郎讀玉牒禮畢親製登泰山謝天書述二聖功德銘詔王朝撰封祀壇頌王欽若撰祀首壇頌陳堯叟撰朝觀壇頌
附 射 御
明吳時來疏曰臣以為遊幸有善有不善而與遊得令不得令身及訪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及此遊之善也派連若亡為諸侯慶此遊之不善也首身公與嬰遊而君臣相悅之善此與遊之得人也魯隱公視吳于棠而侯伯稱疾不從此與遊之不得人也宋太祖與諸臣賞花釣魚賦詩我太祖宋濂同遊命侍臣賦醉享士歌且論曰俾汝等知朕君臣相樂若此也此皆古今未談然則遊幸何可無也惟與遊得其人則遊自善可以為慶與遊不得其人則遊不自善可以為慶不與遊幸之時稍畧形跡鵠如家人父子使諸輔臣有謹言忠益得以遂膝上陳人將指此遊曰是慶庭慶歌氣像再見於今日豈非曠古賦典耶如此則遊幸正為訪道問瘼之資臣惟恐陛下之不存遊也
陳俊卿奏曰自昔人言處軍貴崇高之極志得意滿道不足則制敵則游敗聲色車服宮室不能無所偏而不得為全德之君故為臣者汲汲有以正君之過於未形而不使著見於外唐太宗臂鷹將獵見魏徵而遽止憲宗蓬萊之遊憚李德裕而不行此其郊也
又曰弑矢之利聖人所以感天下然本非帝王所當親御也鈞之任兵起且著之而况弟來之壬午趙王將鈞而莊園說以天子之鈞楚王好也而莊幸說以王伯之鈞陛下地有志打武功誠能任智謀之士以為腹心仗武猛之才以為爪牙則英

替義烈不出樽俎之間而敵人固已遠矣震盪於千萬里之遠夫尚何待區區馳射於百步之間於太祖深御手撫之

楊秉德桓帝曰諸侯不諸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誠況以先王法服私出盤游滯亂辱卑等威立序侍衛守宜官重後

委女妾疑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諫悔之麻及

春秋書桓公焚咸立桓傳曰易稱王用三驅在禮天子不合園諸侯不掩群聖人釣而不網焚咸立桓桓而何諫其淫僻也

魯宣公夏漢於四閭里革斷其畧而弃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於水虞於是備罟罟取魚登山禽而罝之獲而行諸

吐人而宜氣也鳥獸孕小虫成穀虞於是禁罝羅諸魚鱉以為夏柝助生阜也水蟲孕鳥獸成水虞於是禁罝羅

後罝羅以保而虞畜功也且出不獲禁罝羅不伐矣與禁罝羅勸勸長慶慶鳥翼鵠仲與舍蜚蟻蕃庶物也古訓

也今東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個異貪無執也之間曰里革吾過是吾言也使有司歲之使無忘師存曰薛異不加置

里革於例也

臣聞孔子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況乎人君上為神祇之志者下為臣民為情

則其所以保身身體微我闕冰者當如何也臣當同殿下常於海苑躬事馳騁臣固知聖意而在茲也念御歷之

虞不勝寒心若宋孝宗親御孤有德微之虞大臣陳俊卿以不能先事陳戒痛自克責遂上密疏曰云臣每讀

至此感其忠誠世世今日先以此警咳於君若也○綱目書舜十有三漢桓帝居其三唐太宗居其一唐德宗居其一

三太宗亦謙辭

真西山曰漢人作賦鋪陳之盛風毛雨血洒野蔽天吁物生斯時與靈臺之時何如耶

不貴異物 附不作無益 玩好

玩好之為故本耳目之餘今每以自珍謂異乎聲色矣不曰貴異物戲用物乎甘為心等耳技藝之為故本游息

之具今每以自素謂異乎玩好矣不曰作無益者有益乎只存心等耳是故佳治可款孰與國南之好述儲優休位

可款孰與清廟之唱深翹尊可款孰與廣庭之珠璧可款孰與仁賢之為室古法書繪事可款天與地苞地符之

自無以舍狗馬鴻鴈之費養士在氣必榮矣以之俸傳奕之誦詩讀書同識必博矣以馳騁次拾之勞用才鋒志

駕馭必良矩矱必中矣以吟咏揮灑搏拊之能仗武祖宗之成法律度必慎徑徑必明更張必善矣以歲時游

觀之樂推而與民同則太和溢而雍熙治矣

合以鄭氏曰曰曰明主慎德四夷風遠有遠途畢蘇方物惟服食器用予視禹貢九州之貢雖雖此四夷之獻

而六服合器用為要故冀州之賦其德輕積粟米者倉廩之儲也糶糴之寄也是舍為土貢之安也兗州之貢黍稷

不貴 異物 不作 無益 玩好

張氏武王受契是一篑之虧也故曰之者垂戒者此也若王業已成則為謹行垂示法嗣則為謹始以此為防微
猶有求白狼白鹿如周穆王者
林氏漢按祿契篇曰不虛遠物則遠人格而室性賢則通人安三代以法能行曰之言者漢文之却千里馬光武之駕
鼓車是也虞室壁來故視宮之奇如諸人奇室曰臣視也
因禮天官太府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之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註曰府庫而有餘財乃可以共玩好明玩好非治
國之用

王西朝 附王霸之辨 皇帝王霸之名

胡應峰曰先任云王伯之辨莫如孟子不知夫子者魯一變之刑所以辨王伯者以矣當夫子之時奇有伯政之餘習變而之

王道投難變而僅可如孔子之時之魯耳魯則猶有先王之遺風一變可至道乎

六甲

稽室陳氏曰王道循人之元氣魯之初均有此元氣只緣中間之事在受邪病有求速安不於元氣調養桓公便以鳥啄投之時却得康強不知元氣已使此壞了魯未曾用藥元氣却未壞聖人與調理出便自澤然本末箇人如欲要魯先去了鳥啄一段毒按下得調理方法如欲要魯只用一許多氣力可以渡元矣

夫得天理之正者王者之道也徇人欲之私者之事也德以行之而可以為伯王者之道循復通備而不回曲於其間伯者之事循崎嶇於曲匪者王者之道循直而無有瑕類之可指伯者循街石而為王者也王者正理不謀利而伯者及之於利之在王道明道不計功而伯者急於功之就差毫釐謬以千里此仲尼之後王道桓文之事而孟子深斥之以為得罪於三王也 朱子曰太公初封有做得不大段好便有些雜伯氣象

李養吾曰書竹文侯之命而王庭燬書附秦誓而伯高與此皆變性來之會王伯升降之機也 邵子曰現春則知易之可存乎現夏則知書之可存乎現秋則知詩之可存乎現冬則知春秋之可存乎蓋易者三皇之事業也三皇之時如春書者五帝之事業也五帝之時如夏詩者三王之事業也三王之時如春秋春秋者五伯之事業也五伯之時如冬

又曰三皇春也五帝夏三王秋也五伯冬也七旺者之餘別也漢王而不足晉者而有餘三國伯之雄者也十六旺伯之最者也南五代伯之備乘也五代伯之傳舍也隋晉之子也唐漢之弟也隋李諸郡之伯江漢之餘波也唐末諸鎮之伯日月之餘光也後五代之伯日未出之是也 程子曰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 士不談王道樵夫笑之 古人云王道易行於伯道夫王者主欲慮心慎理如牛馬穿絡然伯者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強其而不能豈不難哉 義軒似天堯舜似湯武似月五伯漢唐宋如星春秋列國六朝五季其凡兩字 明建州人徐耕曰管仲賢於夫子祖三皇而崇五帝尊之也子三王而孫五伯等之也三王乎僅而為五伯則致之也上而為帝自不可能也 義易是皇書二典是帝書二南是王書春秋是伯子之言之矣崖階而德階而功階而力道與德之間德與

王霸

王霸

之辨

白皇帝

王霸

之名

六四

切則天壤有德之者宜其力也切力起而道德不復見矣 呂東萊曰魯威公不以伯自期則下視伯切之較勝之過而耳 若者五帝三王聰明睿智之安受天命而為君師治之而息其爭存者存之以致富其度教之以叙其變倫之曜恢度

五徵時若天地以位人極而立此而謂才智出類而行王道者也南太甲周成王資賢不及於三五若非聖臣為崇則典刑誰救 較聖後謀人德必交札然而太甲能任伊尹成王能任周公進德修業克征諸侯此謂能任賢者而行王道者也晉文公

一戰而宣伯晉悼公三駕而服楚漢高帝五年而成帝業文帝言然而致刑指唐太宗宣天業致太平宋太祖承五季而平僭札斯數君者才足以請札智足以用人獨收夫不能躬行心得以復先王之道當庶則有之教則主同此所謂

才智出類而行伯道者也荀桓公聲色不絕於身曰漢昭烈脾肉度消於鞍馬使無賢智之士為之輔弼則桓公不得為今主聖則難有於天地然而桓公能用管仲昭烈能用諸葛亮或糾合諸侯以成一匡之功或有踐有漢川

以佛者帝之祚獨收夫管仲不知聖賢之道孔明先免申韓之習切烈止此而已此而謂能任賢者而行伯者也 向孔子說微生高三章雖一事之微七可見王伯心術第子曰然又曰伊川解易此一段說易詳

嘉靖中龔用卿曰天下之道二王與伯而已矣其心本於誠政出於公是而為者王者之道其心雜於私政出於私有而為者伯者之道也王伯之辨不出乎誠偽公私之間而已矣 五峰曰唐欲之君然汝可與言王道是欲之臣

姓汝可與王佐 朱子答呂子約曰打智力二字竟着不致放下下殊不知此正是智力中之仁義窮中之主德中之全若苦向這裡覓

道理便落在五伯假之以下規模裏出身不得孟子董子所以振本塞源斬釘截鐵便是正怕後人以此掩泥帶水也

是威之九曰克克悔七悔七性來明德爾恩或同指朱子曰性性來如伯者以私心感人便要人應自然性來如王者我感之也元心而感其應我也元心而應周編公傳先而私係如性來朱子曰是此王者之感如王用三駟失前禽者不以

為恩獲者不以為惡是也

此之九五曰：用王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若程子曰：王者神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者，接之固不煦，然求此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從而不至，則取之此王道之大，而以為民，雖而為之者也。邑人不誡，言其至以不私，至遠，通親疎之別也。

朱子曰：宣帝雜王伯元不識王伯元，是度意喚做王，以酷喚做伯，自故論王伯至明道先生上神宗劄，其條甚矣。夫晉之伐原，原不信大蒐，示禮以欺人，與夫漢高之仁義，皆異於湯之誠待，若司馬遷以文王治岐為隆，隆德以分紂之天下，是不知文王之心，誠於為民。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伯也；必有大吐以德行仁者，王也。不待大湯以七十甲，文王以百里，以力假仁者，非心服也，力不賤也。以德行仁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思不服此之謂也。或問王伯之別，朱子曰：以力假仁者，不知仁之在己而假之也，以德行仁者，則其仁在我而性所行矣。以執轡濤塗，侵伐衛之事，而視夫東征西怨，虞尚賢成者，則人心之服與不服可見。若七十子之服孔子，至於流離飢餓而不去，此又非有在位勢力以驅之也。孟子曰：伯者之民，靡虞也。王者之民，皞皞也。程子曰：雖虞有而造為而結，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揚氏曰：所以致人，雖虞必有遠道，干言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不令，令善，善不令人怒。胡氏曰：古之聖人，應時稱號，非帝，則於皇王，於帝也。法古不知此義，遂以皇帝自居，而以王封其子孫，失之甚矣。王之為名，繼天授，謂曾是而可使臣子稱之乎。孔子作春秋，尊周，立號，繫王於天，其禮隆矣。有天下者，以是為法，而列爵自公，以階則可矣。

三代漢唐之辨 附漢唐規模

朱子曰：若陳同甫曰：今視漢高祖、唐太宗之所為，而察其心，果出於義耶，出於利耶，出於邪耶，抑若高帝則私義多數，循未甚熾，然已不可謂之太素之心。則其心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而義多數，循未甚熾，然已不可謂之太素之心。則其心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而

清時典之爭者，才能知術必出其下，又不知有仁義之可借，是假善於此而待以成其切耳。若以其能建立國家，傳世久遠，便謂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但取其獲禽之多，而不著其泥過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間，此如此，而架漏庫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乏少，原而堯舜三王孔子，而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

又曰：惟聖人倫，惟王制，固非常人所及。然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為法，而不當以不盡者為法。故曰：不以舜之可以事走事君不敬，只君者也不以堯之可以治民，賤其民者也。而況以非盡欺人為法，非盡固以為制，非盡固以為法。夫欺人之固，人者全因之。此漢唐之治，所以雖極其感，而人心服，終不能去。魏於三代之感，時也。夫是這箇人，固只是這箇道，豈有三代漢唐之別，但以位者之與字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以來，轉相授受之心，不明於天下，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全合之時，而其全依却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代漢唐，終不能合而為一也。今若必欲撇去根柢，去古之今，則其若深考堯舜相傳之心法，湯武反之切夫，以為準則，而和諸身，却就漢唐，原心術微處，痛加剝削，取其偶合而察其不自來，豈其恃戾而究其可從起，庶幾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有以待之於我，不帶坐談必從之，此匪儒已然之非，便指其偶同者，以其全艸而謂其真，不異於上古之聖賢也。且如約法三章，固善矣，夫而卒不能除三族之令，一等切臣，且不夷滅，除亂之志，固善矣，夫而不免竊取官人私侍其父，其他亂倫逆理之事，皆自犯之，豈非其始於而合於義理者，常少而不合者，常多。合於義理者，常少而不合者，常多。合於義理者，常少而不合者，常多。合於義理者，常少而不合者，常多。

本切夫自有久關，故不知其非，而以為之，官於理，抑或以為雖害於理，而不害於獲禽之多也。

程子曰：唐虞不可及，三代決不可復。其上神宗劄中論之甚詳，嗚呼！程子豈為誣語，以欺時者乎。法也乎也。

夫曰三代做得，得漢唐做得，得然，但論其盡與不盡，而不論其所以盡與不盡，不却將聖人事業去，就利欲場中，比其較量，見有彷彿相似，便謂聖人樣子，不過如此，則以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誤，者其在矣。

朱子曰：若陳同甫曰：若夫鐵成金之變，施之有教，其善改過之事，則至於古人已化之，則其為金為鐵，固有

空形而非故合去政論所能改易矣夫今乃欲進高切利之鑽以成道義之全不惟費却關心力之補於既性已世礎却
正知見有害於方來也若謂漢唐以下便謂其全則固有待於其地而其宗又有大不能者蓋聖人者金中之金也
淳聖人而不至者金中猶有銹也漢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銹中之金也東漢劉裕之從則銹而已矣金中之金乃
天命之固然也由外錄陶擇不淨猶有可憾今乃必欲存金自宗光明室在而奔奔道法向缺舒遠查礦中撥
取零金不亡悞乎今日討奸闖諷論皆原於此存之不明故乃以為苞羅遺物而不立省其為喚銀作銹也其甚矣
又曰漢高祖取天下却正當為他直截他做去之許多委曲唐初隋大亂此高祖太宗因羣盜之起有一截此做
去只是誅獨夫為他心中打不過又立恭帝假援回護委曲如此必耳必不及漢之鞠業耳
又曰漢而下高祖太宗都是自做諷切力中做來不是自聖賢門戶中來不是自家心地義理中流出使高祖太宗當
湯武固自不得若當桓文尚未可知或問使二君與桓文同時處在其上還在其下曰桓文精密做工夫多年若又只是
六年已自甚快但管仲作內政不從朕衣做出而得感於諸侯漢高祖初起至入卷只是據掠將去與項羽何異但
寬大不過殺年耳卷以持虐七故高祖不得不寬大隋以推鍊失國故太宗不得不听會皆是使天俟高見得利便分
明稍不如則天下便叛而去之如太宗法鍊其不得已然當時只有這下處躬得人又曰太宗法鍊鄭仁義之尺說
利心意謂如此便可以安民上漢文帝安賢較好然皆老死術也大抵漢唐之興皆是在為利漢高祖見其出謂
夫夫當如此耳項羽謂彼可取而代之也其利也
陳潛室曰漢高祖事不能只有一箇帝王器度本不擬到此地位自是天人推出來所以規模比三代太宗事
了得本是唐之第一君為其必欲做帝王不待天自安抑所以做得魏晉規模
程子曰吾視自三代以下本朝者越趨越今者五事如百年之內亂四配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嘗誅殺
大臣至誠以待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為之紀綱故能如此蓋唐主同其規模自別

正朝廷

嘉靖中韓應統曰三代以降号为少帝者莫如漢唐宋並不事詩書而安馬上之習揆詐御臣而治雜伯之治漢之
鞠業如是則其守成之可以不善其於元成如桓靈者无惑也貴父臣虜而大義之不明推刃同氣而天親之有卑唐之
鞠業如是則其守成之可以不善其於天室如陸中者无惑也受禪以正而儲之之不明崇車姑息而功之不競宋之
鞠業如是則其守成之可以不善其於天室如陸中者无惑也受禪以正而儲之之不明崇車姑息而功之不競宋之
胡氏德卷人者也力勝人者也智欺人者也我以智力加人而窮則人亡得以此諸我夫故用智未有不困者也我券人
其券既久則人亡不忍雅我夫故德未有不安者也三代以上德德之也三代以下皆力也假德以文之視其智力之強
向則斯其而就之廣狹視其假德之深淺則決其兩享之遠邇

正朝廷

夫朝廷者乃化之而由於四方之而取則上而奉人之尊下以象百官之象猶金有心腹而四肢之有所衛也猶身之
有頭腦而百脈之而會也如海之委而百谷之相可葉令之標準乎遠近者也朝廷正則國家治安朝廷不正
則天下危亂而敗之因之者禍以本源之地不正則世道之亂而必至於此朝廷之正甫親賢遠奸進君子退小人乃
其第一義也
羅繼章曰天下之惡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此如金傷氣傷者易侵木之傷心則風而易折故內有李林甫之
奸則外有祿山之亂內有龐勣之邪則外有朱泚之叛
范仲淹曰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朝廷者四方之極也此至公之德天下之私亦至公之德天下之邪
宣化未莫敦復道治本之說曰朝廷者天下之本也自古未有朝廷法而天下不治者未有朝廷不法而天下治者也
宋仁宗朝陳堯佐作相以唐劉蕡策進曰天下治亂自朝廷始朝廷賞罰自近而後凡蕡策之所實言者皆當
今之弊也

迹王基肇除駭業創

朱子曰內有禁者外微朝廷二者之間同然其有毫釐私邪之間然故皆令辭聽不惑匪賢是邪邪志咸服但個得此而先侵擾之患政事得以修而充所邪之失此所以相連百官亦軍方民之敵不出於心

創業 附駭除 肇基王迹

或問文王更在十四年將修事付乎抑為王牧野之肇乎朱子曰有文王不是安望不做事底人如詩中言文王受命有此功功必伐于肇也豈于聖則却都是文王做來詩載武王武王却少但卒其武成有現文王一時氣勢如此度不必皆竟休了一心果宗文王待他十分黃熟自落下武王却似生拍破一般

呂氏曰武成一篇見武王有取商之規模取商以至公大義空商以商典成法秦晉隋上能一天下而止不致踵蓋其意也李氏曰湯伐夏曰桀為無道而放之商曰及商政由商禹湯而行桀紂之湯武服之適所以為之資耳

董鼎曰漢高八廟除苛解吏與父老約法三章得武王及商政之意猶不能由禁而用秦法所以因不媿於商而漢有媿於周也

卒曰卦九五之爻多矣而未有如此之感者以時也以此知湯武之九五不及堯舜之九五

朱子答陳安卿曰詳考詩書則文武之心可見若使文王漢然其心於天下歛然守臣節即三分之三七不當有矣然此等處正夫子所謂未可與權者食肉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

胡適湖曰彖辭文王而作也於坤曰安貞吉於明夷曰利艱貞守臣節而不失其可見於此乎

坤曰西南得朋東喪朋安貞吉胡適湖曰至卦文王之作易也當其西伯之時美里之囚耶味安貞吉之辭文王之心盡於此矣今親自利牝馬貞而下及履致戎元非謹守為臣之分居坤位者一守之以貞也

陳新書曰天命之改未驗之人心而已人心猶知尊周可驗天命未改則滿守天下之臣文王孔子之事是也人心不知有

固可驗天命已改不得不得天下之權也王孟子之事是也司馬溫公李恭伯尚不達此而非孟子固執讀者不可不

助破此義

詩云允文王克開厥厥嗣武成之勝殷過列輔履曰父子心文武一道但文王開始武王成終有先後之次耳此詩與書武成可載文王克成厥勳予小子其承厥志之意同世位執以為文王全之取天下之實者不或於固乎

守成

司馬光曰凡守太平之業者其術在他如守巨室而已民者國之產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棟梁也百吏者茨蓋也

將帥垣墉也甲兵者闔鍵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若思也

胡適湖曰慶之九五為撥亂之英主解之六五為守成之常君

厚翁馮氏曰執坤象昧之淑徑歷六坎備身險阻內有而高外有而復壯淑致恭而恭之德在即德之以此知如人之生立之難而喪之易國家之興成之難而敗之易天下之治政之難而亂之易此序易之深意而天地自然之理也夫天造草昧在斯亨屯而空天下者不可以之法也際文明出處德維而治天下者不可以之法也

智可以來天下而不可以留天下力可以得天下而不可以有天下

夫匹夫以十間之產畜金之產傳於子孫猶思善守以之泰而生況今我族受祖宗數千里封疆三百萬積不思可

以守之乎

伯照初陳亮上皇帝繼成威一省五閩失取仍主儲竊誓祖勅與天為人設太宗儲之托夕惕真宗嗣之二祖在法於皇仁祖英繼善法清康之難言之汗流軼有高宗克紹前烈壽皇復位求賢如渴今王嗣位祖宗是則之立涸于酒之沉于色以守相為腹心以堯諫為耳目以將帥為爪牙以尚書為喉舌登崇俊良斥退奸橫勿謂天高帝若對越勿謂民弱宗廟治忽勿俾禍起於蕭牆而便患生於倉卒勿私崇以格公議勿私刑而虧律勿悔老成

成守

六

之向去其益之物勿妄費生民之財勿妄興土木之役勿謂頌笑之微而莫我知勿謂号令之出而莫我逆亦
乃明王之治論相乃人主之職聖言不可侮念不可拂傾耳乎上帝之言游心乎帝王之術自謂私訟已成而不慮乎遠
焉勿謂大位已得而不恤乎小失當教夏后寸陰是惜宜教文王日昃不食勿教夏王播磨破屋勿教商王蘇涉刻
直北彼薄冰深虞沒溺如馭六馬切虞奔駟勿謂微過當他前孽勿謂小患當室孔穴左右前後皆用賢振王惟
神茲民因不悅草茅作箴敢告司閔

漢人歌曹相之勿失蕭鄭侯為法歐公稱法歸之不改前夫成規

仲長統昌言曰繼體之君雖使下愚居之猶能使鬼神使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
也乃存私嗜聘其私欲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沉弱致愚快耶

胡亥湖曰三代之王有天下千九百九年何聖賢之君之哉夏有禹啓少康商有成湯太甲太武盤庚成丁周有武王成王
康王宣王外是周為然後之言治者以三代為稱首蒐一皇一卓冠千古而莫及者禹湯文武以聖王之道立臣陳紀初
法定制其尤卓然者非田封建孝校兵師之要廡不備身而天國絕之仁維持之以禮端本洪源自是與天无極故其
後世子孫非有強惡也桀紂幽厲之暴亦有柔懦如紂王之棄皆以守之而勿失也

衛成王之時天下之難雖曰有定而下之情猶未相孚周公乃作鴝鵒之詩貽王自明周大夫為九戰狼跋諸詩以美
公德以刺朝廷之不知也尚賴天意眷國遂動雷震之威丕彰周公之德金縢乍啓赤烏臨返徑營洛邑式化商民
以六典建官以六職分治禮於是乎制樂於是乎作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一乎文武皆周公之力也然猶有遺之書勉
以治已立政之書勸以用人至於群臣之進諫也教之詩或以天命之顯公列之詩或以民事之厚卷阿之詩以戒賢用
者士是此所以防其邪而導其正由是成王好謀見於訪落和助見於小毖而和言之道盡矣與賢明於嘉與得
賢明於登而用賢之道盡湛露之燕形弓之錫可以待諸侯者其與道也載芟之祈良耜之報可以重斯民者其

其道也庶其治化之行則行華歌其忠厚允醉歌其太平鳧鷖歌其持盈守成假車歌其受禘主墀時曰成周是曰成
王淑世言守成者必首稱焉

天下大器

江公望告徽宗曰天下大器置諸安則安置法危則危此如置之地未如運之乎天下神器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此如運
之乎未如藏之也道藏天下打天下而不得雖此而以為道也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與天同德得而藏之也道禪
之正夫如操若揮湯之易得而運之手煥乎其文魏乎其功得而運之理而置之者也自堯以下以人治天下以法
天下則道矣舜以己及人禹惟不矜不伐湯執中文字王翼武王下以器之不可滿而足為可持之方成王持盈守成以
器之已滿而見於能持之力道也嗟呼戰國之假攝秦漢之吞并有為之敗執之失矣故其妙不知所以
藏其粗不知所以置天下之事幸耳蓋祖神考能運而藏之者也仁宗能安而置之者也今果以付陛下如何其勿思也
魏子瞻曰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以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者使手習知
其器而器之習知其手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可為而成也

江公望曰陛下以仁為樸以義為利以信為德以禮為儀政以制其用刑以文其靈歟一方鳴素靈之群動
同在一器處而不索故窮處之而不食靜而不動故群動之而止而止動之寂矣會之而會則常六空矣是察
一休動靜同復莫測其隱莫窺其用陛下以此藏之孰能移也詩之於天人非虛心也視之若契彼亦有愛也亦
之於原亦亦敬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非敬為也人愛之愛人亦上矣示之也上而公輔下而有司而執事或叱
而論道或作而行之各當其力也不在一曲不滯偶東顧西盼左提右挈有如掌握之上陛下以此運之孰能變
也不畏多難而畏其難為不矜其過而改過為美居安慮危在治思亂以山河為金湯以夷狄為赤子外之
郡臣若犬牙之相制內之宗族若盤石之鎮安陸極四達之途踰民於仁壽之域陛下以此置之孰能危也

天下大器

六

宋祥符中朱實祖置器之說試禮部可卷士真宗讀至蔡文忠有燭有安天下於履盈等語歎曰此宰相器也

權為第一方曰李作李
方曰李作李宗魯薛器軒記曰其器與有共器不良而望用其善其事者百三之難也七款為室堅美之材積
於前而主規矩斧斤以治之雖有絕之可將安施為使制萬為規矩操鈔為斧斤而命以輪成室雖假以歲月
管以智力必不能有所就故用此器猶之器也器而治室且不能成況天下乎仁義禮樂治天下之器三代感時
在乎位者既持此器而用之又教天下之士使人各備此器于身以備公卿大夫之選是以有位者無不知道凡民之
孝道上下相安而成治也易及若廢禮樂仁義而不修則三代為治之器焚之而用其剛虐私刻之法以控制黔首方
其感時閭閻山岩之民發之不敢出氣及其衰也一朝解懷而起以抑其君上何其易於用也其器上下相猜而不足
以成治切之怪其然也自秦以法稱治者性深典唐宋其而為雖過於恭然或以小慈為仁或以小信為義或
歸繁文以為禮樂其器不良以致三代之感時不可得矣

揖遜

蘭廷瑞曰揖之飛則曰就單之變則曰揖要之為大人則也竟辟之揖遜天下性德之見故曰就湯武之征伐則有
威存焉故曰虎也曰臣民曰武成典與舜氣像不同終篇一語能還唐虞風俗於千載之下竟辟之為之治悅然
若存焉

應人 順天 革命 征伐

建安氏曰大而天地造化密運潛庸革春而為夏革秋而為冬陰陽代謝而四時以成況古往今來世代更變則
革夏而為商革商而為周水湯武德為之也不過順天應人而已故李氏所謂夏革春而陽事畢春革冬而陰
事畢時變係焉湯革夏而為商武革商而為周天命係焉者此耶
相虞峰曰順乎天而應乎人革言之允上言允悅也順天時應人心悅道也革重事也而必以悅道行之其義大矣

易曰大過之時大矣卦程子聖人之道无不中无不齊亦有過於理也惟其大為而人而不齊見故曰大過竟舜禪
讓湯武放伐是也

書曰天惟時兆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呂氏曰祀曰降豈真有祀之階之者哉天下之位渙散漫
派勢不得不散其而聚而湯之德乃所謂显休命之原一象雖而聚之者也民不得不聚於湯不得不受斯民之
際是豈人為之私哉

孔子言武王之切曰一戎衣有天下猶不失天下之显在何其只言显在為也言竟則曰湯之言舜則曰魏之言文王則
曰登善矣不失显在云者聖人之微意也東坡之論有見於此矣

朱子答范伯崇曰舜謂文王之事紂惟知其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其所以為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
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忘曆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而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也
其本心蓋有不得已焉耳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打武王之伐紂視政于南上豈有取之心而紂固有悖心武
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故已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不順天厥罪惟均以此視之足見武王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無
可疑矣

正統

易乾之上九亢龍有悔白鹿郭氏曰三過而惕故先然上過而亢故有悔就德莫善於惕莫不善於亢則貪
位冒祿不知進退存亡其悔宜矣竟老舜稱禪上以命禹伊尹復政厥辟周公浚于明辟君臣之間皆有是道匪
翁徐氏曰竟老舜稱禪則變之則直以之悔之道也朱子曰當陽氣極盛之時便須慮其亢如當竟之時須交付
與舜若不尋得舜便交付與他則竟之故天下之事未可知

六九

正統 附 嫡庶

明夷之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中漢張氏是符也也湯武之志然法可以行湯武之事也

方孝孺曰仁義而王道德而治者三代也智力而取法術而守者漢唐宋也強政而暴失者秦隋也篡殺以得之者術以守之而子孫受其禍者晉也其取之也同而身為天下戮者王莽也苟以全有天下者令行乎海內者為正統而則皆其人矣然則湯武之與晉隋可得而辨乎漢唐之與王莽可得而辨乎莽之不處乎正統以其篡也而晉宋嘗也汝之得天下而異乎晉者寡矣而惟熙泰何也謂其無成而受誅也○正統之在世猶太陽之在天不可一日之無太陽世不可一日之無正統則正統之有闕於天下也大矣

冬今夫以周秦漢者漢唐宋均為正統猶謂孔子墨翟莊周李斯孟軻楊雄俱為聖人而傳道統也以視以為可非聖人而謂之聖人皆知其不然不可為正統而加以正統號別安之而不知其不可是尚可以建之方世而無弊乎名者聖人之所慎也季子然而再求仲由為大臣孔子忿然爭之若二子之才曾之諸臣莫及也苟為大臣未見其為過而孔子慎而不許蓋才如仲由冉求而以為大臣則伊尹周公將曷以名之乎伊尹周公大臣也則二子非其類矣故曰其臣矣以秦隋而方乎周豈直與二子之於伊尹周公身使孔子復起其混以稱之也決矣

又曰天下有正統一變統三代之正統也如漢如唐如宋雖不敢號乎三代然其主皆有恤民之心則亦聖人之流也附之以正統亦孔子與齊桓仁管仲之意歟矣謂變通取之不以正如晉宋齊梁之君使全有天下亦不可為正矣守之以仁義戡虐守生民如秦與隋使傳教百年亦不可為正矣夷狄而僭中國女后而擬大位始如符堅才如武氏亦不可為正矣二統立而功成之道使使有其有昭懼乎此非孔子之言也蓋竊取孔子意也

春秋作而正統之義立綱目修而正統之論定蓋正統之有闕於天下也大矣義不立則制擬僭竊或得以干之論不立則偏見異說或得以亂之春秋之作綱目之修皆所以扶綱常植名分為世道計也
壁畫之人寫家道凌遲生業蕭索豪奴悍僕或僭擬於內或竊處於外其家之故子遺存伶仃飄泊其氣奄奄殆益方且區在外收拾寸土以為與復之計亦云難

正統嫡庶

充

東坡正統論曰正統者何耶宗耶正統之說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不幸有天子之宗而无位有天子之名而无德是一人者立於天下之何正何一而正統之論決矣

又曰正統之論起於歐陽子而伯統之說起於章子二子之論吾與歐陽子故不得不與章子辨

按春秋以至綱目一至於大統蓋大統不明則人道乖亂人道乖亂則國隨以亡我國自丙子以後人心漸晦以為直以僭為正者多矣若復百年餘后則正統之說當不閉於循紳間此蓋由許衡以近世仗者失身胡元乃以帝堯大統接之女身且於堯稱大而列國待宋正猶八純肆而不聞臭遂以配羞之論倡於天下而後人藉失為重甚可羞也

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彼其衣冠禮樂之區有辨名文物之教則中國乃天地正氣之所會而帝王乃古今正統之所傳也

朱子曰有正統之始有正統之作又有正統之時如三國南北五代是也溫公通鑑書帝書前而錄書王書後既不是他臣子又不是他史官何故作此尊奉之態此等處只書甲子而附註年号於其下方為是

歐陽子曰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於一者周平王之有吳徐是也有合天下於一而不得居其統者謂秦為閏是也

又曰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絕王其斷而不續則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并考其迹則皆正統較其義則均為正統若將安與奪乎東晉後魏是也或或終身不得其正又不

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魏及五代是也然則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絕也

又曰晉得之而絕唐得之而又絕自堯舜來三絕而復續然後是非公子奪當而正統明然諸侯點秦以為閏何也始皇不德不過禁紂之不廢統則始皇未可廢統也

天下咸統於一王而奉其正朝朝覲會同三畢赴詔歌訟獄之皆敢國不敢異政家不敢異俗車必同軌書必同文是則所謂大一統之治也春秋每年必書春王正月公羊氏曰大一統也

夫統名程孫之有緒也王者一四海其子孫之微尚日而祀不絕則其統固在也周之衰也所當列國于千百之什而春秋書曰春王正月者周之統未嘗絕也東漢之亡魏得其六吳得其三漢得其一個目書帝蜀而寇魏者以沃正統未絕也夫致一統之盛者祖宗也保一統之盛者子孫人主日與大臣講求祖宗所以得正統者如何而唐吳三代之盛如何而為沃唐宋之久如何而為秦晉隋之失用何度而可以保吾正統用何人而可以守吾正統陳長樂曰昔公儀仲子舍孫立子而擅以弟以免司寇惠子舍嫡立庶而子游以庶衰皆重其服以譏之欲其辨嫡庶之分而已春秋時宋宣公舍子其夷立弟穆公又舍子馮立與夷而與夷卒兄殺莒紀公熙太子僕愛立季佗而卒於春秋晉獻公殺世子申生立奚齊而卒至於亂晉齊靈公廢太子牙而卒以亂有蓋嫡一而已立之足以尊正統而天之情庶則衆矣立之則亂正統而啓覬覦之心宋晉齊晉之君不察乎此每之於秋良可悼也

轉亂興衰

轉亂興衰 附中興

楊萬里曰昔河馬晉內有五教之亂外有列國之敵晉宜不能守晉也而公孫病乎以五十乘之甚則宋之初誰假梗蜀盧循盧郁下而姚氏慕容氏拓拔氏沸中原宋宜不能守宋也而公孫守南朝數百年之祚晉宋之君何人哉使朝廷當此時將不為國守惟然此猶有天下之半也至於七千里而與高百里而與南陽武何人哉朝廷當此時惟然此猶有土也至打漢高帝一劍之外多餘物先武一生之外多餘貨而初業以中興二君何人哉朝廷當此時又將不為國守嗟乎以高光君之能以無國為有國也以湯文君之能以一國為天下也以晉宋君之能以危國為安國也然則天下豈有不可為之國哉亦存乎其人何耳

昔者楚之王舒威王非至賢之君也尚能振起垂危之國終成富強之業今陛下奈何退托不能及居二君之下乎葉尊得曰肉以在穢穢業打物功德字矣再傳為不窟遂失其官公劉去師而國打函周後以債自公劉九傳至古公其積行累功愈隆於前而迫打種鬻復去函而國打改寧落文武遂有天下文王之時亦有狐執昆夷之患自文武九轉而為厲王復迫打大戎宣王西之周後以貞三代之代周安以加矣而失國者再矣天下者一或迫德鬻或迫打大戎然絕而後復終不能亂其久長之業至打十年八百上世三十者有公劉太王文武宣王承其故也

宜其英雄豪傑之主帷幄也塗地而共氣益勳未嘗以權敗挫之故少輟其有志故一旅之家十乘之車三城之世而不可恃以自強終能出死得生以此為存筆不一卷打既傾之依延國祚於垂絕之條○生民有膏血中出來

朱子曰唐高宗中興之業上比漢東宗固有意而下方晉元帝則有佳矣故許在承之言如此蓋亦有微而云者然元次山之詞歌功而不頌德則豈可謂無意也哉

朱子生孝宗之說曰而謂善易者不言易而真有志打恢復者果不在於極初抵掌之間也

劉洪其宋宗曰自士中興之危陛下而當法者惟周宣王而已宣王之季見打請者故則側身修行以格天心中則任

賢使能以修政事而已其外攘夷狄以復文武之境土則其積累之功至此自不能已者非朝幸然徒傳之可也
今有赤子將臨於水火之中則為其考翼者須狂奔奔氣不計濡首進退之勝急往求之然故可以援極以保如倭之命夫其
可後容緩步徐行以海事守今日民困極而國步斯艱之狀正百億之蒼生方在漏卮之中流風失其維楫四顧茫眇之狀
洋匪者喫得到手稍一則猶望衣衾有效出守洪濤而推舟子類我君之友則於陰為夷謀危為安橋傾楫摧惟不助念同上
迷下坐致骨腐而已

色尚

王者革命立制度以新天下之耳目故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唐尚黃而蒼身者乃其類也黑為陰之色黃為白乃
其類也

夫五行相勝鄒衍說也五行尚相列尚既也執相勝之說曰夏得木德尚得金德周得火德是也立相生之說曰帝心乎震故
義氏始受木德故後以母傳子是也嗟夫五行固有相勝相生之義矣然帝王授受天命人心未嘗相勝固不敢信衍之
說五德之運雖不見於上信以帝王運乎推之則其說恰矣自今視之神農之為炎帝者為其尚火也炎帝者為其尚土
也金天氏者為其尚金也五行用事於東方為物之而自起焉王者則其象之首以木德王天下其心以土而生之行而轉相
承也自伏羲至高辛則五行之運一周矣自堯至于商則五行之運再周矣

蓋以相勝而言則崩殺克之天下是有勝克之心焉撥舜之天下是有勝舜之心即非舜崩焉不然三代亦不絕也湯之廢
夏出於不得也如高之金而克夏之木則是彰陽之得天下也打存心也武王克商也打不得也如商之火而克高之金則是
彰武王之得天下也亦出於存心也謂相勝之說出於打存之意則可出於帝王之意則未可也

治亂

附在泰相仍 亂極思治
微養程氏曰氣化在天者有感有衰感者而滋衰者而亂也事理在人者有得有失得者而後失者而亂也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不

治亂否泰相行思治

生於亂而生於治此理之常固元定恆而兩貴乎聖矣之世斯也惟以理湘氣廣或交變而亂而故打治言爾
聖者胡氏曰古今一治一亂只是氣化人事及度相尋打死窮或氣化有感衰而人事之得失於是乎成人事者得治而氣化之
感衰打是乎轉及復相尋皆理之常也

古者徐氏曰或曰陰陽交運否泰相仍時勢然也雖艱貞勿恤些何四乎改世後者天運之不能免艱貞勿恤者人事之不可
天有交勝之理受其交復於會者也有變化持守之道蓋一誘之天運以為安禍於人事則理合易可死也

連安臣曰泰通也卦以少壯大未為我打內三陽爻屬泰外三陰爻屬否初九爻振茅則君子進用之振九二言已衰則大臣致泰之初
其言死字不改則世道賊衰消長之會以交泰以泰言也至六四言翻之不當則泰已過中而否欲求之時也夫五言帝乙改妹則人
君保泰之事上六言賊復于陰則泰轉而為否矣天下豈有常泰之時乎

誠有楊氏曰乾坤同闢之世乎屯蒙以養之乎守需泰信使之乎守訟師改泉源鹿之乎守晉復書契大法之乎守泰通夷壽
雍熙之乎過以以泰而否而泰一治一亂之理多泰豈可復哉故曰泰女上之極治歟

尊有楊氏曰自乾坤之始始於人直徑歷六次陰陽倫每句有所意外有所後世致泰而泰之係及以備之心以知斯人之生之
難而喪之易國家與感之難而改之易天下之治改之難也而亂之易以各序者深意而亦天地自整理也

程子曰治則有治之曰亂必有致亂之自任人而已矣
三吳氏曰泰之機序相倚也亦常相禱也先天之卦泰在對後天之卦泰以在對對則遠而備則近也先天自乾八卦使至泰
三子二卦方至至泰易而否難也後天自乾十卦方至泰一卦使至至泰難而否易也惟至而泰之而有若循環往來之中者

否之中又有泰倚仗之機可畏也哉
胡雲峰曰易之道一陰一陽天下之生一治一亂陽而陰二故治常少而亂常多禍業之主以憂而古政守成之君以逸集而亂
初去不幾時時治亂乃迭見在人一可以打免倫之時保戒也○自始至利為陽儀自後至決為陽儀已益打帝竟之時若之何

礼是不多

禮安兵兵古今此礼之友何有窮也位極生亂極生危此雖天運寧人事也人之常情每事則心止心止則心者不思而後道遠也

程子曰易則之為卦也諸陽消則己各稱有上九又尚存天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陰道極盛之時其礼可知礼極則自是

思位如眾心欲戴于君子一得聖也詩匪亂不亦可以居爰夙之修也○程子曰陰極則陽生礼極則仁形陳氏曰礼極而不後爰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人道絕矣聖人於爰夙之極則保之心思之詩以不循環之理言礼子治爰子

慶曆輔氏曰匪亂不亦可以居爰夙之前其意尚艱中周道之復其故曰誰將當改改之於音若下亦任其有極之故不後有觀望之意與直噴噴也秦之也故曰我實懷嘆念彼周京程子因解卦而及匪亂下泉三詩爰夙之修之改可謂得聖人之意矣陳氏曰此論之理以言乱之可正尤足心補程子之說矣

物極則反道極則通詩匪亂不亦可以居爰夙之修也○程子曰陰極則陽生礼極則仁形陳氏曰礼極而不後爰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人道絕矣聖人於爰夙之極則保之心思之詩以不循環之理言礼子治爰子

治亂相承否治七

可變也其亂極思之禮也猶下亦之行及夙歌

師子曰復次剥明治生於乱也始次天明乱生於治于時我未有利而不復夫而不者防于其防邦家其長子也昌是以聖人

資未然之可思治之大固易曰益元亨利涉大川程子曰既益則有復法之理自七九因九則九法理自然也七五胡亂華以至於隋亂之極而有唐太宗

者出又此五季之乱也宋太祖差北法使先天道循環了所以象只云益元亨而天下治也問立所曰泰之終言滅於陰以戒之修言先後言吉言勸之若以否泰相仍為一庭之數則易不若往矣

胡渡湖曰小畜復故礼坤自相遇成否然礼坤十爻才泰何其難泰一爻則否何其易復其交處其會者宜知豈哉考變化持守之道可也○天下乱而後變賢作用見矣現今時位耶耶即也他位頭法去其直遠矣然量能度分亦只

也隨之者也益之者亦人也則此可見專責于人事之得失也○朱子曰至如極亂之故獎壽一竟及醒時却有精神氣和感其性後之隆而天地之心矣非生物之心也以生物之心而仁慈惻隱則世之一法一乱有垂于天地生物之心也然而氣

不能常感而有時或衰則其所以一法一乱蓋可推矣竟之時氣不能不不衰而洪水依山其陵則似乎不然而竟之德格于上下故能衰乱為治而克之聖德之手無能名云紂之時氣化大衰而銅柱燒其珠則其乃乱矣周公駭禽獻遠之則

值紂之乱而能致治者孔子仕春秋而後世則值東遷之乱而致者也孟子爾楊墨而耶北則值戰國之乱而致治者也此則

惟由於氣極感衰上莫非人事之得失有以治也楊誠前曰乾坤之泰初也家人物之泰初有物此有泰故需以養之養者生際非爭之端也爭一生焉小者必大者斂

師以陰其思比以附其善云以生聚儀以辨法而凶致泰也一且之乃致故言之元聖人則人之類滅矣

諸考殿下陳我東曆代之具府而論形勢備長之帝數明國家大體之可變正與拜我東方自父師肇教之出三國詩
日身于戈而懷地編少人心意和無集野野之雄故大者或十餘年少者或六百年不飽高麗太祖莫守存起統合
三薛以仁尊立國以實大考休維制度草初日仍簡陋未免有夷狄之風而規模模控更長以錦歷久既是以純自中
葉以推巨世執國命外夷迭來後攻而猶能外捍內撐垂延五百餘年也我太祖高麗季之昏亂水天人之助順手控札
符龍飛九五武功定文治未洽我世宗承國家草創之微躬勤庶政苑開文明之運法欲制定禮樂明倫教百年太平
之基肇於此矣文宗好學崇儒克清邦家臨行未久用功未究成宗復禮禮臣侍人以誠朝清道春郁可親而百餘
年升平之極已有宴安之患燕之昏暴狂滿虐殺忠賢矣國家之元氣大被戕傷中西初政厝精考以群矣滿前至後可與
而地場肆毒卒於林之秋仁宗承德厚宏新聖臨朝而躬行仁德身動四方三代之治朝多可期而天不任來在元元臣
妙於嗣位改非已出推軒秉時渴亂朝廷漸衰長孫孫遺類剽傷國脈毒懷心腹國家危亡之兆已見於此矣幸秋
天啓聖衷心斥元兇收札仗賢整理勢綱末年之政至長清明宣宗自代即克承前緒上有英烈之至下有忠賢之佐
庶願望集見至治而天不整道從輔之自是以故朝著垂裂論毀裂根本既傷外邪乘豐幸以啓壬辰之慘禍幸賴
天朝垂佑再造寰宇而八紘生靈向強二百餘年之氣索然而多條矣嗚呼國拜我仁祖將之札而反之正使
日月重明給紀再叙此誠千載大為之會而芽恨其時羣臣才識未遠未能陳述祀序之意俯序陳序之曲甄本
末以為垂裕錫美之廷也別致於丙子國家之不幸僅一髮耳

國號

國號

詭曆景命奄四海而宅尊必有美名紀百王而紀統度之為言也竟以著稱虞之為言樂也舜以之作號則致為典而湯迭
名夏大而殷中也降以還事殊非在維來時而有國不以義而稱制為秦為漢者蓋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又即始
封之爵也皆足備百姓見聞之便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
伯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故聖人與之公者通公正者於之義也侯者侯也侯通順也伯者百也
子者孽也孽子之也也男者任也卿者章也明理也大夫之為言大秩進人者也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
夏者大也明當持守大道也殷者中也明當為中和之道也周者至也密也明道德周密言所不至也
白虎通曰德言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別優劣也號之為皇者煌煌人莫違也煩一夫操一士以管天下不為皇者也帝
者何帝諦也亦可乘也王者性也天下所故姓帝王者考也切之表也所以表切明德也令臣下者也
各稱君子何道德之稱也君之為言群也子者丈夫之通名也庶人稱匹夫者匹偶也與其妻為偶陰陽相成之義也

隆替北眠

李春者曰周廷治邑而周日弱秦得鎬京而秦日強讀文侯之命見平王之志琴也如此讀秦誓見穆公之能懲初也
如此周欲不弱秦欲不強得乎平王之詩下奇列國而秦車鄰附見焉平王之書續以列國而秦誓附終焉進秦詩書
之末以楚秦也春秋之筆於秦每入之又且秋之又以尊周也天下之勢駸而趨於夫子得不見其為尚於定書則詩作春秋之
隆替
陳賈自夏書終於紀征商書終於西伯勸紂周書終於秦誓其旨一也
秦以官寺亂亡於草萊之兵漢以外戚亂亡於權臣之手唐以朋黨亂亡於藩鎮之起宋以權臣亂亡於外寇之侵上下
三千年間賢君賢臣指不多屈而小人即必得志君子即必失志夫人事惜莫如其故也

隆替北眠

多難興邦

夫國家大器也其法非一日之成其亂亦非一日之作其積而後治也治也皆積而後存也故其朕兆於朝多而其患
驗於數世其萌蘖於錙銖而其末流乎字內
張浚曰秦天下之事每當謹密一失於初末不可救夫其顯者當也常情謂為而忽之明主以其著而謹之唐玄宗感女色而
致祿山之亂憲宗任內侍而廢既廢之禍其初二君之心皆以為常而不加察也孰知其敗壞之烈至此哉

多難興邦

路溫舒曰有君之德而桓公以興晉有驍雄之臣而文公用伯漢之趙主不終諸臣任死而孝文為太宗由是視之禍亂之
任將以開聖人也 視時如大敵犯境于戈搶攘自處如播越草莽危存泥塗
華夢得曰昔吳王夫差伐有既勝而任負曰天之小害也驟近其小害而遠其大憂王若不得志於前而以負志其咎猶
世今天祿亟至是吳命之不長也夫果滅於越吳人侵楚入郢敗其舟師獲二師七大夫楚國大懼子期又敗於繁
陽令尹子西掃地曰乃今可為矣於此邇邇其改而往之復定以老占虜安知天不遠其大憂以楚之占我則天下固
亦以此而可為矣

高宗朝胡銓曰昔者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宇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守者有仲孫之難而小白以興晉有里平之難而
重耳以起漢高有平城之難而改帝業光武有五郡之亂而興漢後唐太宗有渭水之難而大業以息德宗有奉天
之難而唐祚益固何則以女喪多難而思所以保其國其操心危慮患深也
平履項氏曰謹按易隨以無故而倫安盡以有故而修飾故聖人不畏多難而畏多難也
朱子曰夫人之推遠百疾先見則必過加調護凡伐性傷生者一切不敢前所以培固其元克終上壽者少年多疾之
力也成周之八百基本未必不於物於徐戎淮夷之並尊也
倘使殿下誠知身自親罹禍難宗社播越如壬辰居臣危辱如丙子則內帑之私財諸侯之設也貴冑之間保

必不暇於今日之侈濫矣聖躬之所以自奉者不必於今日之貶損矣其所以飭勵群臣之嚴責責而激勵之者必不
今日之高簡矣其所以引接咨訪推誠待下者必不如今日之疎略矣其所以開導儒學求以明理而進德者必
不如今日之悠放矣其所以常規必不暇因襲而後之遺幅必不暇修飾矣惟其不然雖知定異之可畏而或
意其不必驗於人乎誰知危亡之可虞而或意其不必及於目前故內不免牽制於私意外不免拘滯於陋
息姑息偷安為無事

竊現自古人主當衰地之運荏弱濟之勢為不能振勵則若大有所為而因循流弊偷過目前一朝大難之於天
勢之傾無以撐柱抵當則宗廟必至毀辱生靈必至塗炭臣妾必至奴虜守縣必至分列火土崩火熄之慘其荒
漚亡道自速敗亡者殆無以異譬之疾病死亡之人雖非大腫大厲者不冒絕嗜欲專攻攻則微疴細疹亦有隕命者嗚
呼可不慎哉

制治未亂 附保邦未危

景泰中孫賢曰畏江濤之險者必慎舟楫于恬靜之水嘿山蹊之危者必謹取費于康莊之塗是以帝王之制治也必
于未亂之先若唐吳之君競之業、傲戒無慮劫天之命唯時唯幾恒存此心於四方風動之際此其方術可謂良矣故
治已臻而益隆帝王之保邦也必於未危之日若唐吳之君因將于逸因濫于樂任賢勿劓去邪勿疑胆寧是道於
萬邦威序之時此其謀猷可謂遠矣故邦愈寧而愈泰是以鋪危難於未然者易為而救危亡於已然者難
為刃苟或事至而後憂之患生而後弭之雖有奇謀善術未見其能濟也

程子曰居賢之言如入多甘草于病未甚時可用而病世則非所能及

邵翰林曰愚按賈誼新書曰夫世主不學道理默然昏於得失不知治亂存亡之所由然猶醉也賢主則未危也知所以治未
亂也知所以亂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其於治未安亂未危之道昭然佛悟此猶俱醉而獨先醒也故世主有

制治未亂 保邦未危 七三

居安思危保治

先醒者當時而伯有後醒者三年而復有不醒者枕戈而為虎狼食其肉生能學先醒之言以負其代守主之辭夢

居安思危 附保治

明善時未疏曰復春不難保泰難故易於泰之九三泰之極矣而曰否平不攸無性不復重致其艱貞之義蓋慮時之不

能常泰也以克寧之聖當唐吳之際泰之極矣而曰克艱厥臣九三丁時於最艱之憂蓋言泰之不可保也 保明德如

昏通括泰寧若抗捏 明謝鐸疏曰帝視今日天下之勢如日之中月之望四時之夏正易所謂泰所謂豐所謂大有之時也宜若急待於私

憂過計者然而中者吳之漸望者強之漸故聖人於易在泰有艱貞之戒在豐有勿履之戒在大有有言福之戒蓋

時警而危亂將至也

身強而彌損者近曆之至術也時寧而彌憂者保祿之長策也明主知其然天下方波恬塵情牽弓臥鼓而其心恒若有朝暮抗

捏之形天下方歲成錯通屋盈廩腐而其心恒若有寒暑應咨之聲天下方川岳貢禱郊藪游靈而其心恒若有惟異譎

甚之符卒令國家亡假命祿祿遠若見夫明主之過用其憂不知存其憂者乃其所以亡憂也 治亂安危之運其天時之所為乎夫使天之所為時也治者必無亂安者必無危則治

安之娛人主可以泰然而長有之而何所事憂抑使治亂安危之相代若庚子晝夜之必至也則亦安運於適然耳無

庸復也惟夫時之運於天者既相乘相倚而不可知也其機又恒存於人主之一心制之則治忽之則亂持之則危患

可備於未形而秋帝起於微渺於是乎明主之心不得不兢兢焉慮矣故不恃其常治而時至有特安之術古帝王所以祈

天求命而臻上理享鴻業而深榮名者用此道也 今天有人於其精神也降起於飲食素強健無恙者也乃因以疥衛生者形之言越人倉公必扶鍼石而議其微是荷也

七

居安思危保治

其確之不足恃也天下之勢胡以異此是皆玄覽古今通鑑其替諸不暇具論亡其章二表著者漢至建始元壽之

間帝武宣之遺烈猶赫然臣軍于朝昆彌而屠關之殺孝乃拱手而移其祿之天廣福之百萬非不歸太平也而鞫鞅

之公豎得降起而危其國夫禮存有於於無慮而慮每生於所忽此無他故馬大都疏於精安之形跡於劫慶之固而不

慮其大之不足恃以至此也嗚呼此非千世之明試哉故易曰危者安其位也亡者保其存者也故者有其治者也城

覆之危日中之傲聖人於泰豐屢屢致意焉蓋其指深矣 易之臨曰至于八月有凶程子曰聖人於二陽方長之時有八月道衰之戒則可以防其滿極而保其永久矣若方盛而不

知戒則粗安富而驕侈生樂舒肆而紀綱壞忘禍亂而豐亨尊前矣是以浸淫而不知亂之至也 程子曰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盛處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保其永久至於既衰而後戒則無及矣自古天下

之治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於其國也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紀綱壞忘禍亂則豐亨尊萌是以浸滋滋蔓而不知戒亡之相尋

夫有生者不可以諱死有國者不可以諱亡不但以天下無不死之人不亡之國非諱之所得免也即諱死者必征其死諱亡者必征其亡是以易曰危者安其身者危者有其治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聖人之戒豈不章之哉

否之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張仲溪曰處否而能獲吉者以九五之位正當也有其德無其位則否安能吉哉此漢光武自隴蜀既平之後未嘗不存危坐之戒者是也

否之九五曰休否大人吉其亡也僇于苞桑程子曰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尊位能休息天下之否大人之吉也否既休息漸將受泰不平便為安肆漸遠或序漸否之復未務為安固之道如維係于苞桑也漢王允度李德裕不知此戒所以致禍敗也律辭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物久不用則腐生身久不運則痼作治道之在天下既亦有積之百年而不足壞之日而有解者故當泰之時不可無復墮之戒當否之時不可無或擊之憂以羣聚之國而不虞之戒愈勤以既濟之極而預防之慮益切豈不以復安為鴻毒兢兢為堯石者乎

未然之憂

夫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為無難者以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桀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而已也四夷交侵過鄙不序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甚矣國為不少矣然其所以為害者有形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患莫不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宜有可虞之勢而無可虞之形此其有未測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而嗟嗟悲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

自取禍亂時危

負常差不足於用非有桀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是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過鄙不序之災而中國違一帝有外憂此愚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疾治登眇視色听其音聲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持也及其他無不可為者今且有八牝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言談飲食起居動作固無異於常人此庸醫所以為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

自取禍亂

劉蕡曰按春秋書望亡不書取者望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塵上出惡故人為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終自取其滅亡也○張氏曰昔盤庚之籲眾也毒曰自生狄敗女虎曰自突言非自外來皆自取之罪也○陳幹曰天下為秦相制秦曾不出刀天下為秦相享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山東之愚耶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已也尚相聞故其國奉也○楊誠齋曰謹按易之需初需于郊止而不敵進也二需于沙進而不敵逼也三需于泥則進而逼於水矣然坎猶在外也災在外而我逼之是水不潤人而人自狎水也狎水死者勿咎水致寇敗者勿咎自取致之夫誰在哉○唐之藩鎮肅代之自為之也宋之完顏徽宗之自亡之也何咎焉

禍亂附時危

林氏曰周至平王而弱襄王而微敬王而亂此東周之三變也平王當晉秦楚之伐真之始康王當齊晉秦楚爭伯之初敬王當晉秦楚俱弱之役夫四國而強肉弱四國而肉微固其勢也四國既弱而肉之亂又甚焉○韋固自為耳○明韓文顯曰臣嘗讀史至唐天寶之亂宋靖康之變未嘗不痛心扼腕以傷其時初未形無智者以危其始憂將

禍亂時危

已極無勇者以善其終君懷諫而樂宴安臣逞態而事蒙蔽君子存聲善氣小人樂利利定而釀成之也
今日國家之勢十茶九邪未足以喻其危驚濤駭楫未足以喻其懼俯仰呼吸未足以喻其息
胡銓曰天下大定得之甚難敗之甚易若不夫祖宗辛苦艱難以成立之莫不由夫子孫荒淫奢傲以覆隆之成立於百年而覆隆於
一日遂使祖宗艱難之業并其宗廟社稷一朝成墟是以聖人作春秋於亂君亡國痛以王法繩之謹按昭二十二年書王室亂劉子單子
以王極居于皇是時新有景王之難王極以幼冲而嗣天位劉單以庸才而相幼君社稷危如累卵則王室安得不亂夫王天下
下根本一亂而播迁于皇則微優法危亦甚矣卒之天王播奔于朝之難於此之世僅復成周至董池之會而天下奔潰
聖人獨反覆書之重社稷也陛下以單也幼冲之資神數多難則危如王極左右大臣以儉倭佐大計則庸如劉單臣恐王室
之亂又甚於子朝之難矣夫安知江都之幸不為秋厚之友員垣手 朝著積薪之火將至矣缺棟焚 我國家中更昏否
荅羅註難

朱子曰吾輩其百萬生天性命盡在此漏卮上若嗅得副手稍不至沉醉後急猶可恃也
既濟之上六曰濡其首厲楊誠者曰上六居安之極懷九滿之志如已陷大川自謂沒世無且壽之憂矣不知一次之外又有重坎求
戰而無病舟求跌而無恙漸蹙震馮河漚至於首則豈不大可哀哉 拉懷喚亂
此陵李入晉懷曰嗟暴我吐乎入其都曰嗟我屈力國乎立其朝曰嗟我漢者曰夫子入晉懷久未何其名之不疑耶
李子曰然吾入其境田計荒穡而不休耕懷者吾是以知其困之息也入其都新室思曰室美新牆卑而故牆高吾
是以知民力之屈也立其朝君能視而不問其臣美代不上疏吾是以知其性之亂也
世降道晦淳澆朴散紛、牛終爪且徑派、年大塊長夜 吐事靡野止泊
如葛斛之舟任平漢南每入執板一俛尔淚如芽定安主路人爭入 吐事至此吾君將伯助予之意極令人流涕也
播僊 附寄公 從亡

播遷公從亡

胡銓曰謹按襄公二十八年書曰公如楚二十九年書曰公在楚之冬自楚之出也如晉如者如草師皆未嘗書在狩於楚書在
何也曰楚虎狼之國也襄公如楚楚既非常而逾年不返禍且不測書曰在楚者蓋臣子痛君父之失所在也以今西唐有沙漠之狩
孰如楚之危哉且襄二十八年如楚至二十九年而故春秋深危之况西唐暴靈於帝座三年於此矣
陳長樂曰楚之昭王賈從亡而及於屠羊說晉文公賈從亡而辭見身感者衛獻公之辱從亡而及郊將班邑是皆徇於私而不
知公救於通而不知遠也蓋居者守之居社稷行者執君之羈勒其勞遠雖殊而功之所施則一其可厚也而薄彼哉此柳
莊所以諫獻公也臧武仲曰衛公之奔有叔叔以守有母穿鱗以出或掩其內或營其外其長敏乎是內外之功一也



